

## 第一 部

### 一

从高山崗上的总督府里，射出明亮的灯光。在这万里無云的夜晚，繁星如同一盞盞电光彩灯悬挂在天际。音乐庄严地奏起来了。府里的宴会早已准备就绪。九点鐘打过，宾客們就陸續到来。廣場上停滿了小汽車，从車里走出許多穿着名貴皮大衣的貴妇人。在客厅里，她們穿着絲綢的連衣裙，胸前和手上佩戴的宝石，在那枝形吊灯的輝映下閃閃發光。太太們都由丈夫伴随着，那些社交界的名媛們則由自己的崇拜者陪同来参加宴会。衣冠楚楚喜气洋洋的宾客們，已經意料到將有一場安樂和愉快的消遣。

府邸的客厅里，已經周到地作好接待宾客的准备。客人們贊美着那宏偉的建築、鑲着光滑的大理石的牆壁、很有格局地安放在各个角落里的雕像，贊美着那大理石圓柱和鋪在沙發上的貴重的毛毯。除了舞厅外，各个房間里都鋪着华丽的波斯地毯。筵席設在朝北开着一排窗子

的寬敞的大厅里，席上摆着酒类和各种食物——都是些精心采办来的珍饈美味和名貴飲料。穿着礼服的僕人向客人們分送酒和点心。这真是一种王公式的款待，应邀而来的宾客們，也都是上流社会的精华。这里有实业界和商界的巨子，有外交使节、銀行經理和部長，有国会議員、高級官員和著名的教士。这次宴会广泛的代表了全国的显貴，体现了一国的財富。其中包括那些靠軍火起家的暴發戶。

宾客們觥筹交錯，席間傳出一片無拘無束的社交界的寒暄。后来，这些来宾分散为三三兩兩的人堆。年青人随着爵士音乐的旋律翩翩起舞。貿易公司老板和工厂主开始談論在远东爆發的战事，議論着战争对証券市場和物价的影响。政治家們和往常一样，揣測着明天將會給他們帶來什么消息，會發生什么意外的事件。老处女們还没有失去物色一个丈夫的希望，在跟單身汉調情。老太婆們議論着熟人，任何有关家庭丑聞的流言蜚語都会使她們心滿意足。最后，有一个老太婆担心她們的談話可能涉及到那些小心忌諱的題目，便裝出一本正經的样子，請別的談話者去打牌。

在府邸的一个幽靜的角落里，有五位商界巨头在促膝暢談。他們磋商着如何更好地对付可能来临的經濟危机，这是国际局势尖銳化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威胁不断增长所造成的必然后果。看来，他們都是关心国民經济

的。他們具有淵博的財政經濟經驗，他們與當局有着密切的聯繫，經常強調解決國家與社會問題對他們的利害關係，他們的話題廣泛地牽涉到種種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

“國際事件說明，”其中的一位說，“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列強擴軍備戰，會使民用消費品的生產縮減。我所代表的那些公司宣告說，物價正不斷上漲，外國的出口公司已經拒絕執行合同。但是，為了我們的利益，必須盡量擴大進口。我們必須整頓商業，以免有朝一日缺乏市場上所需求的商品。因為商業就是經濟的基礎。如果不是我們——商界的代表——還有誰來關心我們民族的繁榮呢？……”

第二個人說：

“我們必須以提高國內物價的辦法來對付進口貨價格的上漲。首先，因為世界市場上的物價上漲了，其次，主要是為了避免因一旦戰爭爆發而造成外國貨脫銷的情況。的確，物價的騰貴將會馬上引起一場風波和種種抱怨。我們應當預先考慮到這一切，並採取一些必要的措施，防患於未然。”

“採取預防措施，這是政府的事情。”第三個人反駁說，“我以為，我們倒是應該加強我們對政府的影響，並在立法院里儘可能取得更多的表決票。我們無論如何不能在即將舉行的競選運動中袖手旁觀。只要是為了保證我

們的候選人獲得勝利，或者是保證那些維護商業利益，從而也就是維護民族利益的候選人獲得勝利，我們是不惜化錢的。”

這時，又有一位大工廠主加入了談話：

“諸位先生，請不要忘記，”他說，“國家財富的基礎是民族工業。如果在和平時期，民族工業害怕同外國競爭的話，那末在戰爭時期——聯繫斷絕或十分困難的時候，這種威脅就會消失。我可以向諸位保證，只要政府給工業家以自由，保證供給原料，對工人採取堅決的態度，制止騷動，那麼民族工業一定能夠填滿在戰爭期間所形成的真空。因此，我完全贊成我的同行的意見，必須加強我們同政府的聯繫，並在當前的選舉中，把更多的工商界的代表盡量安插到立法院中去。”

那一直默不作聲的第五個人，終於打破了自己的沉默。他的話像是使大家飲了一杯美酒。他贊成同行們的意見——必須大力鼓勵作為經濟基礎的工商業的發展，並加強同政府當局的接觸，以顯示自己是國家財富的拯救者。同時，他又提醒自己的同行們注意，人民反對物價高漲的抗議和工人反對壓迫的騷動，都可能妨礙他們的計劃實現。至於政府是否能夠不靠外力的援助來實行這些計劃，以及他的朋友們為了維護本身利益而建議採取的法律是否會帶來什麼顯著的好處，他表示懷疑。他說世界已經變了，工商界的代表也像政府一樣，現在再不能

够完全忽视工人阶级的切身要求了。接着他提出用什么方法既可避免与平庸的民众——工人和贫民——发生冲突，同时又能表现出爱国感情与人道精神，这样就不至于因而断绝发财致富的途径。他说：

“如果要保护我们的商业和工业，要保护我们的切身利益，我们就不要和人民隔绝，相反地，要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我们是赞同和支持他们的愿望的。战争给人民带来灾难和贫困，要是我们忽视了人民群众的要求，那末我们就是推他们走上骚动、罢工和愤怒的道路，而这个矛头将首先指向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利益打算，应该现在马上帮助民众。因此，那怕是从我们的收入中提出极少一部分来也好，用这笔钱作为社会慈善事业基金。这些事情必须由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妻子和儿女们来做。应该给飢民设立食堂，给孤兒设立孤兒院，给流浪者设立收容所。食堂、孤兒院和收容所将帮助我们免除许多灾难，免除平民的怨恨、嫉妒和愤怒给我们带来的灾难。除此以外，这将是我們的人道主义的一种表现，在社会上将产生应有的印象。”

这些醉心于讨论自己计划的实业界头子们，没有发觉有一位客人始终在倾听他们的谈话。他终于插嘴说：

“诸位先生，要是认为战争明天就会爆发，那你们的情绪未免太灰色了。你们根据种种假设来进行策划，然

而這些假設很可能是現實的。因為一旦和平陣綫最終戰勝戰爭陣綫，那末你們現在所經營的堡壘必然自行垮台。”

“您是不是剛從月亮上掉下來的，年青人？”有一個參加談話的人反駁：“這麼說，連列強政府的備戰也是徒勞心計嘍？西方民主國家正在捍衛精神財富，捍衛人類智慧的偉大遺產，宗教也熱忱地保護這股強大的力量。對於那些口頭上呼呼和平，實際上却要消滅自由、消滅西方民主國家在文明世界所創造的歷史悠久的全部文化的人，干嗎我們要退縮讓步呢？再說，用得着我們來議論這里面的是非嗎？難道您沒有讀一讀現在那麼吸引人心的消息么？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它是使全世界平衡的唯一手段。就說真正的戰爭不會發生，可是‘冷戰’實際上已經延續多年了。原子狂熱病控制了人民。人們為自己的命運擔心，為自己的生存而惴惴不可終日。這一切都足以使有理智的人們採取相應的預防措施。我們的目標也就是這樣：為我們的祖國出力，使它的經濟繁榮。這就是我們對您的忠告，可愛的先生！別太樂觀啦，最好還是考慮考慮，怎樣保護自己不担戰爭風險，不受戰時物價波動和飢荒的影響。免得您將來後悔莫及。俗話說得好：‘無風不起浪’。大家全都擔心大戰有一觸即發之勢，不是沒有根據的。無論是您的樂觀精神也罷，和平保衛者的樂觀精神也罷，都不能夠防止戰爭和戰爭造成的災難！……”

来宾中有一位名叫沙基勃老爷<sup>①</sup>的，他是情报局的局长。他年轻、文雅、机智，头脑非常清晰，任何东西都逃不过他锐利的眼光。他一切都看到了。他始终微笑着，他的目光隐藏在眼镜后面，别人很难捉摸到他的心思。整个晚上，沙基勃老爷从这里走到那里，到处周旋，不是跳舞就是开几句玩笑。他的眼睛注意着所有到会的人。他仿佛长着千只耳朵，倾听每个人的谈话。当音乐响起来的时候，他跳着侬巴舞穿过大厅。随后，很快地加入某个正在争辩的人群。或者跟那些徘徊着的记者一块儿饮威士忌。他常从老太婆无知的多嘴饶舌里获得情报，有时甚至是非常有价值的情报。他时常到客厅打牌的地方参加赌博，但对自己的输赢却毫不在意。大家都认识他，向他问候，有的赞扬他，有的见了他却小心翼翼。难道他不就是一个里面装满了从人们议论中得来的情报、各种各样的机密和各色人等对政府当局、各党派人物、各政治团体的反应的活扑满么？

夜里三点钟，沙基勃老爷并没有向任何人告别就悄然离开了府邸，虽然他和所有的人都认识，而且交谈过。他的离去立即就被发觉了。大家都很惊奇，更不必说他的离去仿佛是晚会结束的信号似的。四点钟还不到，客

---

<sup>①</sup> 老爷：俄文作 Бек，原是土耳其族居住地区的地主或富户，后用作尊称。姑译为老爷

厅里已經空無一人了。大家都在揣測沙基勃老爺离开这个快乐場所的原因，互相低声傳告：夜里三点鐘沙基勃老爺的一个部下帶來一个消息。此后，沙基勃老爺即刻走了，給人們留下了丰富的談話資料和一个难解的謎。

## 二

凱馬尔很晚才从工厂回来。母亲和妹妹焦急地等待着。在他工作的車間里，太陽落山的时候就交班了。但是，从那时到現在已經过去了兩個多鐘头，在这一段時間里，凱馬尔的母亲和妹妹一直是处于焦虑不安中。近来到处都充滿風潮和吓人的謠言。

当凱馬尔剛一走进自己簡陋而貧寒的房子时，年老的母亲立刻將他擁抱在怀里，妹妹用罐子端了水来，讓他洗手脚。凱馬尔的臉色蒼白，神情憂慮。他这种样子很使母亲和妹妹不安。因为平时他从工厂下班回来，总是坐下来聊聊他这一天作了些什么，明天打算作些什么，笑容总是挂在他的臉上。

尽管生活多么貧穷困苦，全家人还是感到很幸福。凱馬尔的工資所得，再加上他妹妹莎米拉有时做些針綫活掙来的几个錢，勉强对付着度日。凱馬尔一家虽然粗衣糲食，居室簡陋，但將就能够糊口御寒，也就滿足了。如果省下了少得可憐的几个錢，凱馬尔的母亲就在禮拜天放



进教堂的布施盤里，托教士在上帝面前为她的孩子們祈禱。

現在，全家三口人坐下来吃晚飯。晚餐有煮馬鈴薯、几顆橄欖和一小塊專給凱馬尔准备的肉：由于經濟条件的限制，不能再多添一点什么了。母亲推說她上了年紀，牙齒已經嚼不动肉了；而妹妹曾許願严守戒齋，也根本不能吃肉。其实莎米拉的許願只不过是為了把全部肉食讓給哥哥吃的一种借口。

在吃飯的時候，凱馬尔有些心不在焉。母亲和妹妹偷偷地观察着他，想要猜透他在想什么。無疑地，其中一定有什么秘密隱瞞着她們。但願不要發生什么不祥的事情，別使他們的凱馬尔的休息和幸福受到影响吧！

“你在想什么呢，我的孩子？我們等了您一整天了；盼望听到您給我們講講故事或者笑話啦什么的。誰欺負了您嗎？或者是有什么事情使您激动？我們从来沒有看見您这样悶悶不乐过。”

凱馬尔看了母亲一眼，眼光里充滿着愛和溫柔，他走到母亲面前，亲熱地吻着她。母亲感到自己的心由于对兒子的愛和担心而怦怦地跳動得很厉害。她明白兒子很激动，然而却隱藏着自己的感情——也許是因为他正当青春，爱上了一个姑娘吧。

“別為我担心，媽媽，我唯一惦念的——就是你們。現在做工很困难了。因为关于战争的謠傳加剧了經濟危机。

据说战争已迫在眉睫。仿佛在上次大战中鲜血还没有流够！仿佛在那些年头里我们的苦头还没有吃够！但是，战争贩子和做死亡生意的商人根本不想冷静下来。今天工厂经理預告說，如果经济情况继续恶化下去，他将不得不解雇一批工人，或者降低全体工人的工资。不然的话，似乎他将会亏本。所以现在摆在我們面前需要决定的问题是：或者全体留下继续工作，但收入将大为减少；或者同意经理任意解雇工人。这个问题我們今天晚上要在我們的一位同志——謝里木·阿尔—凱比西家里开会討論。媽媽，請讓我去吧。我們約定八點鐘到齊，現在已經晚了。”

母亲柔情地吻了吻凱馬尔，她說：

“去吧，我的孩子，上帝会給你們指出一条正确的道路的！”

他走了之后，她心情激动地說：

“这对我們又是一次新的考驗，莎米拉。讓那些靠別人的不幸而大發橫財的惡棍也吃点苦头吧，讓那些用無辜的老百姓的鮮血來做生意的人得到报应吧，讓那些伪善的貪婪的官吏得到报应吧！莎米拉，难道你沒有覺察，凱馬尔和我同样是多么痛苦和激动嗎？啊，上帝，如果那上个月整整折磨了他一个月的該死的瘧疾又犯了，我們怎么办呀！老天爷可憐我們，把凱馬尔治愈了。對我來說，整个世界也比不上他的一次微笑。难道說，貧困、飢餓和疾病又要联合起来向我們进攻了嗎？莎米拉，你在

寺院里向沙阿伊神父許下的願真的不曾还清嗎？——要知道他的祈禱曾治好了你哥哥的病！”

“願期還沒有滿，媽媽。明天娜齊克太太要付給我上禮拜給她做活計的工錢，我拿到錢就立刻上寺院，供奉一支跟凱馬尔个兒差不多高的蠟燭。上帝不會扔開我們不管的，媽媽！別哭了。你的眼淚會引起我的憂愁。我們兩個人應該很堅強，免得凱馬尔痛苦。不瞞你說，媽媽，我打算找工作做，比針綫活多掙几个錢。這樣我就能分担一部分家庭開支。凱馬尔病后馬上就上工，會把身體搞垮的。得讓他有機會多少將息几天。”

一陣沉默。母女倆互相依偎着坐在那里，等候凱馬尔開會回來。她們有時祈禱，有時想猜測會議在解決什麼問題和明天將對她們預兆着什麼？

凱馬尔的母亲只和丈夫在一塊生活了六年。在這一段時間里，她生了二個孩子——凱馬尔和莎米拉。親友們一再勸她改嫁，但她執意不肯。鄰近的青年人驚嘆她的美貌，不只一次向她表示了自己的愛慕，想設法喚起她內心感情的共鳴，對她毫無意義地葬送自己的青春表示惋惜。他們也曾經向她發誓，一定把她的兩個孤兒扶養和教育成人。但是這位年輕的寡婦沒有接受周圍人的忠告。她完全听从運命的擺布，決心為孩子們犧牲自己。在丈夫死了不到一年，她就不顧一切地干粗活，一心只想如何養活兩個疼愛的孩子……

不多會兒，母親首先打破了沉默。在她的話里含着眼淚：

“莎米拉，我心里老覺得，艱難的日子在等待着我們。聽說戰爭快來了。一提‘戰爭’就使我回憶起可怕的去，這些回憶使我心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我的父母都得了傷寒症死了。我成了孤女，我受盡了苦楚、屈辱和苦難，甚至羨慕過那些死了的人。在那些飢餓的年头，我們一連幾個星期見不到一片麵包。只有有錢人才能從投機商那里買到麵包吃個痛快。如果我們能找到一個工作換得一點麵包皮的時候，那就是萬幸了，馬上會貪婪地把它吃個精光。那時每條街上都倒斃着餓死的人，臭氣直熏得人難受。當局終於發覺了傳染病威脅着整個城市，便下令把死尸收集起來，埋在一個坑里，後來有很長一個時期烏鴉和餓狗時常光顧這塊地方。這是一些可怕的日子，莎米拉！女人的德行成了買賣的對象，在市集上利用人們的災難做生意。只有在這樣的市場上才有活躍的景象！我的可憐的雙親都死了，留下我這個無依無靠的人，但是他們留給我美德和名譽這兩件遺產。那些認為用幾個坡斯特<sup>①</sup>，用一些面粉或扁豆就能買到一切的人，常常對我百般侮辱，瞧不起我。每當有人面獸心的傢伙企圖毀壞我的名譽的時候，我的父母親的形象就出現在我的面前。在父

---

① 埃及和土耳其等國的貨幣名稱。

母亲死了以后，我是那样贫困、不幸和孤苦伶仃。我的精力枯竭了，奄奄待斃，要不是我的姑母可憐我，大概我早就死了。她把我收留在她的家里。姑母和自己的兒子芳特的生活也很貧困。她成了我的母亲，而她的兒子芳特就是我的哥哥，我們在一塊兒生活，患难相共，終不分离。在收获橄欖的季节，有时我們碰上好运气，和成年工人一塊被雇去采摘橄欖。工錢是極微少的。掙来的工資只够买三个燒餅和一些作料——我們就这样把这些东西三个人分着吃。

“战争結束以后，我們都感謝上帝，因为我們总算还活着。好像灾难已經过去了。我們三个人开始重新建立生活。但是不幸又来了——过了三年，我的姑母病倒了。她接連几个月受着痛苦折磨。我和芳特尽力設法帮助她和安慰她。可憐的姑母！她是多么耐心地忍受着病痛呀！她竭力掩飾自己的痛苦，甚至想用笑容来掩飾这种痛苦，免得我們猜着。真的，当她自料去死不远，很快就要卸去我們肩上的重担的时候，她反而感到很高兴。不可避免的結局終究来到了，她倒在我們的怀里死去了，我們不由得失声痛哭。这位善良的妇女的去世，使我們失去了慈爱的母亲，她曾化尽心血照料我們，从不考慮到自己。临死前她把我們两个抱在怀里，热烈地吻了吻我們，借此表达她那出自高尚的內心的慈爱。安葬了她回到家里，我們感到这个純潔的灵魂一直伴随着我們，指導着我們的一举

一劲。”

她稍打开門往外望了望是不是凱馬尔已經在街上了；然后把这个悲慘的故事繼續講下去，一面不住地揩着眼泪。

“住在姑母的家里，我和芳特互相爱上了，而她为我們的愛情祝福，焦急的等待我們結婚的那一天的到来。她去世后，我們决計实现她的願望。我們唯一的幸福就是能生活在一起。过去了还不到一个月，我和芳特結成了夫妇。我觉得自从父母去世以后，不幸接二連三地落到我头上，历尽了种种苦难，命运之神终于向我們微笑了。芳特是一个真正出色的青年。他善良、勇敢和高尚，干起活来不辞劳苦，只希望使我感到幸福。我确实是很幸福啊！后来就生了凱馬尔，他的出生意味着幸福降临到这家貧苦的人家来了，降临到我們現在住的这間屋子里了。我們十分滿足，即使住在豪华的宮殿里的人也会羨慕我們呢。后来又生了你，莎米拉，你們兄妹倆一天到晚在我們这間小窩里蹦蹦跳跳，吱吱喳喳，簡直跟天堂的小鳥一样，我們看着你們感到滿心高兴。当你們睡了的时候，我們守护着你們，并替你們感謝上帝。”

凱馬尔的母亲眼泪簌落落地滾下来，接着又繼續說下去：

“可是惡运又准备打击我們。第二次世界大战剛剛开始，巨大的灾难就来襲击我們了。这是当作战的軍隊开进

我国的那一天。由于空襲的威胁，实行了灯火管制，并且禁止太陽落山后在街上通行。有一次，你的父亲回家晚了，給突然而来的冷槍打死了。政府当局一直沒有查出是誰放的槍。把芳特的遗体抬回来的时候，我心里是多么悲痛呀！鮮紅的血从他腦袋的伤口里直冒出来。还记得嗎，你和凱馬尔扑到父亲的身上，無論怎样都不願离开？我們三个人在这間屋子里一直守着他到天亮，一直到朋友們来把他殮葬的时候。我們在最忠实的丈夫和最体貼的父亲芳特保护下过的幸福的好日子就这样地結束了。

“这就是我的全部遭遇，莎米拉。那末，你能由于我听到战争这个字眼感到恐惧而責备我嗎？第一次大战我失去了双亲，第二次大战失去了丈夫。現在还有人在大談第三次大战，叫鷲战争。如果第三次大战爆發的話，命运又会給我安排着些什么呢？”

莎米拉听着母亲的話，再也忍不住了，辛酸的眼泪夺眶而出。莎米拉稍微平靜下来后，开始鼓励这个滿腹哀愁的可憐的妇女：

“不要悲伤，媽媽，你过去忍受过那末多的痛苦，現在也不要那样絕望，把一切悲觀的念头都驅散吧，別怕那些灭絕人性的敌人所散布的恐惧，他們正希望我們精神頹喪，听从命运的摆布，但今天的世界已不是过去的世界了。今天人們已經拒絕服从那一小撮靠战争發橫財的有

錢人了。人民需要和平，他們一定會得到和平。媽媽，相信我的話！”

“我最大的願望，莎米拉，就是要活到我的希望全部實現了的那一天，只要我知道你和凱馬爾生活得很幸福，那末我死去也瞑目了。可是凱馬爾為什麼這麼晚還不回來呢？”

### 三

凱馬爾做工的工厂有十五个工人来参加會議。同志們委托他們討論：如果厂主下令降低工資或者解雇一些工人的时候，應該如何对付。他們選擇了謝里木·阿尔—凱比西的住宅作为聚會的地方，因为这里离城很远，不致引起警察和特务的注意。

謝里木·阿尔—凱比西的住处只有一間房子，旁边有一間小木屋，謝里木的母亲在这里作飯洗衣服，兒子有朋友的时候，她也常在这里过夜，好讓兒子同他們談天或者一塊喝盅酒。謝里木的家里除了老母亲外，只有一只叫做安塔尔的狗，它忠实地守护着这座可憐的城郊草舍。

在这个雨夜里，在这間簡陋而陰暗的屋子里，点着一盞光綫微弱的煤油灯，每个人的心中都燃燒着憤怒的火焰——對他們自己所遭受的殘酷的奴役表示無限的憤



慨。这一群备受压迫的劳动者在这里集会，为了考虑自己的命运，也是为了考虑成千上万跟自己一样的工人和贫苦农民的命运。失业、贫困和破产的阴影经常笼罩在这些人的头上。

謝里木說：

“我們的同志們都等待着我們作出堅決的決定，這就是我們應該怎樣對付廠主殘忍的不講理的威脅以及他對我們的整個態度。我們是向這種威脅低頭呢，還是反抗這種威脅？如果決定反抗，那我們下一步應該怎麼做——向政府請願呢，還是宣布罷工。”

“我不認為政府會贊成廠主的越軌行為，”扎米爾說，“因為這會讓反對黨抓住把柄作為鬥爭的武器。如果我們向政府遞請願書，那它一定會公正對待我們。當然，它不是真正想做到公平合理，而不過是為表白自己和鞏固自己的地位。因此，我認為，我們要選出代表團去見部長，向他說明我們的事情。”

哈米特加入了談話，他說：

“我估計，部長們中間有人同情我們。雖然我知道，企業主們對政府有着很大的影響，但我仍舊希望，政府不會為了討好廠主而出賣我們。因為，如果政府支持我們廠主的行動，那同時就會助長了其他人效法他的例子，而這正是政府所懼怕的。”

“我們已不是第一次和廠主發生衝突了，”凱馬爾講

話了。“我們派代表團去見部長或到部長們那里去也不是第一次。但是，這會有什麼結果呢？騙人的空洞的諾言是從來不會兌現的。這些天真和愚蠢的希望會帶來什麼好處呢？同志們，難道你們以為扎米爾、哈米特和謝里木以及千萬個像我們這樣的工人所提出的理由，比有錢的企業主們用我們的統治者所貪圖的賄賂提出的理由更能使政府信服嗎？你們看一看遠處那座燈燭輝煌的宮殿吧：那里還在舉行宴會，那里正隨着爵士音樂的旋律在跳舞，上層社會的代表們正在那里相互炫耀華麗的服裝，以自己的官銜為榮，向總督和統治者阿諛逢迎；那里正在進行豪賭，大吃大喝，隨便決定着我們國家的命運，特別是我們的命運。如果我們的統治者——正是你們準備向他們請願的人，親善地跟企業巨頭們碰杯相賀的話，那末我們還指望什麼呢？如果部長和議員們跟資本家在一起和睦地玩撲克的話，那末我們還指望什麼呢？每一個生意人在第二天就會把他在頭天夜里輸了的錢加倍地撈回來。同志們，難道政府重視我們嗎？況且和很有錢的人比起來，跟一個妖艷的女人比起來，或者跟連部長本人都需要他撐腰的什麼要人寫給部長的介紹信之類相比，我們對於政府又算得了什麼呢？如果大多數人一定要派代表團去見政府，那末就遵照大多數人的意見辦事好了。至於我自己，我是不參加這樣的代表團的。”

“我也一樣！”謝爾瑪喊道。凱馬爾的這番主張，正合

她的心意，于是她走到凱馬尔跟前，并排坐下，热烈地和他握手。

“現在已經是半夜了，”阿哈馬特說，“我們還沒有作出什么决定。照这样下去，我們明天早晨怎么办，上工不上工？如果我們决定派代表团，那厂主就会曉得我們开过会，而且一定会用严厉的手段来对付我們。你們是不是認為还是先派一个代表团去見厂主比較妥当些？”

对这个意見的回答，是一陣善意的嘲笑。有人說：

“这末說是要我們的对头来当我們的审判官罗！”

謝里木笑笑，提議說：

“朋友們，讓我們休息一刻鐘吧。大家坐下来喝杯咖啡。也許这样可以使我們最后作出大家一致同意的决定。”

“我們的朋友謝里木發了財了，”阿沙木俏皮地說，“要不然他今天就不会請我們喝咖啡，因为他明知道咖啡价格比上个月漲了五倍。”

接着又是一陣宏亮的笑声。

“謝謝你的咖啡，謝里木。我們留着等你結婚的時候再喝吧。”

“你們每个人都免不了要結婚的，我的孩子們。”謝里木的母亲插嘴說。“可惜，欢乐不在我們这里，而在那里。”她用手指着那座宮殿。

“到底我們怎样决定？”謝尔瑪問大家。

“我主張罷工。”凱馬尔斬釘截鐵地說。

“我也同意。”謝尔瑪支持他。

但是，哈米特反对：

“凱馬尔总是那么急躁。我們为什么要着忙呢？”

“既然还有人不同意罷工，讓我們再对政府考驗一次吧。”扎米尔猶豫地喃喃說。

“难道說你忘記了一句俗語嗎？‘誰要是考驗一个被考驗过的人，他就是一個傻瓜。’”

謝里木对姑娘提出的这种責难回答說：

“如果我們对政府作一次最后的考驗，也沒有什么坏处。我作为邀請你們的主人，提議推选扎米尔、哈米特和馬利克作为代表团的成員。”

“还有你自己。”

“好吧，明天早上十点鐘在政府大廈的門前会面。”

#### 四

安塔尔的吠叫等于給了开会的人一个警告，有不速之客向这座远离市廛的房子走来了。这只忠心耿耿的看家狗剛听到有脚步声，就汪汪大叫起来，用爪子在地上乱刨，繞着房子跳躍奔跑，似乎已經曉得这些陌生人到这里来是不怀好意的。謝里木的母亲走出屋来看是怎么回事。她看到安塔尔扑向四个警察，就急忙回进屋里告

訴客人。然后，喝住安塔爾。但是，安塔爾感到警察的來意不善，當一個警察粗魯地打傷了它的頭部的时候，便向這個欺負它的人沖上去，咬他的腳。

安塔爾向警察沖擊了好幾分鐘，打算堵住他們的去路，不讓他們進自己的主人——謝里木和他的老母親的家里去。誰要是以為牲畜沒有理性、沒有依戀之心和感情，只要看一看安塔爾是怎樣勇敢地單獨和四個武裝警察搏鬥的情景，就會完全懂得自己的謬誤了。這只忠實的狗想要保護自己跟隨了多年的主人。但這場搏鬥最後以安塔爾的犧牲告終，幾顆槍彈結束了它的生命。

謝里木的母親看到愛犬流血死亡，非常憤怒。她狠狠地把這四個打死安塔爾的“勇士”痛罵了一頓。這些警察在完成了這件功績以後，對一個女人的叫嚷已毫不在意了。女人的眼淚，特別是老太婆的眼淚，對這種人一點也不起作用。警察一直往謝里木和他的同志們所在的屋子走去，當工人們聽到槍聲，走出來看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的時候，警察甚至也沒有喝問他們聚集在這裡干什么。

隊長走進了屋子。他說，據他所得到的可靠情報，工人們集會的目的，是要陰謀破壞幸福和安全。可是，他瞎搜了一陣，結果沒有找到一點佐證可以作為警察這次突然搜查謝里木家的借口，本來嘛，同志們到這裡的目的，只不過是研究研究一旦企業主進攻他們切身利益的時候

候，怎样自衛的問題。

金融家、商業家和實業家們為了設法擴大自己的貿易和增加利潤，經常碰頭聚會，警察對此從來不認為有什麼不妥當的地方，而且也沒有注意到，這些集會就是扰乱人心的謠言的發源地。那些使群眾恐懼的謠言，並沒有使警察感到不安，他們根本不去注意這些謠言會使居民陷於混亂。但也就是這批警察，對於普通人所舉行的集會却馬上看出有極度的危險性，其實，這些人只不過是在自己的命運垂危或者遭到不幸的時候，掙扎着求得有口飯吃罷了……

隊長宣布奉命逮捕他們，使工人們大吃一驚。他們簡直不知道自己究竟干了什麼犯法的事情。但他們還是服從了警察的命令，因為他們滿懷信心：只要政府知道他們的集會完全是一種和平性質的，就會立即釋放他們回家的。

警察給工人們帶上手銬，這時謝爾瑪站了出來：逮捕狀里沒有她的名字。她毅然大胆地對着警察，這只有當一個女人激怒的時候才會如此。她說：

“使你們痛苦的是人！不，使統治者痛苦的是人！我的朋友做了什麼事情，要讓政府來懲罰他們呢？他們不是小偷，不是罪犯，不是凶手，他們沒有用人民的糧食作投機生意。你們說，你們和你們的上司到底有沒有良心？難道說你們不明白，你們把無辜的人關在監獄里，就是把

他們的妻子、母親和兒女置于飢餓和死亡的境地嗎？難道你們和派你們來的人不怕受良心的譴責和上帝公正的憤怒嗎？難道你們當差就是為了干這種勾當嗎？難道交托給你們長官治理人的權柄是為了干這種勾當嗎？難道就這樣讓血債累累的殺人凶犯過着世上少有的花天酒地的生活嗎？難道那些使別人挨餓的人可以不受懲罰，而挨餓的人卻應該在牢獄里受折磨嗎？祖國的叛徒逍遙法外，而那些用自己的勞動和血汗造福于祖國的人卻被逮捕起來，難道這是公平的嗎？被你們帶上手銬的人，也和你們一樣有妻子、母親和兒女呀，一家老小正盼着他們回家呢，就像你們的家人在等候你們一樣……”

謝爾瑪覺得自己的話打動了警察的心。然而，他們自己也是受人雇傭，為了一塊麵包而當差。

謝里木的母親熱烈地吻了吻兒子。謝爾瑪和同志們告別後，走到這位老婦人跟前對她說：

“掇作起來吧，媽媽，別哭！在謝里木沒有回來之前，我就做你的女兒。現在讓我到凱馬爾家里去一趟，陪一會他的不幸的母親和妹妹。明天我回來告訴你，用什麼辦法營救我們的同志們。我相信，這場烏雲很快就會消散的。”

“今天晚上我一個人睡不着。我的兒子被捕了，我的忠實的安塔爾給打死了。這是怎麼回事呀？謝爾瑪，你知道不，謝里木和他的同志們會被關在什麼地方呢？你

想今天夜里会讓他們睡覺嗎？早上誰管他們的飯呢？啊，要是警察能允許我陪伴他們就好了！你看區長会不会听到点兒風声？我得去找他，也許他能替我出个主意。”

“你还是保重自己，这一切操心事儿留給我吧。再过几个鐘头就是早晨了，或許会給我們帶來安慰的。”

“願上帝保佑你，謝尔瑪。”

## 五

半夜一点鐘，莎米拉听到有輕輕的敲門声，她急忙去開門，以为准是哥哥回来了。然而来的不是凱馬尔，而是謝尔瑪。她从謝里木·阿尔—凱比西家里来；要告訴凱馬尔的亲人关于凱馬尔和他的同志們的遭遇。母亲一听到这个痛心的消息，立刻昏了过去。两个姑娘都当她死过去了——因为她早就患着严重的心臟病。謝尔瑪救人心切，急忙向她臉上噴冷水——这是穷人家里的唯一藥品。

鄰居們听到号陶慟哭就跑了过来。但是，他們又有什么办法呢？謝尔瑪認識一位医生，立刻跑到他家去，說明原委，恳求他幫助这个不幸的女人。

凱黎木医生不难想像这种情景，多少年来他天天看到这样的景象——孤苦無告的家庭里难以形容的貧困和疾病的景象。一个人只要不是利欲熏心，無視別人的疾



苦，对这种飞灾横祸总会寄予同情。凱黎木医生正是具有这样一付慈善心腸的人。

他沒有讓人多恳求，就急忙跑到自己的診療室里，拿上必要的器械，連衣服也顧不得換，便跟謝尔瑪走了。他到了凱馬尔家里，即刻把箱子里的葯拿出来，不惜使用最貴重的葯品。他一直守在病人的榻边，等到第二天早晨她的生命才回复了微弱的知觉。老婆婆左半边身子癱瘓了，她已經不会說話。腦溢血——这是她听到她的独生子被关进監獄这个消息后过分激动的結果。

两个姑娘注視着医生。她們等待着医生作出凱馬尔母亲的病况的診斷：她是不是有希望迅速恢复健康？但是，除了一般的安慰以外，凱黎木医生什么也沒有說。离开病人的当兒，他答应姑娘們，白天他还来看病人，并囑咐把他一会儿派人从家里送来的冰囊放在病人的头上。他还說如果有必要，白天黑夜只管找他来看病人。

莎米拉手里拿着薄薄的一束紙幣走到他跟前，准备付診療費，好心的医生在她的耳旁低声說了几句話。他不肯收錢，这些錢也許就是这个家庭的全部财产哩。

莎米拉痛哭起来，謝尔瑪对她說：

“我的亲爱的莎米拉，你的眼泪不会治好你媽媽的病。不要哭了，定一定神，陪在你不幸的媽媽身旁吧。不要为凱馬尔担心。他的事情就是我們的事情，也是全体劳动人民的事情。不管压迫是如何殘酷，我們的敌人永

远不会占了正义的上風。現在我得离开你，跟同志們一起設法营救凱馬尔和他的朋友們了。我們要到政府去申訴，也許他們会寬恕的。如果我們得不到当局的同情，我們就告到法院去。”

“謝尔瑪，旁人別想指望法院……”

“那末我們就起来斗争。”

“天啊，你發發慈悲吧！救救我的媽媽！归还我的哥哥！減輕我的痛苦吧……謝尔瑪，你当真要走了嗎？”

“我很快就会回来的，莎米拉，你媽媽有凱黎木医生照料，我就放心了，我必須去办点重要的事情，無論如何要爭取讓凱馬尔回家。”

謝尔瑪怀着对不幸的受难者的全部同情，吻了吻老婆婆。然后她和莎米拉告别。莎米拉惦记着哥哥。

“凱馬尔，我亲爱的哥哥！你在監獄里，知道不知道媽媽听到你被捕的消息后出了什么事？这整整一夜，你的母亲沒有合过眼皮，一直站在窗前，盼望看到你向家里走来。她第一次把自己痛苦的經歷告訴了我。她滿臉淌着眼泪，不断揩去，抑制着嗚咽，因为她相信眼泪会給你招来不幸。如果她馬上苏醒过来問起你的时候，我說些什么好呢？难道为了不讓她知道压迫者給她兒子造成的悲惨命运，我應該盼望她死去么？或者希望她苏醒过来，和我共同忍受这一切苦难么？向上帝發誓，我亲爱的凱

馬尔,我自己也不知道要盼望什么!我盼媽媽恢复健康,我盼她照旧为我們这个貧苦的家庭祝福。啊,上帝,不要讓她死去吧,不要讓她一生的最后几天因同兒子的分离和为他的命运擔憂而暗淡無光吧。原諒我,哥哥!不要以为我对媽媽不好。我多么希望把她从死神的魔爪下搶救出来呀。但是,要是一旦万惡的命运之神战胜了我,我將把全部生命奉獻給你。母亲的在天之灵会使我鼓起勇气,承受最严重的考驗。願她的牺牲成为我的榜样,使我敢于正視可能遇到的任何危險,挺身保护你。”

后来,莎米拉跑到母亲跟前,亲热地拥抱她。母亲痛苦地喘息着,嘴角淌着白沫,莎米拉不时替她揩去;誰知道呢,也許这是臨終前的喘息了。

## 六

凱黎木医生回到家里后,有点精神恍惚,显得心情沉重的样子。他的妻子扎瑪莉問他为什么那样急忙被人請去看病,他的臉色变得很憂郁,就把勞苦的鄰人家里遭到的不幸告訴了她。他早就認識这位病人,了解她的淒涼的身世。妻子叫他吃早飯,医生拒絕了。扎瑪莉硬要他去吃,那怕是喝一杯牛奶也好,可是他說:

“亲爱的,我不想喝。但願今天赶快过去吧,我預感到今天会有不幸的事情發生。也許凱馬尔的善良虔誠的

母亲活不到明天。她兒子做了什么坏事情要抓去坐監牢呢？这种愚弄人的把戏到哪一天才能有个完呢？”

“真的，为什么把凱馬尔抓进監獄去呢？”

“只不过因为他和他的同志們要維護正义，商議一旦他們失去工作該怎么办。”

“难道就是为了这一点嗎？”

“是啊，警察硬給工人加上一个罪名：似乎他們陰謀反对現行国家制度。”

“陰謀反对国家制度？难道凱馬尔和这么几个工人有力量干这种事情嗎？难道說我們的制度这样軟弱，甚至凱馬尔和他的伙伴們就能够推翻嗎？”

“唉，扎瑪莉，当局硬說任何工人的集会都是共产党的陰謀。政府就是用这种論調来为自己迫害穷人的一切行动辯护。同时，它对那些压迫和掠夺人民，使他們受飢挨餓的人則姑息縱容……亲爱的，把冰囊送給莎米拉，告訴她我很快就去。”

“我的亲爱的，你休息一会儿吧。为什么你偏偏要当一个医生呢？医生應該有一付鉄石心腸。你每天看够了人間痛苦，难道还没有習慣这一切嗎？”

“向上帝發誓，我絕不讓我們的兒子学医。我爱他，不願他再去經受我所經受过的事情！”

这当兒女僕走了进来。

“老爷，有个姑娘坚持要找您。她的一只手上直流血

哪。”

“我不是跟你說过，扎瑪莉，我内心預感着会發生新的不幸！但是这位姑娘又是誰呢？”

凱黎木医生走进自己的診療室，一看原来是謝尔瑪。她的右手扶着受伤的左手，臉痛得变了色。医生素来很看重謝尔瑪，一向同情她，認為她是一个标准的頑强而聰明的女工。

“怎么了，謝尔瑪？誰把你打伤了？”

“事情很平常，大夫，我中了流彈……請替我治一下吧！”

“流彈？誰向你开的槍？你到哪里去了？出了什么事兒？”

“您不要为我着急了，大夫。最好还是告訴我，您看凱馬尔的母亲怎么样？能好嗎？”

“我們現在不談凱馬尔的母亲。告訴我，这颗子彈是从哪里打来的？老婆婆我会照料的，过一个鐘头我要去看看她。”

“謝謝你的好心，大夫。我們生活的这个时代是同情心会招来不幸的时代。看来，在人們的心中，‘仁慈’已不再存在了，在当官的和那些所謂大人物身上更是这样。偶而我們遇到一个还記得自己是人而不是野兽的人，感觉正义还存在的念头就又复活了。”

“把手伸过来，讓我看一看伤口。告訴我，你究竟出

了什么事兒。我一面听一面給你包扎。”

“我已經告訴過您，警察把凱馬爾和其他同志們關進監獄，仅仅是因為他們在謝里木·阿爾—凱比西的家里集會。清晨我到工廠去，工人們擁擠在工廠外邊。要是不釋放被捕的工人，他們就拒絕工作。工廠主除了請警察來，沒有想出別的办法。荷槍實彈的警察來了。警察隊長和廠長商談了一番，甚至沒有試圖設法說服工人，便馬上威脅工人，命令他們上班。人們要求公正的仲裁。於是隊長下令向群眾開槍。有十個人負傷，其中包括我，而阿哈馬特呢……可憐的阿哈馬特！子彈正打中他的太陽穴，當場倒下犧牲了。明天他們將說警察朝天開槍只是為了彈壓，甚至會說：似乎是工人方面先開火。我敢向上帝起誓，大夫，工人根本沒有武器，而廠長在陽台上欣賞警察怎樣開槍。每當他看到有一個工人倒下去，臉上便浮現出得意的笑容。警察們開槍射擊後還帶走了三十個人。我來您這裡不單是求您給我包扎傷口，也請您幫助幫助其他受傷的人。您能不能跟當局交涉交涉，准許領回阿哈馬特的屍體？”

醫生忙着包扎傷口，謝爾瑪若無其事地繼續侃侃而談，仿佛這涌流如注的鮮血不是從她的手上流下來似的。綳帶扎好後，他們兩人急急忙忙趕到放着阿哈馬特屍體的廣場去。但那裡受傷的人一個也不見了。有的送進了醫院，有的忍痛回家，或者怕警察迫害，隨便找個地方躲

了起来。

“大夫，您瞧，阿哈馬特是个最正直的人。他是个好人。他为了养活自己的母亲，妻子和两个孩子，白天黑夜地干活。你瞧，我們劳动人民竟落得这样的下场！”

謝尔瑪跪在阿哈馬特旁边，吻了吻死者冰凉的額头。后来，她突然走开了，于是只剩下凱黎木医生一个人留在死者旁边。

現在阿哈馬特躺在驗尸室的手术台上。一个医生剖开头盖骨，以便取出子彈，驗明阿哈馬特的丧命是由于这一顆子彈呢，还是由于其他原因。医学跟当局交給医生的任务發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医生在国家机关工作，他的心里有兩种感情起伏斗争：个人利益和医生的天职。这种处境是医生們常常会遇到的。門外有一大群人在等候解剖的結果。阿哈馬特的母亲一面絕望地号哭，一面求救。死者的同志們要求把尸体交还他們。警察奉命驅散騷动的人群。可是人愈聚愈多了。他們大声嚷着，提出要求：

“尸体还給我們，难道你們打死了阿哈馬特还不够嗎？你們夺去他的生命，还想夺去他的尸体嗎？”

警察們終于把阿哈馬特的尸体抬出来了。医生表示，他不認為是槍伤致死的。医生为了掩盖政府当局的血腥暴行，竟說出了这样的違心之論。

“阿哈馬特是我們的！你們杀害了他，我們决不讓你

們用你們那雙卑鄙醜惡的手安葬他！”

在驗尸室的門外，工人同警察發生了沖突，奪回了阿哈馬特的屍體，用手托着向前走去。在這場亂糟糟的混戰中，警察殘暴地打傷了好幾個人，他們馴順地執行訓令，似乎是為了維護那萬惡的秩序，那可以虐殺無辜人民的秩序。

到墳地去的一路上，人們一批又一批地加入了出殯的行列。從兩旁房屋的陽台上向棺木投來一束束鮮花。在這個城市里還從來沒有見過這樣莊嚴的場面。

## 七

沙狄克老爺自從登上了部長的高位，就一直等待着適當的機會露一手，顯示他的政治才幹和權力。沙狄克老爺現在是四十歲。他的父親仗着雄厚的資本和老奸巨猾的政治陰謀，取得了顯要的地位。他製造過錯綜複雜的陰謀：唆使這個人反對那個人，然後插手進去調停，從而迫使雙方都接受他的意志。兒子比父親受的教育要高得多，他從父親身上繼承了漫無節制的虛榮心。坐上部長的交椅後，沙狄克老爺獲得了進一步高升的廣闊機會。

沙狄克老爺十分喜歡發表各式各樣的聲明。報紙上每天都刊登他的談話。他的資本是：強健的體格，能言善辯的嘴，大學畢業證書，他在資產階級和外國人士心目中



的显要地位，以及他的取之不竭的荷包——这使他能够用大量的金钱收买一大批人拥护他。他家里经常聚集着一班清客，阿諛逢迎，恭维主人的才干。只要有什么代表团访问了一位新贵大亨，他便装出一付演说家的姿态，博得似醉若狂的听众们的热烈欢呼。这样使他更加飞扬跋扈，目空一切。沙狄克老爷是政府中最光辉的一颗明星——甚至连首相也没有这样的威望。

罢工和示威事件一发生，沙狄克老爷认定这是获得他野心勃勃地觊觎已久的真正威望的好机会。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他选择了一条捷径，尽管这并非是一条顶理想的捷径。还在接受部长职位的时候，沙狄克老爷就毅然扬言，他要保持国内井然的秩序。他倒确实在履行自己的诺言——他采用严厉和坚决的手段来迅速恢复安宁。部长面前有两个互相敌对的阵营——工人和老板。不用说，他当然也是反对工人的，这原也不足为奇，沙狄克老爷本人就是老板营垒里的人，再说，袭击手无寸铁的工人也真是件吸引人的事情。因为工人们一直使政府提心吊胆，而政府和外国的宣传也都不遗余力地攻击劳动者阵营。

得到发生了示威事件的报告后，沙狄克老爷急速下令采用最残酷的手段镇压肇事者。他毫不犹豫地命令警察向骚乱的人群开火——结果数十人牺牲流血。

当晚，首相召开内阁会议，讨论目前的情势。沙狄克

老爷决定先跟报界代表碰碰头，然后再去开会。他打算了解一下社会舆论方面对发生的事件的看法，并企图迫使记者们支持他的强硬态度。

记者们来到后，他殷勤地接待了他们，吩咐仆人端来咖啡，接着就发表了一篇讲话：

“在今天的骚动事件之后，我首先想和你们谈谈，请你们用自己固有的才干和真诚的爱国精神在报上解释清楚这次示威事件。毫无疑问，你们像政府一样，对在这次惨痛事件中牺牲的人深表遗憾，而示威者对此应负完全责任。工人进行罢工和罪恶的骚动，并不是为了保护民族利益，而是出于他们喜欢骚乱的天性。他们企图破坏社会秩序，政府决不能宽容。我们给每个人行使自己权利的机会，但从不容许任何人以武力为要挟，强求自己的权利。自从我担任部长以来，我和有关人士一直在反复研究工人的要求。可是工人却不等政府全面公正地磋商他们的要求，便起来破坏国家制度。这一点你们已经亲眼看到了。我们尽一切力量维护秩序，保护法律，甚至不得不采取严厉的措施。我们十分尊重报刊，并且重视它的价值。因此希望你们能帮助我们把人民安定下来，使你们相信政府能够找到谋求全民福利所必要的途径和办法。我已经吩咐过办公厅主任供给你们每个人以必要的情报。他将给你们介绍事件的经过，使你们能够给社会舆论指出正确的方向，那时社会舆论就不会受暴徒们

——国家与国家独立的敌人的欺騙性謠言的影响了。”

这时，这位显要的演說家的話头被电话鈴声無礼地打断了。

“喂！喂！我就是，首相先生！”

“现在我这里正有許多新聞界的朋友。請允許再耽擱一刻鐘。”沙狄克老爷說完話，放下听筒。

“我們充分了解情况，部長先生，”一位記者說，“可是社会輿論非常激憤。政府必須采取一些措施，來緩和緊張氣氛。”

“社会輿論？你們所謂的社会輿論完全操在你們手里。別讓这个草人把你們吓倒了！”

“部長先生，是不是停止使用武力会好一些呢？現在已經很不安靜了，我們很担心您交給我們的這項任务，并不像您所設想的那样輕而易舉，部長先生。”

“但它也不是十分困难的！政府供給你們所需要的一切。我說了就算數。”

“据說示威群众根本沒有帶武器。”

“事件全部过程經過公正的調查之后，這一問題自会水落石出。然后我們發表一个这次調查結果的正式報告。”

“难道工人到現在還沒有向政府提出自己的要求嗎？”

“他們在兩個月以前提出过，正像我剛才講的，我們

对于他們的申訴給予了应有的注意。但是，你們沒有想一想，除了工人的要求以外，部里還有別的事情嗎？假使他們能等到我們對這問題全部審查完畢，還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嗎？”

“假如他們等待下去，部長先生，他們中間許多人早就餓死病死了。”

“我的朋友馬澤特，您老是反對我們！您的‘閃電’報天天非難政府，支持工人的橫行霸道。”

“這樣說是不正確的，部長先生！如果把‘橫行霸道’換成‘要求’，就比較符合事實了。橫行霸道的不是工人，而是剝削他們的人。工人要求的無非是養家活口所必需的一切。要知道，他們是祖國的支柱哇。”

“他們是暴徒！”

“不能管維護自己合法權利的人叫做暴徒。”

“這種愚昧無知的人不值得您，馬澤特，經常在自己的報紙上拍舉他們。我們認為，您比他們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您錯了，部長先生，我一點也不比他們高尚。如果人的尊嚴是用他的辛勤勞動來衡量的話，他們就比我高尚得多啦。”

電話鈴又響了，還是找部長。

“朋友們，請原諒。我不得不留下你們趕去參加內閣會議了。我的辦公廳主任會供給你們需要的一切消息。

我讓他全權處理，滿足你們的一切要求。”

臨行之前，沙狄克老爺密令办公厅主任和各報館老板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工作。他還警告，必須特別當心“閃電”報的主筆，在非常情況下，應該找個借口勒令這家報紙停刊——比如說停刊三天，直到風潮平定為止……

## 八

這一夜，城里人心惶惶，動蕩不安。各工廠的工人全體罷工，學生也宣布罷課，教徒們集中在教堂的門外，舉行示威，對政府表示不滿。各商場也都罷市，抗議政府採取的措施。城市交通停頓了，因為城市公共交通工人也宣布罷工。偶爾有工賊開了一輛電車出來，立刻就成為了眾矢之的，石塊像雨點般地向車廂飛去。牆壁上出現了無數條標語，號召罷工，號召參加示威遊行和表示抗議。全城沸騰起來了，弄得政府狼狽不堪。

夜里召開的內閣會議，拖得很長，爭論很激烈。沙狄克老爺是最頑固的一個。

“我提請內閣注意，不要對暴徒們作任何讓步。罷工者要推翻政府，散布無政府主義，擾亂穩定的秩序。如果我們這次讓步了，他們下次還會起來反對政府。我們必須給他們一個致命的打擊，好讓他們今後知道自己的地位。

我們神聖的職責是保護國家的獨立和國家的財富。如果工人不停止反對現行制度的叛亂，他們對工廠主的攻擊，將會破壞我們的經濟和政治實力。我們應該制止工人們填不滿的慾壑。我們需要安定的社會秩序，以免失去我們友邦的信任。否則，這些國家會拒絕在經濟上、技術上和軍事上給我們援助。我們的國家是離不開外國援助的！如果國內缺乏巩固和安定秩序，你們能指望得到這種援助嗎？同事們，我們現在正站在歧路上：或者我們保持住領導作用，同時也就是保持住其他國家的信任；或者表示無力採取有效措施來對付無政府狀態和騷動——那時，管理國家的權柄將從我們的手里落到暴徒們手里。對我們的未來和獨立負全部責任的正是我們哪。”

“我們的同事沙狄克老爺說得對呀！可是照目前局勢看決不能採取嚴厲措施。社會輿論現在很不穩定，我們過分嚴厲只會擴大風潮。我們不能夠忽視人民的忿怒情緒。這種情緒在那個被打死的工人下葬的時候已十分明顯地表露出來了。如果受傷者中間再有人死去的話，這種情緒將會更加增漲起來。政府現在遇到的這些困難已經夠傷腦筋的了。我認為從我們的利益出發，要儘可能悄悄地了結這件公案，等到時機充分成熟的時候再採取沙狄克老爺的建議。”

“我也同意沙狄克老爺的發言。不過我認為不應該不看情況急於使用武力，因為這可能使政府還沒有得到

机会实现自己的改革綱領就倒台。这是根本要不得的。国家的利益要求我們，为了维护它的独立，要繼續任职，不能因出了事情就垂头丧气。”

“我也認為我們行事應該謹慎小心，以杜絕反对党的进身之阶。將政权掌握在我們的手里——这是国家的需要。为此我們應該作某些妥协。”

“根据大家發表的意見，”首相开始講話了，“很明显，大多数都主張用更妥善的方式解决問題。如果我們离开了政府，讓我們的对手夺取了領導地位，我們將成为嫉妒者和一切心怀不滿的人的惡意攻訐的对象。你們比我知道更清楚，大权在握常有理。我們的职责是使国家避免政府危机。我請我的同事沙狄克老爷要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問題。”

“我仍然坚持我的意見，首相先生，”沙狄克老爷頑固地宣称，“你們太害怕社会輿論了。你們过高地估計了社会輿論的意义。我知道它在我国的价值。来开会之前，我邀請了一批报界代表，尽一切可能打消他們对社会輿論的恐惧。大多数記者是我的朋友，肯为我效劳。我相信，除了一个人之外，他們全不会辜負我的信任，况且我已經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我敢担保一定能把这个無耻的記者的声音压下去，直到風潮平息的时候为止。此外，如果政府对暴徒們讓步，这說明政府不贊成我实行的措施——沒有这些措施的話，形势的凶險会弄到不可收拾的

地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护我的名誉，我将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

“不，沙狄克老爷，我们大家都同意你的看法，可是形势要求有慎重灵活的政策。”

在部长们喝咖啡的当儿，沙狄克老爷的脑海中迅疾闪过一些不安的想法：

“部长的位置一直是我追求的目标。这两个月来，我身居高位，享受着权力的滋味，我已经开始尝到政治统治的一切甜头。我保障了自己的全部利益。现在人们向我阿谀逢迎，力求得到我的青睐。自从我当了部长以后，甚至我的妻子也有了显著改变。可是，那些我昨天刚任命的人，明天就会被我的后任撤换……当一个政府大员——这是多么美妙呀……我还完全没有厌烦自己的权力……啊，可是我珍爱个人的声誉胜过其他一切利益。我应该保全自己的声誉，应该辞职……但是这样做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呢？也许我一退出内阁，人们很快就把我忘记了；甚至根本不在乎我是否还在人间……人们对我的尊敬和我的一切利益，都和部长职位休戚相关……只要我下了台——我的一切计划也就从此破产。我的对手们会兴高采烈……怎么保持人格尊严？……当然，只有继续当部长才能保持住……不，我应该灵活一点。但愿别精神失常……‘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一点不假。”

“我们的同事沙狄克老爷同意大家的意见，是吗？”



“我已献身为祖国服务，如果你们认为从民族利益出发需要这样做，那末这次和过去一样，我愿放弃己见。”

部长们纷纷对沙狄克老爷的这种态度赞嘆不已……

会后，发表了一个公报。公报说，政府为了公众的利益，已着手对这次事件进行调查。政府一定要查出祸首交付法庭审判。公报还说，政府坚决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保障安全和稳定秩序，并将特别详细研究保护公众利益的一切可能性。公报在结束时答应释放全体被捕者，一待城市的正常生活恢复，立即慰问受伤者和死者的家属。

## 九

当又一批被捕者送到监狱里来的时候，囚犯们很高兴地迎接了他们。他们急于想知道城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早晨他们听到了枪声。如果一个囚犯感到在监狱之外又发生了什么罪行，往往会变成一个哲学家和法学家。谢尔玛也在被捕者之列，这说明早晨的事件并不像看守所强辩的那样没有什么伤天害理的地方。

谢尔玛在转押到女牢房去之前，乘机向凯马尔低声嘀咕了几句，从这几句话里，凯马尔知道了工厂里所发生的事情和他母亲的不幸遭遇。他激怒得快发狂了。在母子之情的驱使下，他准备不顾一切地蛮干，哪怕犯法，也

要赶快去探望重病的老母。看守們已經得到了寬待囚犯的命令，答应明天早上放他出獄。

这一夜，凱馬尔沒有睡覺，心煩意乱地在囚房里踱来踱去。被捕者都非常激动，大家隔着囚房的鐵柵互相交談着。看守長一清早就来了，他說政府已有命令釋放他們，条件是要他們馬上复工，以后不得再發動示威游行。他还补充說，政府允諾將給予他們权利，將公正地审查他們的申訴，而且負責处理这件申訴的恰好是一个同情工人的处境的人。

被捕者获釋以后，秘密警察便把他們監視起来了。凱馬尔急急忙忙赶回家去。他扑到母亲跟前，不住地吻她。不久謝尔瑪也来看望病人，她把从他被捕后發生的一切情况詳細地告訴了凱馬尔。凱黎木医生站在病人的床头。老婆婆睜开眼睛看了看兒子，她的嘴唇动了动，但是她已經不会說話了。

凱馬尔吻了吻母亲的臉和她那双不会轉动的眼睛，又吻了吻她的麻痹了的手。可是母亲一动也不动。医生生怕她跟兒子的会面很可能成为一种把她送上死路的新的刺激。他要求凱馬尔离开这間房子。但是，誰能够离別亲爱的母亲呢？对他說来，母亲是世界上最高尚的人。

“請告訴我，大夫，她能好嗎？我还能看到她健在嗎？我求求您，大夫，救救我的母亲，我將終生感恩不尽。我想不至于当一輩子穷人吧！我將加倍償付您的一切劳动

報酬。噢，媽媽！我就是使你受苦病倒的禍根么？我敢向上帝發誓，媽媽，我沒有犯罪，也不是暴徒，就这样無緣無故的關進了監牢。他們的殘暴行為一定會得到報應！”

病人呼哧呼哧地喘息着，越來越凶。凱馬爾和他的妹妹及謝爾瑪都感到死神臨近了他們親人的床頭。也許凱馬爾的母親自己也感到了她的最後時刻到來了。兒女們都在身旁，使她感到安慰。急促的喘息終於停止了——受難者不再呼吸了。她死了，而她的雙眼卻依然睜着，直直地望着凱馬爾。當她咽下最後一口氣的時候，兒子向她跟前撲過去。他呼喊她，吻她的雙手和雙眼，嘴里反復喃喃着：“上帝呀，你讓那些殺死我母親，使我遭受災難的人傾家蕩產吧！我們這可憐的家庭只剩下兩個孤兒！莎米拉，我們來和媽媽告別吧，謝爾瑪，她把你當成自己的女兒。對我們來說，誰能夠代替你呢，媽媽？在工廠里我一想到回家來和你一塊兒消磨黃昏，心里總是很高興。我所以沒有抱怨繁重的勞動，只是因為我可以靠它養活你。我曾相信你會活到那一天，那時即使是用一點微薄的东西，我也能夠報答你為了我和我的可憐的妹妹所做的一切。但是我的理想沒有實現。我多麼向往幸福安逸的生活呀，媽媽！那塊安葬你尸骨的土地是神聖的，啊，你是母親中最正直的母親！”

凱馬爾在對着母親的遺體說話，凱黎木醫生、莎米拉和謝爾瑪都不住地哭泣。後來，謝爾瑪走近凱馬爾，拉住

他的手跪在死者的面前喃喃地許願，然後她和醫生一起開始準備後事，鄰居們都盡量安慰這些極度悲傷的人們。

凱馬爾站在謝爾瑪的面前，一言不發。熱淚盈眶，悼念母親的悲哀跟對那些促使她死去的人的仇恨交織在一起了。

三個鐘頭以後，凱馬爾的同志們抬着他母親的棺木，凱馬爾、莎米拉、謝爾瑪和凱黎木醫生跟在後面。棺材下葬的時候，凱馬爾最後一次望了母親一眼。一路上他傷心地低著頭，和自己的親人們回到家裡。他不去想明天對他又會發生什麼事情，只是向那些安慰他的人握手稱謝。有兩種感情就像不熄的火焰在他的胸膛里燃燒：一種是失去慈母的兒子的悲痛，另一種是對那些使人們遭災受難的人的刻骨仇恨。

## 第二部

### 一

在瑪德蓮夫人的华丽的公館里，举行的季初例行晚会上，所有的話題全環繞着昨天的事件。各报对这一事件的报导态度都取决于它們的后台老板的看法。瑪德蓮夫人公館里所有的来宾都是些風雅人士。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这一家的女主人是大名鼎鼎的西曼·亨加尔的寡妇。她拥有巨万家私，在社交界的声望極高。同时，她又美丽文雅，和藹可亲，跟当权人物很接近。

尽管人們紛紛議論她跟米格瓦尔上校的曖昧关系，但对那些謀求肥缺的人和想找对象的姑娘們，以及那些以品評微妙的恋爱关系为乐趣的人們，她仍不失为吸引人的中心。上流社会的代表人物也乐于拜訪她家，至于她那热恋着的米格瓦尔，更是連当局对他都存三分畏惧的人物。应当补充說明的是瑪德蓮夫人是一个慈善机关的主席，报纸上每天都有关于这个慈善机关活动的报道。

这就是为什么一切渴望得到帮助或保护的人们慕名向往她家的原因。

瑪德蓮站在客厅中央殷勤地接待客人，見面就向每个人提出一連串有关昨天示威游行的令人不安的詢問。罢工和騷动大大地扰乱了这些天之驕子的兴头。他們对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地位已感到十分滿足，無所企求了。讓一切都照旧吧！他們永远能够吃喝玩乐，終生交好运。

綽号叫做“新聞口袋”的法夫齐进来了。他是一个游手好閑的浪蕩子，跟这个圈子里的其他青年人没有什么兩样；他馬上說出一大堆从報紙上看来的謠傳和最新消息：“里維耶拉”报断言騷乱是共产党制造的。“阿里—伊巴”报說，有一个平民参加了游行。阿拉伯報紙我是不看的，但我听说据有些报纸报道，工人们这次示威是要求提高工資。总而言之，天下大乱，正是政府多事之秋，先生們。但我們的內閣會議，啊，上帝，真是公正！部長……这个，你們自然不难猜到我说的是誰……真高明，他飞到美国去了，再从那里轉到欧洲去休养！你們要問，休养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說，部長去出席关于航空和航海問題的國際會議了。你們当然都知道，我們連一条輪船和一架飞机也沒有，部長只是忙于从他的田产上弄錢。但是，每当某个部長的腦海中浮現这样的幻想时，立刻指定七个或八个人組成一个代表团出席國際會議，揮霍掉一些造孽錢，至于国家大事听天由命。反正大权在握，尽可以

为所欲为！

“法夫齐把沙邦<sup>①</sup>和拉馬当<sup>②</sup>混淆起来了。假如他也做官，就不会这么說話了。”

“別談这些吧！工人們还要什么？我們讓他們在我們的厂里干活兒，付他們錢，他們却每天耍新花样——一忽兒要增加工資啦，一忽兒對我們的紅利也想插一手啦……我的丈夫不辞勞苦地工作。过去我每年买兩件外衣，今年却只能买一件，因为我丈夫說收入减少了。但願眞主再降一次战争，好教訓教訓这班流氓！”

“明天，我这里要举行一个义卖市場，”瑪德蓮夫人說，“我們呼吁救济工人，我們把捐獻所得分發給穷人，他們倒还不滿意哩。这里順便告訴諸位，我們慈善机关要举办一个晚会，会上放映一部新电影，請每人出五个里拉<sup>③</sup>。”

“我們救济工人們，他們却散播混乱！”

“莉娜女士来了，瞧她打扮得多漂亮！还有誰能这样穿戴呢？不管哪一天总是新衣裳，每个手指上都戴着戒指。眞怪，她哪兒来这么多錢？大家知道，她沒有固定的收益。”

---

① 沙邦，陰曆八月的阿拉伯名称。——俄譯本注。

② 拉馬当，陰曆九月的阿拉伯名称。——俄譯本注。

③ 里拉：黎巴嫩的钱幣單位，一里拉等于一百个庇亞斯特。——俄譯本注。

客人們互相意味深長地挤眉弄眼。

“莉娜用錢就像天雨花，要多少有多少。不論哪个年輕人，只要她向他嫣然一笑，他就会願意獻出自己的一切。”

有一位太太湊在身旁一位女士的耳邊輕聲說：

“难道你沒有所說，莉娜為了自己和她的姘頭行動方便，曾企圖謀殺親夫！但不管怎樣，她是一個出色的女人，管它怎樣編造呢，反正與我們無關！”

“歡迎莉娜女士！”

大家恭恭敬敬地起身去迎接她，而男人們爭着去吻她的手。

“請跳個探戈吧。”

青年人都向莉娜鞠躬，邀請她跳舞，她選擇了萊蒙。莉娜是這群人里头的一朵花，全體來賓的眼睛都死命盯着她。跳完舞，她和萊蒙躲在一個無人的角落里，避開那些好奇的目光。

“昨天夜里你上哪兒去了，為什麼不到我家里來？……”

“我的頭疼痛得要命，以前從來沒有這樣痛過。”

“因為頭痛，就把你的莉娜給忘了，是嗎？”

“真主保佑，我一直在惦着你！”

“如果真的是頭痛打擾了你，那是很正當的理由。憂慮折磨着我，我一夜沒有合眼。”



“請原諒！讓我吻吻你……”

客人們談論着不見的莉娜和萊蒙，這時他們倆正避開眾人，縱情地飲酒，他們內心的情欲越來越熾烈。當他們回到客廳的時候，大家都互相交換了一下眼色，可是這不妨礙誰對莉娜的一切尊敬和注意。對人們來說，外表是最重要的，至於內心怎麼樣，那誰也不知道。

“啊！加法爾先生來了，看，他越來越發福了……”

“他怎麼能不胖呢？過去賣出一絨棉紗賺一個里拉；現在淨賺十五個里拉了。一噸鐵過去值二百個里拉，現在是六百。他的收入隨着戰爭謠傳的增長而增長。歡迎，加法爾先生，有什麼消息？”

“我敢向上帝起誓，假如沒有戰爭的希望，我們早就破產了。外匯提高了一倍。美國的工業家抬高物價，他們的大部份企業都轉上軍事生產的軌道。假如不是等待戰爭，物價就會下跌。糧食價格漲了一倍，藥品漲了二倍，如果我們也抬高我們的商品價格的話，這又何足為奇呢？五十個里拉，瑪德蓮夫人，是捐給您的慈善事業的，雖然您為他們募捐的這些人，說老實話是不值得同情的。日日騷動，天天罷工！據說這就是民主。縱容一切流氓，這算什么民主？政府每天發布決議調整麵包和食糖的價格。這種狂熱發展到這種地步，竟然連奢侈品也要實行限價了。政府不懂經濟問題，忽視供求規律，侵犯創造的自由。顯然它指望用這種辦法來施恩於工人、職員和窮人。

可是难道它还不知道对这些人無論怎样讓步，他們每次都制造一些新的混乱来作回敬嗎？这正是賤民的本性。”

“不要激动，加法尔。政府的职责就是發表宣言。但是誰又重視这些宣言呢？”

“况且我們还得納稅，昨天我向国庫交納了一万五千里拉的所得稅。”

“既然要納一万五千里拉的稅，那您这笔进益究竟是什么呢？”有人挖苦地說道，“据別人計算，除一般的收入外，您靠抬高物价得到了三十万里拉的利潤……”

“您也許以为我應該把我的收入和政府平分，好讓政府把这些錢任意揮霍在盛典、豪華的宴会和各种各样花銷方面？”

“当然罗，政府从哪兒弄錢来做社会工作呢，如果您这位百万富翁認為繳一万五千里拉稅太多了的話？您要是住在別国，怕至少也得繳十万里拉。”

“哎呀，老天爷！你們也附和起那些共产党匪徒的夢話来啦。他們要求社会的公正平等，不知道还要求些什么。他們想成为跟我們一样的人，想使自己的孩子和我們的孩子一塊兒受教育，直截了当地說，他們想使国家政权轉移到平民手里。政府呢，讓上帝开导它吧，非但沒有好好地教訓教訓他們，反而向他們討好。昨天的示威游行不就是共产党陰謀家的無耻勾当嗎？”

## 二

被捕者釋放之后，城里的生活走上了常軌。釋放出來的人复工了，指望政府實現自己的諾言，改善工人的悲慘命運。可是政府关心的只是社會上有財有勢的人物的利益。政府所採取的唯一措施是成立一個委員會，專門研究市場情況和搜集必要的統計材料。似乎打算在這個基礎上擬定一個改革方案，使敵對的雙方——資本家和工人都得到滿足。

參加政府委員會的都是些可靠的人。其中一半是官吏，另一半是商號的老板，他們經營商業，也就被認為是政治經濟學問題的專家。委員會的二十位委員當中沒有一個是工人。是呀，上哪兒去找一個具有才幹處理這些嚴重問題的工人呢？不但如此，他還得熟悉世界經濟狀況，區域經濟無疑是和世界經濟有着密切聯系的呀。當工人們堅決要求參加委員會的時候，政府便使盡一切詭計極盡支吾搪塞之能事，力求說服他們，重要的是：“既吃了葡萄，又不殺園丁。”

有人向工人解釋道：委員會的委員們接到了最嚴格的指令，必須十分公正地對待工人，委員會現有的成員正是資方所信任的，委員會在處理問題時，無疑地會照顧到工人的利益，這也正是政府衷心打算實現工人階級的希

望和意願而發布的指令所要求的。工人們把政府所表現或者說裝作的這種好意信以為真，相信了這些諾言。

委員會按照指定的成員正式成立以後，擬定了一個行動方案，着手搜集必要的情報，研究各種材料。起初主席規定每天舉行會議，後來借口委員們需要時間來全面研究問題，改為每周一次。委員會的第一步工作是確定每個委員的月薪。國家無權讓任何人白白地工作，即使這個人已是官吏，也給了他應得的薪俸！既然委員會的委員們都在當局的蔭庇之下，又和當局沾親帶故、利益與共，那又何必吝嗇這區區費用呢。政府採取了拖延搪塞的辦法，希望遷延時日，不了了之，使事態平息。委員會一再拖延，遲遲不開始工作，這對委員們自然大有好處。因此，事情就十分清楚了：為什麼這個委員會總是不遺余力地凍結整個草案，對向委員會申訴的人慷慨許願，只是發表一些令人鼓舞的空頭宣言。

在專門委員會開會研究和政府吹噓冠冕堂皇的保證同時，工人們辛勤地勞動着。他們不斷派代表團去見政府。他們耐心等待着諾言兌現，忍受着物價騰貴引起的貧窮困苦；因為隨着戰爭不可避免的謠傳蜂起和戰爭宣傳的加劇，物價也一天天地飛漲。無線電台廣播的加緊武裝百萬大軍的消息弄得人心惶惶，造成一種氣氛：一場流血的大戰一定要打起來，不在今天，就在明天。各報眾口同聲反復囁嚅着的只是戰爭，以及伴隨戰爭而來的災

难，还用十分坚决的口气劝告居民，要及时作好准备，儲存粮食。然而百物昂贵，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更是飞躍上漲，如果一个普通工人刚能勉强对付着过日子，他怎么可能有余钱去买某些东西儲存起来呢？而专门委员会却满足于研究、开会、发表调查报告和領取数日相当丰厚的月薪……

### 三

母亲去世后，莎米拉更加依恋哥哥；因为现在对于她来说，他既是哥哥又是父亲；而她对于他呢，既是妹妹又是母亲。他们靠凯马尔的十分菲薄的工资勉强度日。每当莎米拉想起哥哥，她就感到心疼。他已经那么消瘦和衰弱，不能再受劳累了。可是，凯马尔能够不干活吗，哪怕只是一天？那时家里就会無以果腹了。

“我该做些什么，怎样帮帮他忙呢？我的身体不好，不能工作。那些以前给我一些零碎活计的人家，现在不肯给了，他们这样也是对的。我连续不停地咳嗽，吓坏他们了，害怕传染。哪一家也不愿沾上这种可怕的病。尽管凯黎木医生否认，我也知道自己有肺病。他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免费给我药品，给我打针，增强体力，但咳嗽仍是止不住。昨天还吐了血。为什么凯黎木医生不告诉我真情呢？很快我就会成为凯马尔的危险的邻居。我们俩住

在一屋，我会傳染給他的！不，我死了也比讓他遭受这种禍害强！”

凱馬尔对妹妹爱护备至，下工后馬上回家。他把一天所得的工錢买了东西交給妹妹，并跟她談談自己的事情。吃飯的时候，他們时常發生爭執：兩个人都固执地要把好东西讓給对方吃。

“你的生命比我的更寶貴，凱馬尔。我最大的幸福是知道你健康。当你还没有找到一个女伴能照应你以前，我好歹还得活下去，如果我的病情加重，死神突然来召喚我，那末，我只有知道你已不是單身一个人，才能死也瞑目。”

很少有人上他們家来。在那有美酒、小吃以及开心消遣的地方，才会有川流不息的客人造訪。凱馬尔家里压根兒就不曾有过这些东西。但依然有一个人經常到他們貧窮的住屋来串門——这就是謝尔瑪。每天早上，她帮助莎米拉收拾房間，晚上她們一塊兒做晚飯。空余的时候，她和他們兄妹倆在一起，談談笑笑，講些引人入胜的故事，消除他們的煩悶。

謝尔瑪是个又聰明又善良的姑娘。她懂得很多事情，对周圍籠罩着的殘暴行为和惡劣習气極为憤恨。她無微不至地、衷心地热爱着凱馬尔和莎米拉。很久以来，她一直节衣縮食，省下几个錢，給莎米拉买葯或少許点心。每次路过凱黎木医生家的时候，她总要打听莎米拉的健康

情况，詢問是否需要为她做些什么。有一次，凱黎木医生提到必須送莎米拉进疗养院，她听了臉色显得很难过，把医生的話重复了一遍：

“送莎米拉进疗养院！有哪个疗养院肯免費接受呢？凱馬尔可付不起这笔錢，誰也帮不了忙。不成哪！大夫，她进不了疗养院。我知道那里是怎样接待穷人的，沒有人肯替穷人說句好話。我还是把自己得到的每文錢都化在莎米拉身上吧，只要我还有一分力气在，我就要照料她。您也帮助帮助她吧，大夫，我知道，你对她、对一切穷人都十分同情的。”

“莎米拉需要营养，而且迫切需要用鏈霉素。这药很貴，特别是現在，人們不断談論战争临近，投机商人乘机抬高这种药的价格。”

“讓上帝惩罚这些販卖人命、靠病人的苦痛發橫財的投机商人吧，但一切不久都会变样的，請相信我，大夫。不过，眼下我應該想想别的……您說莎米拉用这种药需要多少分量呢？”

“起碼二十克，这至少要一百里拉。”

“要一百里拉？凱馬尔一个月才拿六十里拉，我只拿四十……不过請相信我好了，大夫！”

謝尔瑪討厭去向有錢人求助。第二天，她向厂里同志叙述了她跟医生的談話。工人們是互相同情的。天下穷人都是兄弟。每个人开始在自己的衣袋里和家里寻找

里拉，湊給謝爾瑪。有些人因此當天沒有吃飯。謝爾瑪把湊來的錢交給醫生，不足之數由醫生補上，於是買了葯。

謝爾瑪照舊每天去探望莎米拉和幫助她，為了使莎米拉安靜，很久以來她和凱馬爾夜里沒有睡好過覺。謝爾瑪常把莎米拉嘴唇上的血跡用手帕擦掉，不讓凱馬爾知道，有時莎米拉臉上露出興奮的神情，這給他們帶來一縷希望，相信病人會痊癒。凱馬爾遭到的痛苦只有在謝爾瑪這位勇敢的姑娘身上得到慰借，她減輕了他的痛苦，她的無私和善良支持了他。

凱馬爾對謝爾瑪的依戀一天天地增加。莎米拉常常談到謝爾瑪，一提起她，莎米拉的眼睛就閃耀着光彩，心情愉快地相信，命運之神一定會把她的兩個最親近的人永遠結合在一起。

#### 四

自從國際緊張局勢尖銳化，戰爭行將到來的傳聞一陣緊似一陣以來，惶惶不安的情緒就控制了人心，商品和食品的價格開始劇漲。政府終於認識到潛伏其中的危險性，就採取了一些措施，遏止物價上漲，限制生意人和投機商人的貪欲。在各個市場上布置了警察和他們鬥爭。政府之所以這樣行動起來，是由于怕物價上漲會引起各地罷工，而後者是它不惜用盡一切辦法來防止的。



每一个警察發了一本簿子，登記一切違法事件。审理这些案件的法庭作了严厉的判决，就在头一星期里，成百的商人关进了监狱。人民到底松了一口气，开始信任政府的措施。劳动人民的代表团表示感謝政府对人民的关怀。一个面包师把四庇亞斯特的面包抬高到五庇亞斯特出售，因此被判处徒刑一月，罰款一百里拉。有一个葯剂师把值一个半庇亞斯特的奎宁葯片卖两个庇亞斯特，結果被监禁二十天，此外还要他交五十里拉的罰款。另有一个糖果点心商人把原价二十个庇亞斯特的点心卖二十五庇亞斯特，其商品全部被沒收，本人关入了监狱。

跟物价上漲进行斗争的警察成了市場上的煞神。在远处刚刚出現一个警察，店鋪商人就会惊出一身冷汗。警察奉命向上級提出报告。有一天晚上，他們集合在局長的办公室里，局長向他們說：

“我們的責任很重大，我們要把国家从物价騰貴、罢工和混乱中拯救出来。你們有权在商店里和貨棧里——凡是投机商人隐藏商品的地方进行搜查。誰出售商品高于官价，你們就把他登記下来；誰不服从你們，你們就把他押送警察所。部長命令我对誰也不能客气，我們要肃清物价高涨和投机倒把！对于你們的辛勤服务，政府要給予每个人物質獎勵，为此从你們收来的罰款中撥出了一笔專門的經費。”

一位隊長保證說：

“我們決不辜負您和政府的信任。也許閣下已注意到，本周內舞弊行为的案件比上周减少了。这說明了我們的活動已獲得效果。”

“可是，物价高漲所引起的風潮，虽曾一度平息，現在却又重新起来了，”警察局長接着說，“昨天部長通知我說，有一个市民代表因訪問了他，抱怨粮价飞漲，有一个代表說：他不能够給生了病的兒子买到最普通的葯品，虽然城里的葯品很充足。”

一个警察扼要地說明了这种情况：

“小商人爭辯說，是批發商人抬高了价錢，他們也不得不照樣办事。他們說他們沒法賤賣，因为他們進貨也按高价。請懲处那些抬高物价的批發商人，不要对任何人讓步。”

“局長先生，請允許我报告。”

“說吧，不要害怕。”

“助理先生給我們分了工，委任我跟抬高物价的大批發商和公司作斗争。头一天我到一家棉織品公司的管理处去，在那里等經理等了一小时，因为他和部長瓦西姆老爺有事；他很客气地接待了我，部長也在場，但是当我說明来意后，瓦西姆老爺就开始談起公司經理的功績，他的爱国精神，他对穷人的爱护，并且建議我也像保安部長跟我說的那樣；要注意商人，不过是除他而外的其他商人。瓦西姆老爺还說，这家公司的經理沒有扰乱治安，对

他不能采取对待其他人那样的态度。他奚落我一番以后，命令我离开那里。第二天我到了一家很大的进口公司。那里的一位官员说未经公司理事会许可，不得进行检查。我请求约定一个日期，他回答说，要写信给理事会的理事们，开会商谈。我从他口里知道，理事会的理事们就是巨商拉费克先生，议员莎拉莽基，名律师沙哈连，以及一位高级官员的女婿沙哈先生。我还了解到，国家银行行长蒙济先生，海空交通公司的总督办戴费斯先生也是理事会理事。每次我到公司管理处去听候回音时，接待我的不是一位推托让我下次再来的议员，就是某一位部长。他们庇护公司，不让我们执行任务。过了整整一个星期，我一直无法着手工作，因此我请求您，先生，解除我的职务吧。”

警察局长含糊其辞地喃喃说：

“今天晚上我跟部长谈谈这个问题。暂时你们继续去对付市场商人，公司和巨商由政府亲自处理。政府知道怎么样对付它们。”

警察们互相挤眉弄眼地小声交谈起来。

警察们走了以后，迈蒙老爷未经许可便闯到了这位局长那里；他是一位著名的律师，又是众议院议员。他用威胁的口吻询问，警察有什么理由迫害他的当事人——可敬的批发商昂巴尔。难道长官不知道正是由于他的大胆行动，才使得市场上的日用必需品没有绝迹，何况昂巴尔还是一位有名的慈善家，国家的砥柱之一。接着他向警

察局長敘述了昂巴尔的种种爱国行为，对政府的忠心誠实，并用下面一段話結束了自己的談話：

“我們希望您正直地执行自己的职务，可是您必須懂得如何对待人，怎样把他們区分开来。您應該放聪明点，應該善于根据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来評价每个人。像昂巴尔这样的事業家，对国家和政府都是有功之人，这一点是不能不考虑的。您也應該明白，像昂巴尔这样的人，加上他的地位、交游，是既能給您帶來好处，也能給您帶來不利的。这些人用自己的影响，地位和財富帮助国家。”

“好吧，迈蒙老爷，从今以后我將努力按照我的职位和我对政府的忠誠所要求的那样来行事，您尽可以相信我，迈蒙老爷！”

“請相信，这样做您决不会后悔。”

“謝謝您，迈蒙老爷。”

## 五

政府大廈前面聚集着一群人。人行道和馬路上也都挤滿了人。

“我們要吃飯，我們肚皮餓！該死的投机商人！供給人民和劳动者面包！打倒战争販子！打倒帝国主义！”

內政部的一位处长阿薩木把警察局長找了来，怒气冲冲地責問他。

“这样乱嚷嚷是怎么回事？城里在搞什么名堂？”

“这是示威游行，我的先生。它是自發的，事前我們毫無所知。”

“偵緝处的那批懶虫干的什么事？你的馬虎从事將受到最严厉的处分。給我馬上驅散游行！要跟你作一次專門的談話，必須驅散暴徒，但是尽量避免發生冲突。你向这些扰事者說明，政府对問題正在进行研究，政府也因他們抱怨物价高漲而感到不安。讓他們回去工作，等待政府的处理。如果他們不听命令，就使用武力。示威游行必需立即驅散。”

警察局長走出办公室后，命令自己的部下即刻驅散示威群众。

“这件事情关系着你們和我的命运。处长剛才大发雷霆。我决不打算由于密探的馬虎从事，他們比任何人都知道得迟，或者由于你們在执行你們直接的任务时的不果断而拿自己的地位冒險，必須馬上驅散示威游行，对那些不听命令的人要給他們苦头吃。”

有些警察同情示威群众，开始善意地說服他們，劝他們解散；有些警察殘暴成性，向人群瘋狂地揮动棍子打；也有一些警察掏出手槍朝天开槍，不管流彈是否有伤及大半是妇女和兒童的示威群众的危險。子彈剛一發出嗖嗖的嘯声，人們即刻四散奔逃，尤其在第一个受伤者——三岁的小孩倒下去以后，就更加混乱了。目的总算达

到了，示威游行被驅散了，警察局長可以問心無愧地報告說：他已經英勇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当警察忙于驅散示威群众的时候，保安处处长阿薩木正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一張張地翻閱公文，这种意外事件，使他非常惊慌，万一不能迅速平定事态，他有被撤职的危險。直到警察局長来报告广场上的示威群众已完全驅散，他才定了心神，也帶着自豪的心情把結果报告总理，感到剛才的一場惊慌烟消云散，無影無踪了。他坐上汽車回家去接待每礼拜三在他家里聚会的客人們。

五点钟过后，客人們开始到来，他們全是屬於有权势的家族里的人，阿薩木身居高位，各机关的領導人都願跟他攀交情拉关系，因为知道他能給人好处，也能傾軋損人。交际界的仕女們，虽然是在背后說長道短，議論他的妻子，当面却百般地向她討好，贈送礼物，她們这样做，無非是为了自己丈夫的地位。

“今天出了什么事，阿薩木老爷？”

“示威游行，抗議物价高漲。至少大家是这么說。但是，在示威游行的后面究竟隱藏着什么秘密，誰也不知道！”

“物价高漲？这也算物价高漲么？物价也許略有上升，但是，嚷得那么凶的飢荒在哪兒呢？市場上百貨齐备，应有尽有，要是这些惡棍住在朝鮮或者印度支那，那些真正鬧飢荒的国度里，他們又該怎么办？这不是飢民的示威

游行，不，决不是，一点边都沾不上！”

“我认为我们这里的情况，比其他许多国家要好得多。真的，半年前商业濒临破产，而商业，敬爱的朋友们，你们都知道，是国家的神经中枢。朝鲜战争把我们经济崩溃中拯救出来了。可是百姓们总是不知足的。而您，阿萨木老爷，对他们确实太客气了。”

保安处长的夫人向仕女们介绍自己新别墅的出色的建筑，各个房间里的华丽的家具。她顺便说到当初买下这座别墅以及修缮装饰一下用了多少钱，还说，一年来她亲自监工督造的家具和电气设备都是最新式的，着实化了一番心思。

“这是‘威斯汀豪斯’牌电气冰箱，莎尔瓦太太，容积是十五立方英尺。亲爱的莎哈姆，门是按电钮开关的。这是‘皮卡普’自动收音机！暖气设备，是最新式的。调节室内空气的夏季冷气设备，城内谁家也比不上。这个房间是我们家常的饭厅，这边是宴会用的餐厅。请看化妆室……舞厅……游艺室……我们花园中央有一个水池，是最美丽的花园。这是阿萨木的办公室，他每天在这里工作到深夜，可憐的阿萨木！国家全靠他支撑，要是大家都能赏识他的功绩就好啦！可是不然，他只挣六百里拉。如果不是我有本事，连生活都不能维持（太太们互相交头接耳）。六百里拉勉强只够请客用。所有我们的客人，如同你们自己亲眼看到的，是社会上的精华。想想看，像我

这样的女人——一位国务活动家的夫人，却没有一辆专用的轿车！要是阿萨木不在家，就只好雇用出租汽车。政府不知道器重正直的工作人员。莎菲亚，你只要看看每天有多少人到我们这里来就够了。这个请我跟丈夫说说给他的儿子安插一下，那个要求引见部长或公司经理。要是一个人死了，我亲爱的，他身后留下来的只是他的事业。啊，我这人最爱为人效劳，特别是对拥护我们的人！谢天谢地，大家都卖我的账。去年我安置了五十个青年人：一批介绍给国家机关，另一批介绍到公司、银行和贸易公司。我使沙良木族长当了穆哈塔尔<sup>①</sup>。市政府的全部委员都是在我的协助下委任的。在大选的日子里，我们别墅前的广场上停满了候选人的汽车，他们都想巴结我和阿萨木。在上次大选中，我使巴希质·阿斯—沙特当选为议员，但是当上了议员后，他竟变得固执起来，以领袖自居。这次巴希质再当不上议员了，虽然他又对我甜言蜜语、每天都来，但这一回准叫他望得见，吃不着。在一切大官的夫人中，只有我一个人肯为人效劳。我的女友们对身外的一切人事都不关心。不过她们也确是没有跟治理国家的人物打交道的能耐。不等我开口，人们就急忙实现我的请求；对于身居显位的男人要用交情和坚持来制服他们，稍微撒一撒娇，就会对他们起极大的作用。

---

<sup>①</sup> 一种宗教团体的長老。——俄譯本注。



众所周知，論智慧和遠見我的丈夫都比其他官員高明，他在國內有很大的影響；但是可以毫不誇口地說，其中相當大一部分功績是屬於我的。他看得出風色——這是一句平民的成語，但是正像我所說的，在我們上流社會也常用。”

太太們參觀了別墅回來，這時阿薩木正跟男人們交談。

客人們準備告辭了，主人深深地嘆了一口氣，最後說：

“許多人，也許你們也在內，羨慕我們當大官的，把我們看作是身居顯位的有威望有影響的人。不錯，我們有着高貴的名位，企業老板也很想巴結我們，尊敬我們，或者更正確地說，簡直就是害怕我們。但是我們知道，人們的這種尊敬是暫時的、無常的，一旦我們下了台，不能作福或降禍，就不會受到尊敬了。請相信，朋友們，我們一人獨處的時候，往往感到人民仇恨的全部重量，這種仇恨不只來自人民，也來自那些熱烈贊揚我們，尊敬我們或者向我們贈送禮物的人。別看我們是地主、老爺、首腦、領袖，其實我們是自己職務的奴隸，是那些暫時賦予我們權力的人的奴隸。可能的話，我早就擺脫掉這種奴役了；但是……這個安放在大門口的‘香爐’把我留住了，米聶的別墅，還有米聶自己也把我留住了！”

“有了米聶這樣的妻子，走紅運是一點不奇怪的。世道不好，阿薩木老爺，您的位置應該更高些。因為具有像

您这般长处的人在全国真是鳳毛麟角！”

客人們向主人告辞，米聶在他們中間耍弄風情地轉來轉去：讓女士們吻她的臉，讓男人們吻她的小手。等僕人关上了大門，阿薩木和妻子進臥室去了。阿薩木在米聶軟綿綿的胸脯上，在她那火热的怀抱里，把一切的惊慌都置之腦后。

## 六

第二天，米聶領導的紅十字會分會發放了當月的補助金。这个区里的穷人很感戴她。每一个來領自己一份補助金的人都吻了她的手，祝她延年益壽。

她对一切人都很亲热，跟小孩子們一起玩，報紙上管她叫“貧者之母”，每个月都刊載米聶在衣衫襤褸的兒童群中的照片。

在她的不幸的受惠人中間有帶着三个子女的沙吉亞。沙吉亞在战争期間嫁給了一个外国青年——占領軍的士兵，生了二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战争一結束，丈夫便抛弃她回国，剩下这無依無靠的娘兒四个。这个可憐的女人有时在人家帮佣，靠这一点点錢來撫养孩子們。可是，危机和生活条件的惡化夺去了沙吉亞的一切工作，她不得不請求紅十字會救濟，舍此而外沒有別的出路。米聶夫人在沙吉亞出嫁前就認識她，很爱护她，并且特別同情

她。尽管沙吉亞拿到的補助金比其他人多，总还是不够一家四口一个月的用度。

这次沙吉亞沒有来領補助金，米聶很擔憂，怕出了什么意外。于是当晚便去看她。沙吉亞十分感动，告訴她說：

“一个礼拜前我交上好运气，在加法尔先生家找到了工作。他是城郊一个大工厂的老板。我的月薪全家够吃用了，就决定不再領紅十字会的救济金，以免从比我更貧困的人手中夺去一块面包。”

米聶很称赞她，并祝她幸福。人格的偉大不取决于財富，窮人中間道德高尚的表现，比在富人中間更常見。

加法尔从美洲归国那年，正是五十岁。他帶回来了百万美元，在城郊开办了一座紡織工厂。工厂的周圍修盖了許多小木屋作工人宿舍，又在附近造了一座教堂，希望帮他發了財的上帝今后繼續賜福給他。早上，上工厂去之前，加法尔一定先作祈禱，請上帝保佑这一天平安；他的每一个工人也必須在上工前先上教堂。

沙吉亞在加法尔家帮佣已有一个月了。她一清早就到加法尔家，准备早点，收拾房間。主人上了工厂，便帮助其他僕人整理住宅。她經管跟商店老板結算所买东西的賬目，監督預备飲食，侍候加法尔回家吃午飯，午睡后端給他一杯咖啡。从早到晚她这样在宅內到处奔忙，一直到夜幕降临才回家，这时孩子們久已等着她了。上天賜給了她这种运气，所以她每天在去加法尔家或回家路

上，都要跪在教堂的祭壇前面感謝天神。

尽管沙吉亞吃尽了千辛万苦，仍不失为一个漂亮的女人。虽然飢餓夺去了她一部分当年的美貌，她依然保有匀称的身材，一双明亮的眼睛，紅潤的双頰——在她身上有着少妇的風韵和魅力。她善良而又虔誠，畏惧天神，一絲不苟地恪守神的一切訓示。

有一天晚上，加法尔怒气冲冲地从工厂回来，沙吉亞問他为什么生气，他說：

“我恨我为什么要从美洲回来。这里的人都是蛮子，在他們面前没有什么神聖的东西。每个工人都把自己当成老爷，随便什么都無法討好他們。我在这个国家里化了百万里拉，我使成百个工人有活干，要不是我，一百个家庭要挨餓，但誰也不重視我做的这一切。要是我的厂开在美国，將給我帶來加倍的利潤，全体工人还乖乖地服从我的意志。我將担任改革委員會的主席，想把沙狄克老爷也拖进来。你不是認識沙狄克老爷嗎？他是个杰出的人物，家私很大，很有威望，一向在各方面支持我。我想使委員會里贊成我們的人占多数，沒有人妨碍我們进行有利于国家的改革。你猜怎么着，沙吉亞？今天我要工人們投沙狄克老爷的票。結果不然，有人回答說，他們不願选他，他們要选穆斯塔弗，因为后者是跟他們一样，也是工人。你想这多荒唐呀！一个普通工人居然參加議会的一个委員會！每天他們帶着新思想来找我：工人的权利

……社会保險……保衛和平……同帝国主义斗争。这是共产主义，这是共产主义的卑劣綱領。这些人除了盲从什么也不懂。沒有外国的援助，国家早就瓦解了！沒有外国的投資会有民族工業么？工人又上哪兒找工作来保障他們的生活呢？这批笨蛋口口声声說，他們反对战争。他們不懂得，战争——这是生意和商業的最重要的动力。假如沒有朝鮮战争，商人和工業家的处境会不堪設想。可以想像得到，像我这样的工厂会关門，那时工人又将处于什么样的境地？战争期間物价是会上漲的，但同时工作也会增多，收入也会增加。这些愚昧的工人不懂得，物价上漲是繁荣的先兆。”

“您是想說，我的老爷，战争是有利可圖的事情嗎？”

“不錯，正是这样！美国的全部財富，或者說它的大部分財富，都是战争創造出来的。要不是战争，我能攢积这百万美元，帶回来充实我国的国民財富嗎？那些要求和平、要求打倒帝国主义和反对外国公司的人都是傻瓜和瘋子。他們要干什么呢？这些人是共产党，他們破坏一切基础！”

“可是，老爷，在美国或其他国家里，战争期間积累起来的巨額財富，如果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会使人民繁荣富庶嗎？”

“会，会，一千个会！美国每个工人有汽車、冰箱和收音机，这些东西都是分期付款。每个工人都生活得很愉

快，連失業工人也不讓挨餓。他們領到的救濟金，足夠維持中等生活水平。”

“那我們這裡呢？”

“我們這裡么？如果工人不服從自己的恩人，妄想和主人一樣生活，那末，要是主人不幫助他們，當然完全不能責備他。我對我的工人只有一個小小的要求：選舉沙狄克老爺，他們却回答：‘不，我們選穆斯塔弗。’既然這樣，那還想從我身上得到什麼？”

“如果，工人們堅持己見，您要解雇他們嗎？”

“對一切事物應該有自己的見解，我不是惡徒，沙吉亞，我可憐這些傻瓜，可憐這些不懂得切身利益的人。告訴我，你兒子索索的身體怎麼樣啦？咳嗽好了吧？”

“謝天謝地，老爺，他在这里呢。”

她把兒子叫來，對他說：

“去吧，索索，吻一吻加法爾先生的手。”

“來，索索，這五個庇亞斯特給你買塊巧克力糖吃。”

索索走到加法爾身旁，主人把他抱起來吻了吻，遞給母親，意味深長地看了看她。

## 七

自從沙吉亞到加法爾家幫傭以來，一直老老實實、勤勤懇懇地服侍主人。日子一久，她感到加法爾待她越來

越好。他一次又一次地加她的工錢，每逢过节，給她的孩子們买新鞋子，接送他們时，又拥抱又亲吻。虽然有时沙吉亞心里有些疑惑，她还是誠心誠意地服侍加法尔，但是由于他对她和孩子們的态度，使沙吉亞一天天小心起来。她無可指摘地管理着家务，感謝主人的仁慈，嘴角永远挂着微笑。沙吉亞觉察到，加法尔的态度有了变化，不光是对她，对其他僕人也是一样。現在，他經常情緒很好，变得和藹可亲了。所有加法尔的僕人，甚至他的客人都感到了这种变化，他們为此感到高兴，猜不透是什么緣故。只有沙吉亞心里是明白的，她滿腹憂慮，未可逆料的前途使她恐惧。但是，她畢竟是加法尔的僕人，她要忠心地侍候他，掙几个工錢养育她的孩子。

加法尔通常在午飯后小睡片刻，睡醒后喝一杯沙吉亞端来的咖啡，下午三点鐘光景出門。但是，这一天他留在家中，借口疲倦了，要在臥室里休息一下……他請沙吉亞給他端一杯茶，拿些橘子汁和白蘭地来。几分鐘之后，她用托盤端来几个瓶子和杯子。加法尔請她留下来一道喝茶，說有点肚子疼。沙吉亞推托不掉，在軟沙發上坐下，加法尔从床上起来，并排坐下喝茶。

“我头晕，沙吉亞，今天决定不出臥室。跟我坐一会儿吧，給我解解悶。”

“老天保佑您，老爷，請大夫来看看吧。”

“我想这倒不必。有你陪着，休息几个鐘头，就不疼

了。”

“您吩咐吧，要做些什么？”

“我要求你的——就是留在我身边……”

“您不觉得，睡一会更好些吗？”

“不，我就这样休息，只要你在这里。”

他的一只手搁在沙吉亚的肩上，把身子挨过去，她早就明白主人想干什么，羞得满脸通红，但她仍耐性坐着，没有表示抗拒；后来加法尔在沙发上躺下来，头枕在她的膝上，她的心忐忑不停地跳得慌。

“你的手放在我头上，沙吉亚，也许这样能减轻疼痛。”

“如果您吃一片阿斯匹灵，也许会好些。”

“不，和你的接触，比吃任何药都强。”

加法尔热烈地吻了吻沙吉亚的手腕，一阵红晕涌上沙吉亚的脸庞。

“我得上厨房去了，先生！放我走吧。”

“我这里更需要你，这会别想作饭这件事吧。”

“他到底想干什么呢？去年传说他和阿米娜的丈夫发生过什么冲突。大家特别幸灾乐祸地窃窃私语，说阿米娜后来生的孩子好像是加法尔的。”沙吉亚想道。

“沙吉亚，不知道你感觉到没有，每当我和你谈话，或者摸着你的手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多么厉害呀！你一定看到我对你的爱情，沙吉亚，从你踏进我家那一分起，我已经爱上了你。我不怕别人，别人却怕我，但我感到在



你面前很軟弱。連政府都怕我，听从我的支配。附近的居民，只要我說一句話，准会把整个地皮翻个身。每个人都巴結我。我怎么富有，你是知道的。我能够用美元把任何人收买过来。沙吉亞，你說，你要什么，你的一切願望都能实现。我爱你，也爱你的孩子。我答应你把他們送去上学校，負担一切費用。只要你同意留在我这里，跟我好，那我就把我所有的一切都給你。”

“我是什么人，我的先生，值得您这样照顧嗎？您是人人都害怕的大人物，許多人都向您奉承討好。您有錢，您讓成百的工人有活干，养活了他們的孩子。我是个苦命的穷女人，能忠心地服侍您，得到几个工錢，我就心滿意足了。只要您願意，您尽可以娶个名門閨秀。夢想嫁个老爷，像我这样的人根本不配，我只願做您的佣人。”

“你說的都对。母亲們都在我周圍轉来轉去，想把自己的女兒嫁給我。但是，我根本不願結婚。我打了五十年的光棍。走遍了歐美兩洲，辛辛苦苦地工作，發了大財。我的財富和我的地位是够滿足生活中的任何欲望的。我所認識的女人，沒有一个能使我动心，况且，我感到我决不会舍弃了你再回到她們中間任何一个人那里去，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

“我的老爷！”

“沙吉亞！”

“我告訴您，我沒有权利做您的妻子，也絕不会做您

的情妇。我到您家是当佣人来的，我唯一的目的是养活自己的孩子。”

“我会抚养你的孩子，我将使他們能够讀書；我能为他們做的一切，是其他任何人都办不到的。你到底想什么呢？沙吉亞，你怎么能够强使你的孩子們失去我給予的幸福呢？危机一天比一天加深，困难亦随着增加。战争日益逼近了：不要忘記了飢荒，沙吉亞，在上兩次大战期間都曾無法避免地發生过。我要当你的孩子們的监护人，他們將心滿意足地和你生活在一起。”

“財富，我的老爷，不是为我們穷人預备的。我們只求有一塊面包吃，清清白白过日子。”

“別發傻啦，沙吉亞，以后你会后悔的。但是，我不能拋开你。我喜欢你，我能够使你和你的孩子們过好日子。”

沙吉亞猛然要走，但是他一把抱住她不放。

他欲火中燒。他們兩個一起倒在沙發上，加法尔悄悄地將一卷鈔票塞进她連衣裙的胸口，想用錢誘惑她。但是她繼續掙扎抗拒。这时候，忽然傳来了叩門声。沙吉亞乘机溜进浴室，从那里跑到厨房。她定了定神，便脫掉女僕的衣服走了；临走时，沒有忘記把那卷鈔票放在大厅的桌上。

## 第三部

### 一

“謝尔瑪·塔拉符，副經理叫你。”

“叫我？副經理？他叫我干嗎？”

“我怎么知道？”

謝尔瑪走进副經理辦公室的時候，他坐在写字台后面，臉上露出一付不滿意的神色。

“我檢查登記簿，發現这个月里你有四次上班迟到。我不追查原因，因为我不想过問姑娘們的私事，尤其是現在；但不管是什么原因，你應該記住：加法尔先生付給你工錢，正是要你在他的工厂里老老实实地干活。拿了工錢，就要把全部時間用在工作上，而不要把一部份時間花在……因此，經理先生讓我警告你：以后还是这样的话，就要解雇你。这次他只讓扣你兩天的工錢。”

“即使您，副經理先生，不想过問这种原因，我也要告訴您。我不是要替自己辯护——我对您話里那种閃爍其

辞的恶毒的暗示感到气愤。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沉默。”

“我们不预备讨论跟我和加法尔先生都无关的事情吧。你有你行动的自由。我们根本不想侵犯别人的自由。但是工作使你承担了一定的义务。只有这种事才跟我们有关！”

“不，副经理先生。您得听我说完，并把我对您讲的话，转告加法尔先生。”

“我看这毫无必要。刚才我不过开开玩笑罢了。”

“我不认为这是开玩笑，也不接受这样的玩笑，不管是誰说的。”

“好吧，你要说就说吧。”

“我承认我对待自己的职务有疏忽的地方，这个月有四次上班迟到了。我同样承认我对厂主加法尔先生不好。可是，由于有比我对厂主所负的义务更重大的情况使我不得不如此。至少我自己是这样认为的。每次当我不能按时上班的时候，我都书面说明迟到原因，但是这好像不能使你们满意。我的女友，就是那个也在你们工厂工作的凯马尔的妹妹，病得很厉害。凯马尔您是认识的，副经理先生，您也看到过他的妹妹莎米拉。她得了肺病。她已经活不长了……谁又能照看她呢？凯黎木大夫每天早上来看她，我呢，执行大夫的吩咐：给莎米拉煮早饭，亲自喂她，——她已经没有力气抬一抬手了，什么也不想吃。我给病人吃药，帮大夫递东西，然后跑来上班。那几次是

因为医生多留了几分钟，所以迟到了；每次我都托凱馬尔来厂后轉交给您一分書面材料，說明迟到的原因。您还要我怎样呢，副經理先生？我怎么能任这个不幸的姑娘無人照顧呢？莎米拉就要死了，先生，她知道还有人关心她，至少会安心些。”

“我不認為莎米拉的病和你对她的爱护是可以玩忽职务的充分理由。如果莎米拉得了肺癆，为什么你們到現在还不把她送疗养院？”

“这一点凱黎木大夫早就提出过，但是他的要求無法实现。您也知道，莎米拉家很穷，她哥哥的工資供不起莎米拉住院的費用。他的工資連吃飯和买菜都不够。您該知道，莎米拉出身在一个普通人家，沒有一个有錢有势的朋友能关怀她，送她进疗养院。我向本厂弟兄們募捐了些錢，买了二十克鏈霉素，凱黎木医生用这种药給她治病。开始她有些好轉，但是后来病势又加重了，情形也很糟。是啊，得了肺結核的人，要是缺少好好地照料和調养，哪兒会好起来啊？”

“假如你要我或加法尔先生帮个忙，难道我們會拒絕你嗎？加法尔先生的为人是很仁慈的，而且極富于同情心。对于这一类請求，他从来沒有不照顧的。假如你請求他帮助莎米拉，而不耽誤他厂里的工作，那就最好不过了。此外，你对我們所負的义务，是一回事；至于你所談的莎米拉的情况，根本是另一回事。晚上我把你的情况

报告加法尔先生。但是，無論莎米拉或者還有別的人的情況怎麼樣，只要你是在加法爾先生這裡工作，你就沒權利玩忽職守。有許多人都想能幸運地得到這樣的飯碗哩。”

“啊，這麼說您是認為加法爾先生雇用我，就是對我寬宏大量羅？這樣的話，您對凱馬爾的妹妹——不幸得了重病的莎米拉的幫助，又會是什麼樣的呢？捐錢買鏈霉素的弟兄們，決不想到這是對她的恩惠。他們這樣做完全出於真心誠意，像對待親姊妹一樣；……不管怎樣，副經理先生，我決不對莎米拉撒手不管，決不讓她孤零零地死去。假如廠里的工作妨礙我對她應盡的義務，那就是說再沒有什麼必要讓加法爾先生繼續對我施恩加惠了。”

這是謝爾瑪說的最后幾句話。隨後她便離開了辦公室，匆匆地趕到莎米拉家去陪伴她……

“今天你下班回來得好早啊，親愛的謝爾瑪！……”

“我請副經理允許我走的，你也許需要我吧？”

“謝謝你和副經理。他的心地多善良呀！你在廠里看見凱馬爾嗎？”

“我看到他了。他也快回來啦。”

“我感到混身沒有一點力氣。心里老想，我的末日快到了。啊，上帝，但願別讓凱馬爾趕不上……”

“你拋開那種憂慮吧。凱黎木大夫已經使我放心了。我想他一会儿也要來的。瞧，這不是大夫來了嗎……”

“你觉得怎么样，莎米拉？”

“我要死了，大夫。我将不再烦扰您了。我已经给大家添麻烦添够了，我要把凯马尔和谢尔玛托付给您。凯马尔一个人孤苦伶仃。他有过妈妈，但被死神夺去了。他有过妹妹，但她也要离开他了。要知道，除了我和谢尔玛以外，再没有别人照应他。啊，上帝，凯马尔到底什么时候才回来呀？”

“你在说胡话，莎米拉。明天你就会好起来的。打起精神来，抛开那些恐惧的念头吧。”

“恐惧？可是我还怕什么呢？我敢向你发誓，亲爱的，我不怕死。我担心的只是凯马尔一个人生活将很艰难，过来，谢尔玛。请过来，我亲爱的大夫。你们俩一向爱护凯马尔……谢尔玛，让我单独和大夫待一会儿……请过来，大夫。我有遗言和请求，——我要在临死之前告诉您，您给我的帮助最多。您想了许多办法要挽救我的生命。我很快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不幸和苦难，我什么也没有看到过。我只是为凯马尔活着，但现在我成了他的累赘，我为哥哥难受，大夫，您能答应我以父亲的身份照应凯马尔吗？您也得照应谢尔玛，——我像爱凯马尔一样爱她。我时常希望她成为他的妻子。您促成他们的结合吧。也许经过一切灾难之后，他们会找到幸福的。请答应实现我的遗言吧，这样我死了也安心，别无所求了。”

“相信我，莎米拉，我会实现你的一切要求。不过你切不可失去恢复健康的信心。”

“别提我了，只要凱馬尔健康就好！把您的手伸給我，我要吻吻它。这是我为感謝您的善良行动所能做到的一切了。”

凱黎木医生向莎米拉弯下身子，慈父般地吻她的臉，不禁热泪盈眶。

謝尔瑪离开了病人和医生，跑到工厂去找凱馬尔。她老远就听到了喧嘩声和槍声，看到一群人在奔跑。

厂里的工人们罢工了，并闖入了經理办公室。政府委任研究工人要求的專門委员会什么事情也沒有做，同时物价又天天上漲，生活簡直过不下去了，人們餓着肚子。工人们忍無可忍，决定举行罢工和組織示威游行，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聞訊紧急赶来的保安队包圍了工厂，向游行群众开枪。有兩個工人被打死，十个人受伤，还有五十多个人被捕。凱馬尔給同志树立了勇敢的榜样。他从工厂的大門口向街上瞧了瞧，一眼看見了謝尔瑪，尽管在这緊張的時刻，他还是奔来迎接她。他这一望早已洞悉了一切。他从人群中挤出来，和謝尔瑪到了一塊。听说妹妹病危，他哆嗦了一下。凱馬尔和謝尔瑪一塊跑回家去，以便赶上跟莎米拉訣別。警察追逐他們。但是他們終于摆脱了追踪。这时，警察开始驅散那些尚留在工厂里的群众。



莎米拉一看到哥哥来了，她的暗淡的目光有了生气，她想把自己的双手伸给凯马尔和谢尔玛，但只是痉挛地抖动了一下，她的呼吸就停止了。凯黎木医生安慰这对悲痛万分的青年人，并在心里祝福他们结成终生伴侣，这正是死者盼望的。凯黎木医生决定找个比较适当的机会来宣布莎米拉临终时的意愿。

## 二

莎米拉死后的第二天，凯马尔坐在屋角里，满腔悲痛——昨天早晨他的妹妹还睡在这里，现在只剩下他孤另另的一个人了……一个人忍受着贫穷困苦，沉痛的心情折磨着他。突然谢尔玛慌慌张张地跑来了，凯马尔眼里含着泪说：

“你来看我吗？”

“这不是哭的时候，凯马尔，你得马上动身，离开这个城市。”

“怎么啦？”

“保安队要来抓你了，加法尔先生控告你煽动了昨天的示威游行。”

“我？难道加法尔先生单听一面之词就足够构成逮捕我的理由吗？”

“你别太天真了！走吧，不然你会尝到加法尔的厉害

的。昨天我們剛埋葬了莎米拉，我不希望你今天再關進監牢去。”

“我們到哪兒去呀？”

“世界大着呢！”

凱馬爾和謝爾瑪離開家後，不到五分鐘，警察便闖進來了。匆忙之中他們什麼也沒有帶。他們順路去看了下凱黎木醫生，告訴他出了什麼事情。這位忠實的朋友給了他們一些食品 and 十個里拉。他想到這對青年人面臨着嚴重的考驗，決定現在就向他們宣布莎米拉的臨終遺言：

“莎米拉在臨死的時候表示，希望你們結成夫婦，我本想等一個適當的機會向你們公開這個臨終志願。但為情況所迫，只好現在說出來。我知道你們會完全實現的。殘酷的命運給你們帶來了災難和流浪的生活。願上帝指引你們！你們像夫婦一樣擁抱吧，老天爺保佑你們。”

莎米拉的遺言使一對戀人的心充滿了愉快，他們擁抱了，緊緊地依偎在一起。後來，他們向凱黎木醫生告別，醫生目送着他們背影的遠去，一直到他們消失。

凱馬爾和謝爾瑪急急忙忙趕路，出城後，他們走進了一片樹林，借以避開人們的視線。他們決定在這裡休息一會。這對未婚夫婦成了亡命者。他們熱愛的那位姑娘的靈魂保護着他們，純潔的愛情把他們結合起來了。

“我對妹妹的忠忱表現在什麼地方呢，謝爾瑪？你想，我把她安葬後，甚至沒有來得及在她的墳墓上洒眼淚。”

“莎米拉和我們在一起，凱馬爾，我知道，你離開了城里，從獄卒的魔掌下逃脫出來，她的靈魂是會高興的。吃一點東西吧……看，醫生給我們什麼來着。”

“我不想吃東西，謝爾瑪。”

“凱馬爾，我知道，我們面臨着嚴酷的考驗。我們的道路將是很艱難的。但是我們將勇敢地去迎接一切危險，避免陷入惡徒們給你布下的任何圈套。你的生命很寶貴，凱馬爾，共同的事業需要你。而我……我要和你在一起走完這條道路……直到最後勝利。”

漆黑的夜里，兩個精疲力竭的旅人到达了扎塔爾村，他們扣了一座離村子相當遠的房子的門。一位衣着襤褸的老婆婆來給他們開門，她的滿是皺紋的臉上現出驚奇的神色。她問這兩個外路人在這樣的深夜來干什么。凱馬爾和謝爾瑪要求在她家借宿一晚，說他們不是本村的人，這裡沒有一個熟人。女主人很情願借給青年人一個安身之所，沒有問長問短，便把外路人讓到家里，並請他們吃一頓簡樸的晚飯。

凱馬爾和謝爾瑪一早就醒了。他們商議如何向老婆婆解釋他們到這個村來的原因。當然，她一定會問他們為什麼到這裡來。可是，凱馬爾和謝爾瑪怎麼能夠公開自己的秘密呢？

“早安，我的貴客。要不要多少吃點東西？”

“謝謝您的邀請，大娘！我們已經十分打擾您了！真

的，我們很擔心使您受累。”

“我們庄稼人是好客的。我家里的东西全是你們的，不要去想什么你們惊吵了我。”

“您對我們就像一位慈愛的媽媽一樣。我們現在告訴您，為什麼我們被迫來到這裡。也許您能幫幫我們的忙……”

“說吧，我親愛的姑娘，你使我想起了我的女兒；她在去年死了，當我一想到她，我的心就疼痛。她是我的獨生女，年歲和你差不多，長得和你一樣漂亮。啊，命運，你對我們窮人好殘酷呀！”

“我的母親真像您，但是，現在我既沒有父親也沒有母親了，並且連我自己都被人家趕出來了。”

“被人家趕出來了？你從哪裡被趕出來的？誰又敢把你趕出來呢，這樣美麗的姑娘？”

“我當然要把自己的經歷告訴您。”

“我聽你說，我的女兒。”

謝爾瑪把一切苦楚——自己的和凱馬爾的都原原本本地告訴了這位仁慈的女主人。謝爾瑪憤恨地敘述了工廠主的貪得無厭和國家統治者的不公道。

謝爾瑪最後說：

“他們硬說我們跨在戰爭的門坎上，因此工人們應該不分晝夜地勞動，製出更多的產品。假如他們是供給窮人和普通人們更多的商品，那我們便不會拒絕增加工作

時間了。但是，事實上老板所想的完全不是人民，而是自己的腰包；只想使自己的錢袋裝得更滿些。我們增加了布匹的生產，而棉紗漲價了。老板的利潤增加了，而工人們照舊受飢寒的折磨。您買這件衣服花多少錢？是十個里拉嗎？就算是這樣吧，假如不是工廠主和商人們的貪得無厭，它至多值三個里拉。為了抬高自己的商品價格，他們就利用謠言來宣傳戰爭迫近了。至於工人們貧窮到什麼地步，根本沒有人管——工人從老板的收入中分不到一個庇亞斯特。政府只關心大老板的利益，至於人民怎樣貧困，跟它毫無關係！”

老婆婆看了看凱馬爾，發現他眼里含着淚水。她抱住他，開始安慰他……

“止住眼淚吧，我的孩子。忍受命運的打擊，求老天爺保佑。你們在我這裡，就像在一座攻不破的城堡里。我們三個人一塊過下去吧。這間房子滿夠我們住的，況且我的住處又遠離閑人的眼睛。那些迫害你們的人，決計猜不到你們躲藏在什麼地方。我將保護你們免受一切災禍，只要我還有力氣，你們就挨不了餓。白天我給人家洗衣服，賺來的東西都是你們的。到我這裡來，孩子們，讓我吻吻你們，什麼也不要害怕。是的，上帝祝福你們。你們是夫妻吧？”

“我們在莎米拉死了之後才結為夫妻。過去我們是朋友，而現在是夫妻了。這是我們的妹妹的希望。”

“你們在这里很安全，我的孩子們，这个村子，你們看吧，离外面的世界很远。陌生人很少来到我們这兒，是呀，到这里来，正像你們亲身經歷的，不是一件容易事。我們村里的孩子們整天在街头玩。我們这里沒有学校，也沒有医生。政府在四年中間只有一次想起了我們——在选举議員的时候。为了使自己的候选人当选，它需要搜罗我們的选票。不过我們的选票不是搜罗的，而是收买的。这倒不坏；每个人都能由于自己的选票而拿錢。我們村子里有五十个选民。上次每張选票是五个里拉，这次甚至漲到二十个！……你們想一想，我們村子一下子就得到了整整一千个里拉。这对于我們，我的孩子們，真是过节日，是呀，我們再也知道有什么其他节日了。据說議員們是要為我們謀福利的。我听說，我們选的那位候选人名字叫加法尔，一个很有錢的人，是城里一家大工厂的老板。你笑什么，謝尔瑪？”

“加法尔，大娘，——这正是把我赶出来的那个工厂老板。就是他要把凱馬尔关在监牢里。加法尔很有錢，他的財富还在天天增多。他靠战争發了財。每天他都要在聖像面前祈禱，希望战争快点兒爆發，因为战争会使他的利潤暴漲許多倍。如果穷人們全都因为战争而餓死的話，那也不在他的心上。就像加法尔这类人还异想天开地把

子的选票。这就是說，他購買議員这个称号所花的錢，正是从我的身上和你的身上偷去的——他無耻地靠了我們的劳动，靠了你穿的衣服而發了橫財。这种人是和平的敌人，因为使他們發財致富不是和平，而是战争。既然这样，我們能指靠他們什么呢？他們以議員的身份頒布法律，这种法律只对他們自己有利。他們还說，好像我們是生活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他們，作为議員，是代表人民的。我們的人民受这些卑鄙的人統治，真是不幸！要是我們忍無可忍，請求他們對我們公正些，或者我們發出自己的反战呼声，这时候他們便指控我們是叛徒和暴动者，把我們抓进監獄；其实他們自己才真是叛徒，他們为了討好自己的主子——殖民主义者和战争販子，使自己的国家遭受烽火和掠奪！”

“我的女兒，我听你老是重复‘战争’这个字眼，莫非城里傳說真会有战争嗎？天呀，救救我們免遭这种灾难吧！看看我們的村子吧。在上次战争以前，这里有一千多人，現在不滿二百人了。有四分之一的农民餓死了，另有四分之一到美国去寻找幸福了，还有四分之一到城里逃荒去了。他們的房子現在都拆去了。居民們为了活下去，把最后的一些家具都卖掉。为了买一撮面粉，他們甚至把窗樞子都拆下来卖了。上帝，救救我們免受战争和它的灾害吧！那些煽动战争的人真該万死！……”

### 三

凱馬尔和謝尔瑪在扎达尔村的这位好客的老婆婆家里住下来了。白天她出去給人家洗衣服，用賺来的一点錢买点吃食，跟心爱的客人們分享。他們使她非常高兴，好像他們是她的亲生兒女。为了不致拖累女主人，凱馬尔和謝尔瑪想馬上随便找个什么工作。但是，他們所在的这个村子非常貧穷，做小工挣几个錢这种念头，連想都不用想。村子附近有一大片橄欖林，正好收获橄欖的季节开始了，为什么他們不利用这个幸运的机会，和其他农民一道去收摘橄欖呢？总能得到点什么吧！

“这是誰家的林子，大娘？他們能讓我們做一点收摘橄欖的工作嗎？”

“这个林子是屬於阿里—胡宗尼亞寺院的。我們这兒的人都去收摘橄欖，这样自己也能分得一份。誰采集了三十斗橄欖，就能得到一斗的獎賞，然后再把它卖掉。”

“卖给誰呢？”

“卖给寺院。”

“要是这样，請問問管事的，或許肯給我們一点工作做。”

“你們是城里人，不見得干得了这种活兒——这是重活呵。”



“没有关系，我們不怕任何困难，只要能养活自己。”

第二天，凱馬尔和謝尔瑪跟老婆婆一塊去找管事的。那年的橄欖丰收，管事的正需要人手，因此他接受了凱馬尔和謝尔瑪去工作。凱馬尔和男人一塊搬运橄欖到榨油机那里去。謝尔瑪和采果小組的女工們一起走了。他們打算兩人一天能够掙兩斗橄欖，然后把它按半个里拉的价格卖给当家的，用这些錢买四个燒餅和一些其他零星东西。

凱馬尔和謝尔瑪在村子里的出現，对村民是一件大事。因为他們很少有机会看到生人。这对爱好劳动的外路人，很快博得了农民們的喜爱。他們开始經常来訪問老婆婆的住处，很滿意地傾听凱馬尔和謝尔瑪講述城里的生活。

有一次，阿布·賽德詢問他們来的那个城市离美国远不远。阿布·阿里福羡慕他們能知道世界是个什么样子。烏木·馬斯富特想了解他們是否知道她去年离开村子的兒子馬斯富特的消息。烏木·佑尼絲問他們能不能医好她的孙子的病：他已經三岁了，还没有一点气力站立起来。

凱馬尔和謝尔瑪热爱村民，很快就跟他們建立了友誼，并决定帮助这些新朋友打开他們对生活的眼界。农民們这种原始的生活，引起了凱馬尔和謝尔瑪的同情；这对青年人也沒有掩飾自己对專制暴君的憤恨，这些暴君

長久以來一直使普通的人民處於愚昧和奴隸的狀態。

扎達爾村跟其他村子一樣，既沒有學校也沒有醫生。可是這裡有一座教堂，每逢禮拜天農民們都到這裡來，最虔誠的信徒則連一天也不間斷。他們在這裡祈禱和領受本村神甫的祝禱。牧師向農民宣講教義關於，說今世要溫順、馴良，天堂生活怎樣美妙，教導人們順從政府和任何一個長官，並多方證明靈魂比終將死亡的肉體有着無比的价值。在人間、在悲痛的塵世里遭受不幸的窮人，將在來世根據各人的品德得到報償。在那裡沒有悲傷、沒有憂慮、沒有飢荒、沒有疾病，只有從腐朽的肉體中解脫出來的永久的精神上的安樂。

凱馬爾和謝爾瑪在村子里住了二個月之後，鄉村神甫發現，祈禱者每個禮拜在減少，而有些信徒，特別是青年人，開始問他一些以前從未提到過的問題。

“告訴我，神父，難道為了將來能升天堂，我們應該一輩子過着貧窮的生活嗎？”

“達哈達哈老爺和他的夫人每天坐汽車從老遠到上教堂來懺悔和領聖餐，他們生活得像國王，不知道什麼叫做災難。如果他們有錢人不管怎樣總得下地獄的話，他們又何必自找麻煩，來教堂又禱告又懺悔呢？是不是所有的富人都注定了只配下地獄呢？”

“我的鄰居昨天死了，因為沒有醫生，否則一定會治好的。你以為，神父，現在他是否在天堂里作樂呢？”

神甫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他引用了聖書，指導人們領會教誨性的箴言，領唱聖詩，警告他們不要提出不潔淨的問題，並且只能以万能的上帝的聖經中所說為限。同時，熱心於自己義務的神甫，把所聽到的和所看到的報告了宗教當局。於是許多老練的教士日益頻繁地到村子里來傳教，企圖把信心不堅的村民引上正路，杜絕他們的怨言，使他們回到信仰的懷抱里來。能說會道的傳教士開始主持白天的和晚上的祈禱儀式，在這些祈禱儀式上，他們闡釋上帝的箴言，號召皈依上帝，贊揚人的靈魂，將人的世俗和罪惡的肉體與神聖的靈魂對立起來。

“靈魂不死，我的孩子們，肉體會腐爛，蛆蟲會把它吃掉。一個人降生人間不是為了別的，正是為了死後的永生。肉體的飢餓可以換來精神的溫飽。不要怕死，因為死後你們將享受安樂……”

可是跟宗教集會相反，在老婆婆家里時常舉行完全是另一種形式的集會。聚集在這裡的人貪婪地聽凱馬爾和謝爾瑪講話，他們兩人不倦地解說着：人有权在世界上過幸福的生活；應該按勞取酬；愚昧無知的處境使那些由於生活優裕而受到教育的富人奪取了統治人民的權力。詭計多端的富人無耻掠奪勞動人民，榨取工人和農民的全部血汗。

聽眾向凱馬爾和謝爾瑪提出了許多問題，這些問題說明了他們的樸實和天真。凱馬爾和謝爾瑪回答他們的

时候,力求做到使一般人能十分清楚懂得解答的意思。

“据说造物主对我们穷人比对达哈达哈老爷还要爱护,为了博得上帝的欢心,应该安于自己的命运,不要埋怨穷苦,这话对吗?”

“向你们说这些话的传教士,不过是达哈达哈老爷的雇工。他教训你们安于贫困生活的目的,是好让你们驯顺地听从富人的驱使。传教士能从达哈达哈老爷那里得到报酬。”

“但是,据说是造物主把人分成富人和穷人的,难道这话也不是真的吗?”

“人生来是平等的,任何人没有奴役别人的权力,富人之所以富起来,只是因为他们掠夺了别人,强迫别人为他们工作。”

“这么说,如果我们劳动,我们就有权和富人一样生活吗?”

“不,你们有权比他们生活得更好,因为从事劳动的不是他们,而是你们,他们只是不公道地从你们手里夺去你们劳动的果实,坐享其成。”

“孩子,你会看病吗?我有个女儿叫沙吉亚。年轻的时候,嫁给一个外国人,他是上次战争时的一个兵士。她婚后生了三个孩子。以后丈夫抛弃她回国去了。她曾在城里干了三个月活,后来回到了村里,她和我们一块采橄榄。但是她的儿子索索生病了。我们熬了橄榄叶汤给他

場，因為達哈達哈老爺告訴我們，說這可以治病。但是他死了，這可憐的孩子，難道一個軟弱的女人能夠靠採橄欖的工錢來养活三個孩子么？你是不是認為橄欖葉湯使我的孫子中了毒呢？這孩子真像蘋果一樣可愛！達哈達哈老爺說，索索害的是瘧疾，他說他兒子也得過這種病，但是治好了。而我們的命運呢，孩子，是接二連三的災難。”

“為了醫好他自己的兒子，達哈達哈老爺做了些什麼呢？”

“他把自己的兒子送進城里的醫院。醫院是什麼呀？”

“醫院是一座病人住的房子。在那里有醫生看病，有護士照料病人。”

“但是，這不用說是要化錢的，我們可哪兒有錢？達哈達哈老爺說，橄欖葉湯足能治好索索，可是可憐的孩子死了。”

“為什麼達哈達哈老爺不用樹葉湯給自己的兒子治病呢？”

“我們是命該如此！這是造物主的意旨，但願上帝賜福。”

“你的女兒和孫子如今在哪兒呢？”

“索索死了之後，沙吉亞不願再留在村里了，她大概回城里找工作去了。”講述這件事的老婦人沉痛地嘆了一口氣。

經過在老婆婆家這些晚間的談話，在農民中間，特

別是在青年人中間產生了一種使地方當局和傳教士十分不安的情緒。地方當局和教士責怪老婆婆，說她的家變成了反宗教和進行叛亂活動的巢穴。他們勸她丟掉這種活動，如果她還想保持好的名聲。但是，村民們真心誠意地敬愛凱馬爾和謝爾瑪，把他們當成善良的傳道者。農民們每天焦急地等待着天黑，儘早聚集到老婆婆家裏聽他們講話。

地方當局和傳教士，不久就相信自己不能制止村民跟凱馬爾和謝爾瑪的來往，於是轉而採取威脅手段，說要開除老婆婆和那些到她家裏去的人的教籍。可是，他們發覺這種辦法也不中用，實行威脅實際上也是一種冒險，就想出了另一套詭計，決定請求民政當局和警察機關從村裏趕走這兩個在和平居民中散播混亂和糾紛的外路人。既然地方官獲得京師統治者的威望和尊敬，這個計劃也就預兆着成功。

#### 四

這一年的橄欖是難得的好年成。橄欖樹雨露滋潤，橄欖果榨得出大量純淨的油。油坊不分晝夜地開工。採果工人把採下來的橄欖在地上壘成一個個堆垛，搬運工人把它們送到油坊，那兒的工人們榨了油，運到倉庫待售。

橄欖油今年的價格上漲了。出口公司的代理人向地

主收購橄欖油，輸往國外。國外爭先恐後地在搶購商品，以防萬一戰爭爆發也有物資儲備。戰爭逼近的謠傳塵囂日上。去年，一公斤橄欖值一里拉，今年却漲到二個半里拉。這片林子，去年收穫了一千噸橄欖，今年增產了一倍。林主的收入也就增加了好幾倍。

這片橄欖林一半是寺產，另一半歸達哈達哈老爺和族長達哈斯及其堂兄弟所有。早先，有幾小塊林子是屬於個別小業主的。但今年春天，由於物價飛漲，他們為了養家活口，不得不將這些小塊林子整個出賣給大地主。橄欖的丰收和橄欖油的漲價並沒有給工人帶來什麼益處。短工的工資照舊是一天一里拉，可是這一里拉又管什麼用？親手採橄欖和榨橄欖油的農民不得不按黑市價格從包買商手中買油。戰爭臨近的謠言不息，使食品也漲價了。扎達爾村的橄欖林主們，除了他們庫存的橄欖油之外，也抱怨百物騰貴。戰爭給窮人帶來多少災難，又給財主、生意人和奸商們帶來了多少好處啊！

有一天短工們到林子里採橄欖時，管事的對他們說，他們獲得了橄欖油的大宗的定貨，為了完成這些定貨，他要求全體工人加倍努力。他說這種有利可圖的定貨，遠不是每天都會有的，而歐洲各國的工廠又堅決要求迅速交貨；它們迫切需要這種有價值的原料。

“今天就看你們的了，伙計們！請幫忙滿足我們主顧的需求，這對於我們和我們的國家都是必要的。對，讓上

帝保佑你們吧！”

管事的对农民們这样說，是企圖燃起他們的劳动热情。阿布·馬斯烏特接下来說：

“好吧，我們尽力做吧，管事先生。但是我們希望您加我們几个工錢。”

“这种对橄欖的猛烈需求，阿布·馬斯烏特，不会是持久的。你們找不到工作的时候，我們維持过你們的，那么在这段不長的时间里，你們該支持我們了。”

“可是，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你們將得到巨額利潤，既然如此，难道我們就沒有权利分到一点嗎？”

“啊，你真会打算盤，你真能干，阿布·馬斯烏特！要是照你的意思，你会把繩索套到我們脖子上，再亲手勒紧！不过，我們何必爭論呢，如果你們好好工作，季节过后，是不会亏待你們的！”

在工人們中間，有人噓噓地低語表示同意。

“会給我們补貼……我們不会吃亏的……加一把勁干活也不賴呀……”

最后，管事的高声喊道：

“別耽擱了！看在上帝的分上，你們开始工作吧！”

短工們开始采橄欖，管事的寻思着自己和工人們的談話。

“如今这世道大变了，誰也不滿足自己的命运，甚至連短工也提出了要求。他們盤算着我們的利潤，要不是



我們，他們可早就餓死啦——他們上哪去找工作？窮人一有飽飯吃，他們就會忘恩負義和厚顏無恥。上次大戰時他們都想吻我們的手和腳，只求掙一小塊面包，而現在用一塊面包已不能吸引他們了，他們已經知道了自己的價值。如今事情可難辦哩！阿布·馬斯烏特和像他那樣的人，也懂得沒有他們是不行的。但為什麼他們會這樣聰明起來呢？很明显，一定是那兩個不知從哪兒漂到村里的壞蛋啓發了他們。一定是他們腐蝕了人們的思想，破壞了我們這裡的風俗。以前誰聽說過姑娘們敢直望着青年人的臉，太陽落山後還敢從家裡出來呢？現在邪惡還沒有扎下深根，得趁早把這兩個外路人攆走。今天晚上我就去找主人，把這一切情形向他報告，必須由他插手來管這件事情，對，得由他來管！”

夕陽西下，農民得到管事的許可，開始離去，在傍晚的空氣中傳來了他們嘹亮的歌聲：

噢，光明的日子，你何時來我們這裡？

噢，黑暗的日子，你永遠離開我們，——

是你給我們帶來痛苦和不幸，

使人衰老憔悴。

難道我們不會有光明的日子？

難道只有死才是我們的安慰？

活下去一天比一天困難。

噢，上帝，哪還有力量忍受一切屈辱！

哪里有正义，你的威力又在哪里？  
朋友們，我們哪一天才能幸福？  
我們的面包浸透了窮人的鮮血，  
人民的命运一向是受苦受难，  
沉重的枷鎖压得我們一生直不起腰板，  
如果只有鮮血才能洗刷苦难，  
为了获得自由，我們不怕流血！

## 五

农民各自回家了，寂靜籠罩着扎达尔村，教長的宅第里挤滿了信徒；他們来表明自己的虔誠并求賜訓示。黑夜降临大地，教会領地上的各厅堂和花园里灯火輝煌。教長是个年迈的人，他担任这个高級教职已經二十五年了。人們有了任何困难，都来求他解决。只要力能所及，他总肯帮忙，比如說，有人想在政府里謀个差使，呈請提携；有人由于土地問題和鄰居兴訟。教長对爭論的处理，双方总是毫無怨言地接受。

这位教長的私宅，常有社会各界人士来造訪，有錢人送禮来，穷人求恩惠，有人想結婚，便来請求祝福和允准。那些被法庭傳詢的人，就想弄一封教長給法官的介紹信。甚至連政府也力求取得这位高級宗教人士的好感。官吏們得到教長的信任，自己的地位也就巩固下来。在这个州

里，如果違反了他的意志，隨便什么事都干不成，議員不會當選，道路也修不起來。在整個阿茲—扎夫拉尼亞區內只有他一個人說了話算數。全體居民都得絕對服從他，只有他一個人有權處理地方上一切大小事務。他既是宗教的也是世俗的主宰，管轄着境內全體居民、他們的財產、他們的生活資料與思想。政府也很怕他在州內的巨大影響，對他的一切願望一一予以實現，這樣一方面加強了他的權力，同時也保證了居民順從政府和政府地位的穩定。穩定的局面，這正是各個政府所渴求的，為了這一點，它們對一切傷天害理的勾當可以置之不問。

管事的來到教長私宅的時候，教長正在處理世俗事務：調解訴訟。主教臉上很少有笑容，經常含着愠怒。他在大廳里來回踱步；他不坐下來，其他人也全站着表示敬意。

“沙特議員在哪兒？”

“我在這兒，教長。”

“難道我沒告訴過你嗎，哈塔爾的案件應該馬上了結？哈塔爾每天進城，却毫無結果，沙特，我們讓你當議員是白當了嗎？”

“請原諒我，教長，我到有關機關去過二十次了。那裏說是哈塔爾無理。政府掌握的每個證據都不利於哈塔爾，而有利於他的對手席依旦。”

“這就是你的理由嗎？這一切情形我自己還不了解？”

你胡說些什么，沙特？你要讓我为了这点小事情亲自进城去嗎？你明天早上就給我进城去找那个机关的長官，或者找他的上司也行，要求把案件处理得对哈塔尔有利。你告訴那个長官，如果他們不考慮我的意見，那我知道今后該怎样对付他們的。”

他帶着鄙夷的神气，对議員扭过臉去，轉向另一个來訪者說：

“欢迎部長閣下。我覺得您成了一位真正的政治家了，換句話說，您学会了撒謊。从您答应任命我們的达夫崗为警察中士，阿布·謝里木当巡捕到現在已經兩個月了。我們的林地上每天丢失橄欖。上星期看守人逮住了五个小伙子 and 五个姑娘，他們偷树上的橄欖。現在橄欖的行情很高，哪怕是很少一部份收获落到小偷的腰包里，这种事情能够容忍嗎？小孩，去把管事的叫來。”

“是，教長！”

“管事的，你向部長大人报告报告你那里發生的事情。”

“教長，您所提到的情况，只是其中的一小部份而已！村子里的敗类都在偷橄欖，有些个惡棍我們已經抓到了。連那些采果工人也在偷我們的，虽然只是一点点兒，但不管怎样总是偷吧，这里一点兒，那里一点兒，加起来可就多了，大人。”

教長和他手下管事人的不滿，立刻引起了部長的注

意，他答应派精明强干的人来加强扎达尔村的警察工作，这正是教長所盼望的。然后部長請求允許他离开，告別时吻了吻主人的手。

部長走后，管事的对教長說：

“我的主人，有件要紧的事兒……”

“說吧……”

“村子里确实不太平。居民中間出現了叛乱的情緒。昨天他們找我提出了橫蛮的要求，这是我过去从沒有听說过的。他們要求增加工資，說是我們强迫他們干活比以前干得多了。您想，工人們竟然开始計算林子帶來多大收入，并要求分紅。的确，我的主人，他們變得很無耻了。今天我曾和他們發生了爭執，費了很大的口舌我才說服他們繼續工作。您听听他們晚上下班回家唱的是什麼吧。在歌子里他們老是重复着‘压迫’，‘不幸’，‘死亡’，‘鮮血’，和諸如此类的其他詞兒。当我扣住在衣服里夾帶了一堆橄欖果的哈莎姆时，她便高声嚷起来了，說工錢太少，为了养活孩子們，因此拿了点橄欖。我向来是好言好語的警告他們，劝他們安靜下来，不然我要把一切报告您教長，您将严厉的懲罰他們。教長，情勢确实日益危險。对农民們已經不能再相信了。我認为，他們的情緒，是从名叫什麼凱馬尔和謝尔瑪的兩個人到村里以后才改变的。村里人每天晚上去听這兩個外路人的胡謔乱談。就是他們教會了扎达尔村的老乡議論权利、法律和压迫。过去他們

拜倒在您的面前，現在他們完全失去了对上帝的敬畏！  
……”

“原来是这样！……劳奴斯神父跟我談过一些。显然，傳教士們沒有把事情办好，要把这两个外路人从村里驅逐出去，我們不准他們扰乱民心。我們的居民一向以温和純朴，忠誠篤信，馴良謙遜著称。对，要把这两个外路人驅逐出去，趁他們還沒有在我們的兒女們中間播下不馴服情緒的种子，沙特先生！”

“是，教長！”

“我要考驗你一次，沙特。明天早上你到警察局長那里去一趟，要他派兩三个人到这村子来，把那兩個在村子里散播毒素的外路人赶走，你用我的名义跟他講：政府不應該准許在居民中間傳播自由思想，特別是在老百姓中間；你告訴他，这两个外路人在居民中間散播不服从政府和我們繼承下来的法律的情緒。他們唆使人民違抗我們的命令，你告訴他，我們很不滿意，竟有来历不明的外路人鑽进村里来，破坏我們多少年心血建立起来的一切。你跟他講，人民應該有善良的風俗……我們不希望有什么其他的观点傳播，除了我們贊成的之外。告訴他，我們对朴实神聖的人民負有責任，政府不應該讓任何人妨碍我們保持人民的安宁和知足，我們自己知道什么是权利、正义以及諸如此类的概念。我們关心我們人民的生活，关心他們的生計，关心他們的福利和命运。當我們看到人們遭

受不幸的時候，我們就痛心，一年里我們沒有一天不給他們恩惠和救濟。管事的會告訴你，去年我們為病人，孤兒和窮人捐了多少錢。可是我們沒有力量做到沒有一個孤兒，也沒有力量反對死神。這是上帝的意志，這是人類的命運。上帝在考驗自己的子孫，誰也不敢懷疑他的至仁的智慧。這兩個陌生人在我們村子里傳播的異端邪說，對於我們，對於我們的信仰，我們的財產，是非常危險的。把我的願望轉告給局長：一定要在明天把這兩個暴徒驅逐走。要是他們繼續呆在扎達爾村，我就要他對這一切危險的後果負責。村里人自古就受到我們的祝福，我們不想使他們失去這種祝福。他們應當依然純朴，信教和謙遜。滿足於那些已有的東西，這就是最大的財富。這些偽善者，在人民中間宣傳的那種叛逆學說會使人民失去已有的這些寶藏。我們對人類、對他們的一切事情和他們的命運負有完全的責任。至高無上的真主賦予我們領導他們的事情的權利，他們必須服從我們。你懂得了嗎，沙特？就在明天，決不能再遲了，必須把這兩個擾亂安寧的人驅逐得遠遠的。要把他們逮捕起來，科以冒瀆上帝之罪，把他們關進監獄里。”

這次會晤後不到一晝夜，凱馬爾和謝爾瑪在警察的押送下離開了扎達爾村，這些警察是特地派來執行教長的命令的，他們按他的意志辦事。村民們送別凱馬爾和謝爾瑪時依依不捨的情景十分感人。人們愛戴他們，跟他們

也相处得熟了。在这段时间里，农民对许多事物开了眼界，这都是从前所不知道的，也是宗教和世俗当局不让他们了解的。当消失在道路拐弯处之前，被驱逐者停了下来，最后一次望了望共同生活了三个月的朋友；这些朋友挥着手帕，离开这两个亲爱的客人使他們很悲伤；不知什么样的命运等待着这两个人。

## 六

沙吉亞把自己的兒子索索埋葬在村边的曠野里。此后她的处境变得真正难以忍受了。她的神志錯乱，好像死神的陰影左右不离，企圖夺去她其余两个孩子。瘧疾使索索瘦弱不堪，最后夺去了他的生命。沙吉亞非常貧困：每日的工錢甚至还不够买六个燒餅。村子里沒有药。橄欖树叶湯，看来根本不能医治瘧疾。老乡們的同情，教長給的一点兒施舍物，也不足以使她不为明天担憂。一个兒子已經离开了她，誰又能担保她的其余两个孩子的命运不这样悲惨呢？不，在这个村子里她没有什么可指望的。她是否到別处去寻覓較好的命运，还是，也許回到城里机会較多一些？回到加法尔家帮佣，糟蹋自己的清白，換得孩子們的幸福？但是在扎达尔的草原上埋葬了她的半个心——怎么能离开呢？

沙吉亞起了自杀的念头，如果她死了，就将跟兒子一



起永远安息在一个墳墓里。但是还有两个孩子怎么办呢？可不可以先把他们毒死，然后自己再服毒，全家安息在一个墳墓里呢？

不幸的女人每天到索索的墳地去。她觉得掘墓人在給她的孩子准备第二个墳墓。她全身起了一阵神經質的战栗。当她从麻木状态中清醒过来后，她向孩子們这样說：

“不，我永远不讓你們死去，我的小乖乖！我要把你們帶到天涯海角。我要和你們一塊兒逃出死亡。我要尽我的力量拯救你們。上帝啊，保佑我走完这条充滿困难和危險的道路吧。不，我永远不会离开你們，我亲爱的孩子們！如果生活要抛弃我們，而命运又殘酷，那我就起来和命运本身作斗争。我可以为你們牺牲自己，只要你們活到美好的时代，那时候每个人都受到重視，他的人格也受到尊敬。你們会活着，我的孩子，要是我死了，你們把我和索索葬在一起。”

有一天早晨，沙吉亞領着自己的孩子走到索索墳前，自己跪在墳堆前面，讓兩個小孩子也并排跪下。她向死者說：“我們最后一次来看望看望你。我为你的弟弟和妹妹的生活担憂，因此不得不和你分別了。我把我的心分成兩半：一半給你留在这里，另一半是屬於他們的。但是無論在什么地方，無論到哪里，我会悼念你的，我的亲爱的。我是領着你們三个到这个村子里来的，失去了你，真使我痛

苦極了。我要帶着你的妹妹和弟弟离开这个村子，逃避灾难。我把你托付給上帝了，索索！”

說到最后几句话时，沙吉亞暈了过去。两个孩子吓坏了，只当她死了，痛哭流涕地拉着她，抱住她。这是一个十分悲慘的景象：在这样的清晨，在这荒無人烟的地方，周圍是一片死一般的寂靜；这一切使这个景象显得更加淒涼。不幸的母亲苏醒后，把孩子拥在怀里，不断地亲吻他們。三个人一塊悲痛地哭着。后来她拉着孩子們的手，慢慢地走到了路上，她就在門口和女鄰居告別，帶着孩子們离开了村子。村子里只有这个衷心热爱她的女人知道她走了。

半夜里，沙吉亞精疲力竭地和孩子們到达了城里。她去自己从前的女鄰居拉底法的家敲門。那个女鄰居看到沙吉亞的样子很吃惊，問还有一个孩子哪里去了。拉底法听了悲痛的消息后，开始安慰这夤夜來訪的客人，但是又有什么能安慰失去兒子的母亲呢？拉底法把孩子們抱在怀里，溫柔地吻他們，讓他們吃飯。但沙吉亞不肯吃东西。

兩個女人整夜沒有睡。早上沙吉亞請女鄰居照顧一下孩子，她要去見米聶夫人，請求她帮助找个工作。

沙吉亞在花园里碰到了米聶夫人。她老远就看見了沙吉亞叫她。

“你出了什么事，沙吉亞？你打哪兒來呀？”

“我从很远的地方來的，米聶夫人，我离开了埋葬我

兒子索索的墳墓。”

“怎麼啦？難道這可憐的孩子死了嗎？……”

“是的，夫人，他死了，現在我正為他的弟弟和妹妹擔心哩。他們不也有可能由於瘧疾和飢餓死去嗎？我回到城裏來，想在這裏尋找比橄欖葉汁強一些的防治肚子飢餓的藥和防治瘧疾的藥。”

米聶從家里包了一包食物，交給沙吉亞，並安慰這個不幸的母親，肯定地說一定給她找一個適當的工作……

## 七

當第二天沙吉亞找米聶夫人的時候，米聶很高興地接待她。

“加法爾議員答應再雇用你。他現在當了議員，很需要一個人幫他管理家務。他那里一天到晚有客人來，如果他當上了部長，——這是他盼望的——那他的家里的客人會更多。一個位居顯要的人，總是受到注意的，更不用說是部長啦！昨天參加他的招待晚會的，有全體官員、所有的外國大使，還有優雅的夫人。我生平還沒有見過比這更豪華的宴會呢！香檳和各種酒類像河一樣在流。上了許許多多阿拉伯式的和法國式的菜……這兩天他就給最後答复。我想他會同意的，你應該別辜負我的努力。孩子們怎麼樣？”

“他們很好，米聶夫人。他們累乏了，整整睡了一天一夜。不能在紅十字會里給我找個位置嗎？”

“紅十字會里沒有付酬的工作。在那里工作的人，都是慈善家，或者是從顯貴門第出身的人，請信賴我吧，沙吉亞，我不會不管你的，一定使加法爾兌現他的諾言。這點錢是給孩子們的，拿去吧。”

沙吉亞昏昏沉沉地回到了拉底法的家里，在那次事件發生了之後，她不願再回到加法爾家里。倘若米聶夫人知道全部底細，大概她會另找個地方，是不是告訴她呢？不，也許沙吉亞自己能夠找到工作，那樣她就能把秘密存在心里。

“拉底法，我只要勞累你兩天。我要去找工作。幫幫我的忙吧，我會永遠感激你的。”

“沙吉亞，你是我的朋友和姊妹，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天下窮人骨肉親。去吧，親愛的，願上帝保佑你！”

沙吉亞跑遍城里尋找工作。她走進若席夫先生的家里，因為聽說他要找個保姆照顧孩子。接待她的是若席夫的妻子。她听了請求之後，起初同意了，但後來想了想又變了卦，拒絕不用了。借口說沙吉亞是有兩個孩子的寡婦，而她想雇一個沒有孩子的女人，能專心一致地照管家務。

“你不可能在我們這裡工作，沙吉亞，我們的條件是：女僕要白天黑夜都在我們這裡，而你是有孩子的！”

“太太，我能够天一亮就来，留到深夜回去。我将等你们的孩子们睡熟了才走。”

“夜里孩子们可能也需要你，要是有什么孩子突然病了，那时候，谁在夜里照顾他们呢？我和我的丈夫又差不多每天晚上都不在家里。”

“上帝保佑，如果有什么事情，我就留下过夜。”

“你没有那么多精力，沙吉亚。你不可能分心同时照顾自己的和我们的孩子。”

沙吉亚就这样无结果地走了，她发现，因为有两个孩子，她找不到个做仆人的位置。既然这样，她也许能在工厂或成衣店里找到个工作吧！

她走到阿里—阿姆德区的一家织绸缎和成品的工厂门口敲门，向看门的打听经理能不能接见她。

“你找经理干什么？”

“我想进厂作工。”

“每天有几十个男人和女人来这里，都是为了找工作。我想是找不到位置的。”

“能让我跟经理谈谈吗？”

“等一会，我给你问问去。”

半个钟头后，看门人回来，说，经理是个和蔼可亲和宽宏大量的人，他请她到他办公室去。

“早安，先生。”

“您有什么事情？”

“我是找工作的。我会讀会写，并会一点法文。”

“那末您想找个什么样的工作呢？”

“任何工作都行。我有两个孩子，我要养活他们。”

“我们这里的薪金很低，可能不够三个人用的。到处風傳战争临近，使我们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我不得不尽量縮减开支。我们甚至必須解雇一部份工人。”

“随便多少薪水我都同意。我只希望我的孩子们不挨餓……”

“况且，政府頒布了法律，按照这个法律，除了工資以外，还必須發給工人补助金。政府似乎想使我们工厂倒閉。但是，到那时候全体工人又将怎么办呢？”

“我不想知道这样的法律。求求您，接受我在这里工作吧。”

“大家都是这样說，而一旦工作到手，便起来暴动反对我们，举行罢工，示威游行，要求奉行这个該死的法律。不，不，我的鱗鱗，我这里沒有您做的工作。我们现在宁願雇佣沒有孩子的人。我們必須尽量設法节省資金，以防战争爆發。不然，我们会破产的。”

沙吉亞灰心喪气地离开了經理。难道孩子就是一切灾难的原因嗎？可是，大家不是說，孩子可以美化生活。那么这算什么世界，如果每个劳动者都被剝夺了享受这种快乐的权利？

最后沙吉亞決定到“列米·摩登”大縫紉厂去試試。

但那里也拒絕了她，說她不是裁縫，說工厂所有的主顧都是風雅的貴族，而女工也大多是巴黎人或在巴黎學過裁縫的，都具有雅致的鑒賞力……

整個世界在沙吉亞的眼里顯得很灰暗。她怎麼辦呢？怎麼生活下去呢？在一條街上她看到了一塊招牌：“醫院”。她走了進去，請求允許她和院長說幾句話：

“能給我找個工作嗎，先生？”

“您是護士嗎？”

“不是，可是一切需要做的事情我都能做。”

“請您相信，親愛的，危機對我們醫院的影響比任何其他部門都厲害，戰爭近在眼前，物價上漲，而且無限制地在漲，很快連我們自己都得出去另找工作。外國人開的醫院在排擠我們，政府還幫着他們讓我們倒霉，需用的一切東西，他們都從國外免稅運來。我們還得納巨額的稅，仿佛我們在販賣藥品似的。外國人在這里喧賓奪主，他們要窒殺我們，政府却幫助他們。”

“這就是說，不能給我找到位置？”

“非常抱歉，我的姊妹。”

“請您原諒我。”

沙吉亞敲了許多人家的門，但都敲不開。她在二十多個地方提出了當幫工的請求。有些人家對她婉言謝絕了，有些人家則帶着譏笑的口吻。是的，有孩子的母親不用想找得到工作。啊，假使能有人幫助她把孩子們安置在學校

里或孤兒院，那就好啦。但是，這要有勢力的人物才行，一個孤苦伶仃的女人，又上哪兒去找保護人去？

有一天晚上，沙吉亞像往常一樣奔走了一天回到家裏，拉底法告訴她，明天米聶夫人早上想見她。

## 八

“你還沒有找到工作嗎？沙吉亞？”

“沒有，我的太太。我走遍了全城，到處白跑。看來，我命里注定了要受苦，米聶夫人。不聽命運的支配是不行的。”

“加法爾議員昨天來過我這裡。他決定雇你作女僕，今天下午四點鐘你到他那裡去吧，他等着你。”

沙吉亞臉色發白，各種思緒像旋風一般在腦子里亂做一團。剎那間她回憶起了在加法爾的家里度過的那些日子。加法爾裝病……他想逼迫她失節……他的接吻……他塞進衣服里一卷鈔票……

“你怎麼啦，沙吉亞？”

“沒有什麼，米聶夫人。像我這樣的人，真的，倒不如死了好。”

“你為什麼說這樣的話呢？你走運了——你將在加法爾的家里幫工，他是財主，又是議員。也許明天就当部長，且不說他還沒有結婚。在他家里沒有女主人約束你，只要



你善于博得他的好感，那你就是一個全權的主婦。加法爾四點鐘等你去。”

沙吉亞心煩意亂地走了……

“有個女人想見你，老爺。”

“讓她進來。”

沙吉亞的改變，很使加法爾吃驚。以前她丰满、迷人，有着靈活的大腦和明亮的眼睛。現在，她突然出現在他的面前，顯得憔悴、萎頓，茫然失措的樣子。雖然沙吉亞的外表引起了他的憐憫，但在他的靈魂深處依然隱藏着情欲。

“我從米聶夫人那里知道了你離開這里以後發生的事情。不用說，這些悲慘的消息，使我非常難過。我希望，你現在該懂得：那時你固執己見是多麼錯誤。可是，我還是對你有好感。你現在的命運實在使我悲傷。我準備把過去的一切忘掉，重新讓你擔任從前的職務。真的，我現在是議員，因而需要更多的僱人——因為我必須舉行晚會，接待自己的選民和許多求托的人。但是，我要給你個特殊的地位。你將做我的所有僕人的頭目。至于你的孩子們，我要把他們送進學校。這對於我說來不費什麼事——只要向部長說一聲就行了。我在第一層樓里給你們全家分出一間單間的房間。你將一個月淨拿五十個里拉。孩子們需要穿衣吃飯，他們應該上學念書。別人會羨慕你，向你討好。你可以馬上開始工作，你將發現我是你最可愛的和最親近的人。”

加法尔站在沙吉亞默默坐着的安乐椅旁。他講完話，握住她的右手，并抓住左手肘把她拉近自己。沙吉亞感到今天的加法尔依然和从前她知道的加法尔一样，没有什么改变。

在回家的路上，种种憂慮控制着沙吉亞。

“明天我將同生活进行新的殘酷的搏斗……不知道我的斗争什么时候才能結束，也許这种斗争將繼續到死去。我曾为幸福斗争过，但遭到的是不幸。我曾同飢餓和貧困斗争过，但它們都比我厉害，夺去了我的心目中最高貴的寶貝。我堅強地耐性地忍受了命运一切凶險的打击。啊上帝，一个弱女子又有什么办法可想呢？我已經沒有力气了……但是我要为孩子们奋斗……那末，难道……女人就是玩物嗎？……这多么無人性，多么殘酷啊！”

她回到了拉底法的家里。这时小莎米亞躺在草垫子上。孩子發瘧疾了，拉底法很关心地照料她。为了制止寒顫，她給女孩子盖上了一堆破布——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拿来了。

“我的女兒怎么啦？”

“別害怕，沙吉亞，瘧疾很快就会过去的。养大一个孩子真不容易，我的朋友。明天我們給她服奎宁，她就会好起来的。”

“哎哟，又是瘧疾——这該死的病。它又跟随我到这兒来了。在扎达尔村它夺去了我的索索，在这里又想夺去

莎米亞，我真苦命喲！”

“莎米亞不會有什麼危險的。這是由於天氣變化。明天我們給她服奎寧，她就會好了。”

“這麼說，不光是橄欖葉汁能治療疾羅？可是我們從哪兒去弄奎寧呢？”

“我馬上去找米聶夫人。紅十字會對那些買不起的人免費給奎寧。”

一小時後，米聶夫人來看沙吉亞和她患病的女兒。

“米聶夫人，莎米亞會死嗎？”

“放心吧，沙吉亞。我們區里許多孩子都發了瘧疾。紅十字會最知道用什麼藥來治這種毛病。我們的該死的市政府什麼事情也不做。我的丈夫主張把它撤換，加法爾議員已經答應他委任新的市政府。莎米亞會好起來的。她沒有什麼危險。告訴我，你見到加法爾沒有？”

“我見過他了，太太，決定重新回到他那里去，不管怎麼樣吧。沒有辦法——死亡比什麼都可怕。請告訴我，太太，莎米亞會好起來嗎？”

“不要為她擔心，沙吉亞。明天我給你三片奎寧。早上吃一片，中午吃一片，晚上吃一片。以後還得給她每星期兩片。”

“媽媽，我冷……冷……”

“莎米亞，我的命根！我不讓你死去，不管要我付什麼代價。如果聖經里說的是對的——我在罪孽中懷了你，

又在罪孽中生下了你，——那就讓那些原諒我生你時作下的罪孽，但却譴責那為了保護你的生命而作下的罪孽的人世法律滾開吧！啊，上帝，為什麼人不怕你呢？為什麼他違反你的訓誡呢？”

第二天沙吉亞就去侍候加法爾，對那種可能發生在她身上的事情妥協了，——為了挽救自己的孩子，她預備去作任何的自我犧牲。

## 第四部

直到深夜才把凱馬尔和謝尔瑪帶到城里，解到警察局。这时已經下班，只好把他們关在一間地下室里，等局長早晨来。光綫微弱地从窗口射入這間陰暗的陋室，室內蹣跚地坐着一群被捕者。垃圾和腐朽物的惡臭浸透了空气。除了一把椅子外，什么家具也沒有，囚徒們輪流坐着休息。牆角放着一个水罐。显然，這間陋室是个临时的拘押所，并不是監獄里的牢房。夜間的寒冷，折磨人的飢餓，加上衛兵的吼叫，謝尔瑪和凱馬尔即使是在地上打一会盹也不可能。

他們傾听着用打牌来消磨時間的衛兵的對話，借以拋开不愉快的念头。

就这样囚犯度过了令人难受的五个鐘头。

“你从哪里帶來這兩個人的，阿扎姆？”

“昨天我奉命到扎达尔村去逮捕他們。我不知道他

們是什麼人——夫婦、朋友也許是小偷。我得到了命令，就執行了。”

“這姑娘多漂亮啊！你是不是可以行個方便，把她讓給我看守呢？”

“你真不害臊，阿里富。可能她是一個誠實的姑娘。我們不知道為什麼要逮捕她。被告人並不見得就是罪人。首先得証實他的罪行。”

“喔嚕嚕，我們的中士還懂得法律呢。好像這裡還講什麼法律。”

“這不關我們的事！我們是唯命是從的人，我們的義務是執行長官的命令，而不去問其究竟。”

“嚕嚕夠了，朋友們。我們睡一會吧。”

“九點！”

“你往那裡拋九點，瞎子，九點還沒有出來呢。你是被酒沖暈了腦袋吧？”

“不是，我是被關着的那個小烏沖暈腦袋了。”

“我已經給你們說過，放聰明點，要不然我就禁止玩牌和喝酒了。我們不是在咖啡館里，是在執行任務！”

“你又在叨嘮法律了。遵命，中士！”

在拘票上中士看到了凱馬爾和謝爾瑪的名字。對凱馬爾的名字，他有點熟悉。翻閱了通緝簿以後，他知道凱馬爾在工廠里工作過，那個工廠三個月前發生了罷工。凱

馬尔的名字旁边还加了簡注，說他是罢工的禍首之一，是造成流血事件的示威的領導人；在跟示威群众的冲突中，曾有三名警察受伤。

这样一个使警察如此惊慌不安的危害者最終被抓住了，实在使中士兴奋。他的同伴們摸清底細以后，就爬到窗口窺視那位青年和他的女伴，小声議論着他們会受到什么样的处分。

凱馬尔和謝尔瑪一动不动地站在靠近衛兵室的牆根前，尽力一字不漏地听着衛兵們的談話。这些士兵不玩牌了，开始議論罢工、示威和發生这些事件的原因，議論在混乱中被捕的人、受伤的人和被打死的人。衛兵們的談話使凱馬尔和謝尔瑪十分感到兴趣，以致忘記了自己的疲倦、飢餓和寒冷。这些窃听来的談話更加强了被捕者們繼續斗争和保衛人民利益的决心。当中士关上自己的房門睡觉后，衛兵們开始想着那些隱藏在內心深处的問題。穆沙德第一个打破了沉默：

“我在几个月以前已經認識了这个被捕的人；那时他和他的朋友在謝里木·阿尔—凱比西的家里一塊被捕。你記得嗎，哈桑？我不但知道他，而且还知道他的母亲。当她听到她兒子被捕的消息后，立即癱瘓了，只拖了兩天便死了。接着他的妹妹也因肺結核死了。凱馬尔是个聪明好小伙子。他的一切罪名是他为工人和穷人争取权利，实在也是为了我們。有人控訴他是共产党人。好吧，就

算凱馬尔是个共产党人吧，这又有什么見不得人呢？”

“但是，朋友，在我們这里共产党是非法的！我們生活在民主的国家里，而共产主义是反对民主。”

“反对民主？那就是說反对这样的民主——少数人像皇帝一样生活，而大多数人沒吃沒穿。”

“也就是我們的这一些老爷和富人的民主。”

“不要混淆了吧。这种民主被称为失业者的民主。”

“这又有什么好爭論的？最好还是講講，照你的看法，这些被捕者的命运將会怎样呢？”

“明天將审讯，然后坐牢，再就是法庭，以后……天知道还会發生什么事情。”

“如果他們是共产党人，判決將很重。如果不是共产党人，照样也会說他們是暴徒。”

“这就是說，誰要求自己的权利，誰就是暴徒，是这样嗎？”

“是的，是这样。权利是賦予的，不是爭取的。現在全世界動蕩不安，而我們的統治者則企圖——像他們自稱的那樣——求得穩定。而穩定的含意就是使局势絲毫不加改变。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一切人都有自由！商人有买卖的自由，为所欲为；企業主有分配工作的自由，想給誰就給誰，随时想辞掉誰就辞掉誰。你呢，可以自由地去工作，自由地挨餓，自由地死去。自由万岁！”

“朋友們，折磨像这些被捕者一样的人真令人遺憾，



他們进行斗争不光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一切貧苦的平民。但是，难道我們自己不是屬於这类人嗎？更可悲的是我們这群被压迫階級的兒子不得不去追捕这些英勇的战士，把他們关在监牢里，有时还要向他們开枪。这是多么該詛咒的职务啊！”

“然而，老兄，这会得到一塊面包！讓天老爷去裁判我們吧……”

黎明前地下室的門开了，几个衛兵給犯人送来一点食物和兩支紙烟。警察向他們微笑，凱馬尔和謝尔瑪感到自己是处于同情者中間。在中士醒来之前，衛兵走了出去，又把門鎖上了。

第二天早上，各报公布了工人領袖——凱馬尔·馬尔祖克和謝尔瑪·塔拉符被捕的消息，并說已經給他們帶上了鐐铐关进監獄。

## 二

加法尔当选議員以后，他家里举行晚会和宴会的次数更多了。当代的一切重要人物，無論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都來訪問他，向他征求各种事务上的意見。加法尔將自己的政治和財政的策略进行得既巧妙又大胆。他給許多報紙以金錢的援助。如果說不是全部記者為他的利益服务，那末至少也是絕大多數記者為他的利益服务，力

求討他的欢心。此外，他在美洲和歐洲的經濟集團里占着显要的地位。当加法尔还不过是一个商人的时候，这些集團的代表人物便寻求和他接近的途徑。他当选为議員，开始对国家的政策發生直接影响以后，这些人更趋之若鶩了。

在为自己的显貴的朋友波拉翁大使而設的宴会上，加法尔遍邀商界巨子和社交界最美丽高雅的太太們参加。一方面他借此抬高自己在大使面前的威信，另一方面是为了使来宾領会到強国的代表是如何地器重他。在政治上，商务上和其他各方面的利益上，他和这个国家有着密切的联系。

“閣下，我荣幸地把萊孟先生和他的夫人介紹給您，他是我国巨商。这位是我的同僚議員哈桑老爷，他很崇拜您。这位是瑪德蓮夫人——慈善事業协会的代表。她每天都在做善事，募集捐款，毫無例外地向一切人推銷彩票。这一位是您的新客人，瑪德蓮夫人。那位是波拉卡女士——全国頂漂亮的女人。这一位沙基勃老爷是情报处处长。这是阿薩木和他的夫人米聶，她是紅十字会的代表。这是一位可怕的記者，他是‘新生活’报的老板。他的話像劍一样鋒利，他的文章像爆發的火山，但他是忠实于我們的人。”

“我和內人很感謝您热情的招待，加法尔先生，感謝您把貴国美丽的首都的社会名流介紹給我們。您又一次

証實了在我臨來之前所聽到的關於你們的國家和人民的一切。這真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地方，一個最先進的民族的家園。我感到在這裡如同在自己家裡一樣。確實，加法爾先生，我在這個晚會上所看到的一切，是在我國或在我曾有機會到過的任何其他國家裡所沒有看見過的。我們熱愛你們的國家，我們最衷心的願望是和貴國建立友好關係，不瞞您說，加法爾先生，我的政府給我的指示，是給你們美麗的家園以各種援助。我們準備在各方面幫助你們，例如經濟、文化、藝術等等。更重要的是，我們準備替你們抵禦任何侵略，不管它是來自何方。您在我國住了多年，經營商業，在那裡發了財。那就讓您所獲得的財富與日俱增吧！我們不羨慕任何人，因為我們自己就是富翁，但有心和別人分享富貴……在我的皮包裡有幾個草案，我們準備在這裡交給金融家們和專家們審核，如果您幫助我們實現這些計劃，不讓敵人的手插進來把事情弄糟，那末我們會把你們的國家變成一座真正的樂園……”

“您聽到了嗎，沙米爾？明天您在‘新生活’報上要發表一條同大使先生會晤的消息——你將以此為祖國增光。我們每個人，不論是政治家，經濟家，議員和記者都必須共同為我們祖國的幸福勞動，必須為它的繁榮和獨立鬥爭。沙米爾，您比誰都會更好地闡明這個題目。哦，還必須增加‘新生活’報的發行額。一個印刷廠不能使您

滿足嗎？我們將為您建立一個用最先进技术裝備的新印刷廠。您一定要寫，我準備滿足您的一切要求，不計較費用。我那所在西巴克街上的房子任您使用，一切事情都不必客氣！”

“既然您是大使先生的朋友，請為我的兄弟在‘乃斯奈爾’公司的管理處找個工作……我不得不加上這一個附帶條件。可惜，不是所有的人都相信大使先生剛才所提到的措施是對我國有利的。方案自然是龐大的，但是，那些投資的人將從中獲得厚利，這些人就正是大使先生的同胞。某些報紙已經評論說這是帝國主義的計劃，表示反對。從某些征候看來，將展開一個大的運動，這個運動可能起極不好的作用。如果大使先生希望事情的進行正合他意，敬愛的議員先生，那必需針對這個運動展開一個廣泛的反宣傳。這就要有相當數目的一筆開銷，不過這跟成百萬的利潤比起來算不了什麼。”

“您一定是着了魔啦，沙米爾。我告訴過您，您指靠我好了。我希望您來阻止這個破壞性的活動。我們能夠從美國人的計劃中獲得利益，同時也會對別人有利。企業主們將取得利潤，工人們將有工作做，而每個記者的收入則將完全以他的功勞和他在報刊上發表言論的是否及時為轉移。昨天在‘閃電’報上登載了馬澤德的文章，根本不必放在眼里。馬澤德是個共產黨人，是外國僱傭的間諜。他的文章簡直是胡說。只有地痞流氓才讀‘閃電’

报。”

“不能低估这些人的作用，加法尔先生。在全国有成万的失业工人，他们不能养活自己和自己的家属，光宣告他们是共产党人还不能解决问题。其实，在这些新建的外国企业里是否能容纳大量的工人呢？至多一、二百人，况且工资很低。其余的人员他们将来自本国带来，他们嫌我们缺乏有文化的技术人员。”

“您在说什么呀，沙米尔？您的言论不亚于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徒。你自己可以看到，将大使先生提出的方案付诸实现，我们国家将获得多么大的好处……”

在离开晚会之前，大使绕场一周，跟每个来宾热烈地握手。跟这些代表国家的全国名流建立友谊，对大使来说是有好处的。波拉翁和加法尔曾向他介绍过的“可怕的记者”沙米尔告别时，邀请他去参观大使馆的新闻处：它经常为记者们开放着，并备有一切他们正想获得的消息。

### 三

沙吉亚死心塌地的在加法尔议员的家里定居下来，按主人的看法，再找不出一个女人会这样好的管理家务，准备餐食和同僕人清算账目了。加法尔什么也不过问，什么也不检查，他感到沙吉亚忠实可靠，把自己房屋、财

产和金錢全交給她管理。她勤儉節約，每个僕人都應該服从她的使喚。她享有充分的自由——多会想接待自己的客人或要給自己和孩子們买东西的时候都可以外出。总之，需要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孩子們每天早晨去上学，晚上和母亲在一起度过，甚至加法尔本人沒有客人的时候也来参加。沙吉亞宁願和自己的孩子們单独待在分給她的單間臥室里。这种習慣只是在有事要她料理时才被破坏。这时，孩子們躺下睡覺，她遍家奔忙到很晚才回来。

加法尔要她經常穿上美丽的服裝，他毫不吝惜金錢。白天他忙于自己的商务，与政治活动家們会晤，忙于出席五个公司的理事会會議——他不是这些公司的领导人便是理事之一。他一身兼为工業家，商人和政治家，應該有远見的进行他多方面的活动，應該以必要的注意力照顧到这种活动的各个方面。

依靠自己的資本，工業企業和商業業務，加法尔取得竞选的胜利，登上了政治舞台。現在他力求在为达到私人目的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在他的一切行动中计划和計劃中都有固定的方針。像他这样的一个生意人是沒有時間休息的，因此他極需要有一個人每天对他的生活加以照顧。他在沙吉亞的身上找到了他所需要的——一个美丽、善良和忠实的女人。她的出現經常使他兴奋，貧困的生活断送了她的兒子，如果不是他，加法尔，她其余的兩個

孩子也会死亡。她需要他的帮助，而他也需要她的友谊。在她身边时他忘了疲劳，沙吉亚对他的亲切完全占据了整个的心灵。

“您太疲劳了，加法尔先生。不顾自己的健康是不行的！如果没有时间休息，金钱和高位有什么用处呢？”

“有什么办法，沙吉亚？每个人都来找我，许多问题都待我去解决。而这些有问题的人又是那样复杂！内阁要求我动员议员们支持政府；商人不满意对商品价格的限制向政府进行报复；工业家们要求维持自己的利益。但是，这一切和工人问题比起来都是微不足道的，每天不是罢工就是示威游行！并且这些罢工者拿物价腾贵为借口作为合法根据。好像降低物价是我们的事情一样！他们的要求太过份了，无论什么东西都难满足他们的愿望。在工人之间传播着有害的共产主义思想。一方面我还是应该迁就他们，另一方面，事业的利益要求制止他们的贪欲。他们的自信心是没有止境的。对他们必须采取严厉的手段，他们说粮食贵，衣服贵，咖啡贵，好像工人们每天非喝咖啡不可。谁都不想按自己的可能过日子。够了，白天这些事情已经够呛了。黑夜是为我和你预备的，沙吉亚，你告诉看门人，任何人来了都回答说我不在家。我要和你单独在一块。”

加法尔抱住沙吉亚，倒在沙发上。每当他喝醉了酒，在沙吉亚面前便暴露出自己那颗残酷的心。他剥掉了平

时的那副假面具，叙述自己反对那些看不起他的部长，反对阿里富先生——他在商业中的竞争者的计划，叙述他反对在他的工厂中举行罢工的工人的计划。由于他未能在其有深刻影响的统治集团中达到派遣军队的目的，这次罢工几乎变为暴动。

“但是我要给他们看看加法尔厉害。我要饿死这些罢工者的祸首，我要让他们在监狱里烂掉。让他们知道加法尔不是好惹的！不行，沙吉亚，你别小看他们的罪恶，也不用想说服他们，他们完全不识好歹，这些人不值得用人的态度对待。‘如果你怜悯下等人，就是纵容造反！’你已经脱离了他们的圈子，沙吉亚，你现在大大高出他们，要不是有社会和家庭障碍，我就跟你结婚了。但是对我说来，你比妻子还要亲近，沙吉亚。只是为了不得不保持自己的地位和名誉，才迫使我遵守形式上的体面。”

沙吉亚默默地听着加法尔的表白，对他的拥抱装出高兴的样子。但她的心被加法尔的话、威胁和阴谋深深的刺伤了。处境逼迫她和加法尔生活在一起。但是这种奢华的生活并没有使她疏远那些为别人创造财富而自己只能勉强糊口的人。是否每个女人都有像她一样的命运呢？

在保证人人有饭吃，有自由，有劳动、生存和恋爱权利的合理制度下生活该是多么美好呀！

追求金钱的爱情不是爱情，而是求生的手段。多么



可恶的制度啊，把爱情降低到这样低下可憐的地步！誰为了美好的生活和崇高的人的感情进行斗争，他就應該受到祝福！

离开加法尔以后，沙吉亞走进她和孩子們的臥室，尽情地把他們吻着。

“我的亲爱的孩子們，假如你們能知道你們的母亲只是为了你們不至于饿死才忍垢受辱就好了。你們知道嗎，她为了你們吃的面包和穿的衣服所付出的是怎样的代价！讓上帝保佑你們吧，我的孩子，求他賦予你們不要像我这样的生活。”

#### 四

加法尔家里的每个僕人都喜欢沙吉亞。加法尔的各企業里的工人也敬重她。她經常袒护受到加法尔斥責的僕人。由于兒子生病而不能按时上班的工人常請她說情，为的是不要扣除他的工資。沙吉亞常帮助出嫁的女工得到一周薪金照付的假期。她在加法尔的面前既是保护人又是辯护人，她和加法尔兩個在一塊的片刻，她可以得到一切想要得到的东西。加法尔酒醉后的言論最使沙吉亞不安。在她耳边响着威胁的話語——对工人的压迫还要加强，使他們遭受新的痛苦和灾难……

沙吉亞非常焦急，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加法尔帮助

了她，撫養着她的孩子，將自己的機密甚至金錢信託給  
她。如果將加法爾的企圖透露給工人們，這是不是忘恩  
負義呢？如果她對工人們說了，加法爾知道了又會怎樣  
對付她呢？她了解加法爾，熟悉他的愛報復的脾氣，甚至  
某些部長都不敢和他爭執。如果說火熱的迷戀還能夠使  
他不至於對她本人施行報復的話，那末任何東西都將不  
能阻止他向那些不幸者進行報復。這就是說，她應該謹慎  
行事，應該使她和她的孩子們不至於失去飯碗，而工人  
們也不至於失去工作和遭到老板的毒手。這個任務是很  
困難的。但她必須把它擔負起來，勇敢地去完成！不，她如  
將加法爾的秘密和他反對不幸的勞動者的惡毒的陰謀揭  
發出來，這不能算是叛徒。如果她將所知道的东西隱瞞  
起來，那才是嚴重的背叛行為呢。難道加法爾有權這樣  
慘無人道、卑鄙地用武力達到自己的目的嗎？對於這一  
流人，她值得對他保持即使是一星半點的忠誠，並在一切  
見不得人的勾當里做他的同謀者嗎？難道他因自己的一  
切罪惡和陰謀詭計還不夠受到惡報嗎？報復的意圖占了  
上風，她下定決心復仇……

沙吉亞對烏木·謝里木·阿爾—凱比西，即凱馬爾  
在他家里遭到逮捕的那位工人的母親特別有好感；這位  
可敬的老婦人在沙吉亞的丈夫拋棄了她，使她遭受惡運  
的時候，收留並幫助了她。

老太太每月總有兩三次到加法爾家里來探視沙吉

亞，想通過她使老板對兒子加以照顧。沙吉亞帶着敬重的心情親切地接待她。時常送給她一些食物或者舊衣服。沙吉亞決定通過她取得在加法爾的一個工廠里做工的兒子謝里木的幫助，跟工人們建立聯系。

“我終生不會忘記你為我做的一切，烏木·謝里木大嬸。在丈夫拋棄我的時候，你溫暖了我受苦的心，即使是用一點點東西報答報答你也好。我相信我會永遠關照謝里木的。現在請你轉告他：加法爾對工人大發雷霆，說他們提出的要求、他們的示威游行和罷工把他折磨壞了。近來我發現他企圖用某種毒辣的手段來對付工人們。這個家庭沒有什麼使我留戀的。我留在这里雖是為了用自己的存在來消一消加法爾的狂怒。但是整天我的心都在想着不幸的人們。我忍受的精神痛苦使我不能忘記他們的苦難，但這又有什麼用呢？加法爾有勢力，有威望，他的話有極重的分量。他喪盡了良心，什麼事都干得出來。請轉告謝里木和他的同志們，在上帝沒有發慈悲的時候，暫且忍受着吧。加法爾和他的那一伙人不是好惹的。不吉利的時刻將要來到。記着，我告訴你的話不要讓任何人知道，不然，加法爾懷疑起我來，我將不能夠為工人做任何有利的事情了。轉告謝里木，千萬多加小心。”

她一面跟烏木·謝里木講話，眼淚一面滾滾地流了下來。老婦人的激動也不亞於沙吉亞。她們兩個忍受過

人們對她們的種種虐待和欺凌，現在正在考慮應該怎麼辦。

## 五

從西巴克街上一所美麗的樓房裏，每天早上湧出數百個挾着一摞摞剛出版的“新生活”報的報販。過路人爭先恐後地購買，想儘快地知道最新的消息。“新生活”報的發行人沙米爾是個出名的有才幹的新聞工作者。他論述任何消息的技巧迷住了讀者。他的話像鋒利的劍，怪不得對手們那樣地恐懼他，總是避免和他沖突。近來他名利雙收，他的意見也得到了重視。現在，企業主們對他諂媚、行賄，對他深表敬重，力求得到他的支持，或者至少使他們對他們的舞弊行為和不法勾當保持沉默。

政府對沙米爾竭力表示好感，唯恐他的筆頭上的飛沫弄髒了部長們的禮服。在每次的招待會上，總給他安排到貴賓席；沒有一次宴會缺過他。他的汽車是最新式的“卡迪拉克”。他的辦公室是政界人物、社會名流和富商巨賈們的會晤地點。“新生活”報的內容是五花八門的。該報的編輯都是全國最好的政論家。當權人士閱讀該報的目的是爲了了解各種輿論。大學生是被科學論文吸引住的。女人醉心於閱讀每日報紙上刊載的刑事故事，以及社交界的逸事。商人們把這個報紙看作是他們大做廣

告的最合适的場所。

沙米尔从自己的报纸上得到的收入比一个大商人从商業中获得的还要多。对于經他手發表的消息和被他扣压起来不公开的情报，他都要得到报酬。毫無疑問，对“新生活”报的評价是高于“閃电”报的。沙米尔的社会和政治地位要比馬澤德的地位高得多。“新生活”报的讀者是上層社会人士。政治家，商人，工業家，教授，官吏和名門显宦，而“閃电”报的讀者除了工人外，就是穷人和僕人了。只有这張报纸他們才买得起，購閱像“新生活”这样的大报是他們力所不及的。

在罢工后动荡的日子里，“閃电”报的讀者人数增加了。“閃电”报是工人和穷人的报纸，而馬澤德是他們的同志。作为記者、革命家，他認為自己的义务就是跟自己的兄弟和同志并肩斗争。他是該报的创办人，又是編輯，还兼做报纸的印刷和分發工作，因为沒有經費雇用編輯、排字工人和發行人員。馬澤德一晝夜工作十八小时。白天他在編輯部里吃飯，夜晚也就在那里过夜。他把新聞工作看成自己心爱的职业和使命，但無論如何不是一門手艺。

在“閃电”报上，工人們能看到政府是否有意采取某种办法来改善劳动者的处境，能够看到在游行示威中受伤的人們的情况和遇难者的家庭的命运如何。从最近一次“閃电”报进行的激烈反政府运动的时候起，在社会與

論中發生了變化。在各種集會上，對企業主的橫暴，對工人的無權地位，對物價的騰貴，對帝國主義者的計劃，對備戰和對瘟疫的流行，紛紛表示不滿。一切都說明了對現在制度的新的敵對情緒。群眾開始參加這一運動。

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緩和氣氛和穩定民心，政府不得不加速審訊被捕者。同時，他們企圖把馬澤德的口封起來，阻撓“閃電”報的發行，或者至少減低它的作用和影響。這並不是那樣容易的。馬澤德深入到人民生活中，為自己的論文搜集材料，而這種生活對他來說又是那樣親近和熟悉。他描寫人民的需要、貧困和遭受到的無理的迫害，抨擊高漲的物價和統治者的專橫。他揭露了摧殘自由的人的罪惡。熱烈地維護勞動者的切身願望，痛斥那些散播不負責任的戰爭宣傳和製造有關戰爭臨近的擾亂人心的謠言的人們。馬澤德用自己的心血寫作，他那通俗明白的文筆，一切人都能看懂。

……在沙米爾的辦公室里，電話鈴響了。他拿起听筒：

“社會輿論很混亂，沙米爾，不能讓不安和騷亂的氣氛再繼續下去了。如果局勢不穩定下來，政府就無法實行已擬定的改革，失業工人人數將要增加，物價高漲也將成為普遍現象。您對緩和社會輿論具有特殊才能，您的報紙在全國具有極大的影響。您應該幫助我們！我們大家都想改革。人民是盲目的，沙米爾，像您這樣有教養的

人應該向人們闡明事物的真相，使任何人都不至于受像馬澤德這樣的墮落分子的影響。當然，我們是尊重個人自由，思想、言論和信仰自由的。但是，如果將自由賦予那些不會運用它的人，那它就會變成對社會的威脅。我們相信您的政論天才，相信您的一針見血的智慧，從我們方面說，我們準備給您以一切幫助。無論怎樣我們要求局勢穩定下來，如有必要，一切都聽從您的吩咐。對此我已發了明確的指示。”

跟馬澤德一樣，沙米爾懂得動蕩和危險的情勢已經來臨了。跟馬澤德一樣，他也看到了人民的痛苦和貧困。但“新生活”報畢竟還是擔負起了委託給它的困難的任務。沙米爾，以他固有的智慧，有可能在穩定社會公憤方面獲得成效，並能使工人以為他是擁護工人的權利和關心他們利益的人。最重要的是要削弱馬澤德和他的“閃電”報的影響。沙米爾玩弄政治手法在“新生活”報的許多社論中表現了出來。他要求政府滿足工人們的權利。堅持要企業主們公正地處理問題，同時警告工人群眾要反對“閃電”報所宣傳的毒害思想。

沙米爾在一篇社論中寫道：

政府應當對一切公民以同等的關懷。工人是民族的神經。一旦發生經濟危機，政府對他們的生活和福利負有責任，不能讓危機的重担只落在他們身上，使那些商人和企業主從中獲取暴利。如果戰爭明天爆發，

工人將成为战士。如果政府願意在敌人面前有一支堅強的軍隊，对工人的关怀是义不容辞的事情。

在另外一天的文章里他向工人說：

这是你們的報紙，兄弟們！它立誓为你們的神聖事業服务并保障你們的权利。要有耐心，不要中了自由思想者和破坏者們所設下的圈套。走無政府主义的道路，追求罢工和示威游行，会給政府造成莫大困难，使你們什么也得不到。那些在你們中間煽起無政府情緒的人，尽管他們裝做是你們的朋友，实际上是卖国賊、是外国的走狗和間諜，他們企圖破坏我們国家的安宁，进而侵犯我們国家的独立。我們呼吁你們保持安定，以便大工業家們有信心地繼續工作下去，不要关闭自己的企業，否則失業將成为普遍現象，結果更使你們吃亏。

假如沒有我們報紙的鼓吹，就不会有昨天公布的大赦令。

請相信，現在还在監獄里的人，假如只是因为参加罢工的罪过，同样会被釋放的。我們唯一向你們請求的，是給予真誠热爱人民的人以机会，使他們有可能采取适当的步驟来改善你們的命运，不要讓挑撥者混入你們的队伍，防止他們將你們的正义事業变成兴風作浪的理由，妨碍誠实的劳动者努力保护自己神聖的权利。

第二天馬澤德在“閃电”报上給了他一頓回击：



奇怪，“新生活”報的編輯同時扮演著政府和大資本家的代言人和……甚至是工人的代言人雙重角色。他向政府建議詳細地調查工人和工業家之間的沖突。他勸企業主憐憫工人和支持工人的要求。

我們一向知道沙米爾是一個有才干的記者，可是這次才干背叛了他。我們一向知道他是果斷的人，但今天他忽然違背了自己的規律，開始兩面討好，好像他所議論的和使全國注目的問題用忠告和教訓就能解決似的！

著名的記者先生忘記了在世界存在着·一種名為法律的東西；生活是人的天賦的權利，而法律的存在是為了保證每個人的這一天賦權利，不管他是誰。“新生活”報的編輯僅是為了要一支強有力的軍隊，以便在戰爭爆發時有力地擊退敵人的入侵，才向政府要求改善工人生活。這時他發表了自己對人的看法。這種對人的態度表現在“致工廠主們書”中，其中寫道：“公正地對待工人是你們道德上的天職，為了你們本人的利益，你們應該遵守這種天職。”如此說來，按照這位著名記者的意見，如果不需要士兵用鮮血保衛國家，工人便沒有起碼的生活權利了。另一方面，假如資本家向工人盡自己的道德天職是無利可圖的，那末他們便可以拋開這種天職，不承認工人們起碼的正義要求。這種邏輯實在奇妙！我們很想再多見識一下“新生活”報的主編對自己的天才的更令人敬佩的運用。

是呀，邏輯背叛了我們的同行，想必他本人也感覺

到了这一点，所以力圖以陰謀詭計的邏輯來代替真正合理的邏輯。他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于老調重彈的同時，把我們稱為走狗、暴徒和無政府主義者。但是，假若他還要點臉，他將換一種話回答這個問題：到底誰是走狗，是那個日以繼夜地親自經營自己報紙的出版工作、除了一塊干面包和簡陋的住宅外沒有任何福利的人呢，還是另一個人，這個人住在華麗的公館里，無數的金錢揮霍在宴會和女人身上，購買華麗的汽車，不用說，可能不久就用不是對記者而像對王爺和總督一樣的態度來迎接他了。

我們都知道廉潔的報紙給它的主人帶來的是什麼。追逐名利的、吹牛的、造謠的，你們這些人不配作為新聞記者或政治家。

人民知道你懂得什麼，有朝一日你是逃不脫懲罰的。你所苟安的和你用偽善所粉飾的教堂將要破滅。你們的教堂這個偶像被打得粉碎的時刻已經不遠了！不管它的祭司正用什麼樣的陰謀保護它。

人民再也不願崇拜這些污辱了的偶像，人民開始疏遠它們，而這一切你是親眼看見的！

第二天，政府發布了命令，所有各報都刊登了。命令說：“由於‘閃電’報刊載了破壞社會治安和挑撥民族各階層的團結的文章，勒令封閉，另候處理。”

## 六

女人一走上邪路就会丧失淑德和廉耻。那时在谈吐、举止、习性等一切方面都会表现出她特有的卑鄙无耻的行径。

在禁闭谢尔玛的囚房里，关着形形色色的女刑事犯，有的是杀人凶手，有的是小偷。这是个妓女，由于行为猥亵而在市场上被抓起来的，她旁边是妓院的老鸨，她诱骗未成年的幼女为娼，把她们卖给卑劣的嫖客。那个是瓦佳·塔芙塔希雅，她为了能够明目张胆地和自己的姘头同居，给她丈夫的饮食里下了毒药。她一直喋喋不休地用下流话骂街，诅咒判处她十年徒刑的法官，她已经气得完全发疯了。

谢尔玛就跟这些女犯关在一屋里，虽然她被人指控的那些事情根本不是犯罪。她们却像迎接她们的伙伴一样接待她。当谢尔玛走到自己的角落里坐定时，这些女人便围了上来，盘问她是什么原因被捕的：是谋杀了亲夫呢，还是偷了什么贵重的东西？或许是因为卖淫呢，还是因为贩卖人口？

同时，在她们的谈话中掺杂着许多淫穢的字句和对骂声。这些话谢尔玛从来没有听说过。但是，她对这一切忍受下来，不这样她也没有别的办法。为了使她们让自

已安靜安靜，她裝作睡覺的樣子。那些女人离开了她，叫喊、喧嘩和吵罵又重新混成了一片，直到該睡覺了，看守發出命令為止。那時，她們都就地躺下，低聲咕咕嚶嚶地咒罵監獄的看守、政府和全人類……

謝爾瑪假裝睡熟了，但是她整夜都未能合眼，惦記着凱馬爾，惦記着他的未來的命運。她相信自己不會在監獄里待久的，因為罷工那天她不在工廠里——不管警察和法官是怎樣不正視這一點，也是沒有理由審判她的。可是，凱馬爾呢？假如控告他是罷工的煽動者，假如把殺人的罪名硬加在他身上？在這件事上他是沒有罪的。這些人什麼都做得出，也許他們會找幾個喪盡良心的孱頭做假証人。他們企圖利用方便的借口來破壞工人運動，懲罰工人，把他們的正義鬥爭歪曲成暴動和無政府狀態，歪曲成對國家安全和穩定的威脅。為了摧殘人民，他們不止一次採取過的有效手段就是進一步加強統治，進一步使人們的生活惡化。不幸的工人，他們沒有可靠的保護者，在有產階級的政權中沒有一個人關心他們的疾苦。

議員們是靠財閥的金錢選出來的；當然這些人經常得抓住財閥們的手。官吏、警察、法官……一切人都巴結有权有勢的人，有权威的人是他們獲得幸福的靠山。誰敢出頭反對加法爾，保護凱馬爾和他的同志們呢？加法爾自己是議員，他那一伙人不是議員就是部長，或者是親屬；不管是這種人還是那種人，他們全體都看到人民的斗

爭威脅着他們的利益……

凱馬爾現在想些什麼呢？經得住威吓嗎？他是一個人呢，還是被關在像這樣和許多罪犯們在一塊的監獄里呢？哪怕能從遠處能望見他一眼，哪怕能多少鼓勵鼓勵他就好了！

謝爾瑪對同獄室的難友們逐漸看慣了。為了求得和她們把關係搞好，為了使監獄里的沉悶的氣氛稍稍緩和，她使用了自己的一切自制力。她開始和她們交往，給她們出主意。她產生了一種想法：解決重要的生存問題，除了她們已經習慣了的道路以外，還存在着另一條道路。謝爾瑪的接觸，對犯人們產生了良好的作用，她們從她的話里獲得安慰和道義上的支持。她們開始喜歡她起來。甚至瓦佳·塔芙塔希雅很明顯地安靜下來，開始抑制自己，注意傾聽謝爾瑪講話。監獄的氣氛逐漸改善了。看守注意到了這種轉變，這種情況也使他們高興。

但是監獄的上司們對這種情況不很高興。他們擔心謝爾瑪對犯人的影響，害怕她們接受她的觀點。高度的政策用來對付刑事犯比對付革命者要容易些。行凶、盜竊、淫蕩對統治者說來，不像謝爾瑪宣傳的那種思想那樣可怕。為了避免這種嚴重的威脅，他們下令將謝爾瑪轉移到一個單身牢房里。

凱馬爾也和形形色色的犯人關在一起受着折磨。罷工時同他一塊被捕的同志們都按照大敵令釋放了。大敵

的目的是为了安定一下人心：讓工人們复工和終止关于示威游行中伤亡者这件事的傳說。警察迫害停止了，工厂当局也同意出一些錢給受伤者和牺牲的工人的家屬，接着政府也允許撥笔專款用在这方面。

凱馬尔已經在監獄里关了一个月了，可是法庭还没有傳訊过。凱馬尔的身体一貫强壯，但在監獄里急剧地惡化了。犯人們的飲食是非常惡劣的，因为監獄的供应者力圖中飽私囊，購買最劣等的粮食。犯人們很不滿意，但無人理会他們的要求。供应者还兼任監獄管理处的會計，他是一个有势力的有名的人物，不用說，他的品質是無可怀疑的。因此，犯人們的抱怨又会起什么作用呢？

監獄医生一周有兩次来監獄里診病，給凱馬尔一些藥品，但是这些藥品对他絲毫無补，这是因为营养不足，而監獄的衛生条件需要改善的地方又实在太多了。牢房里犯人拥挤不堪。不發給肥皂，害虫像在吞食囚徒們。犯人們每天照例是从牢房中間放着的罐子里滿足自己的需要。上周有兩個犯人送到医院不久就死了。一点不假，監獄——这事实上是墳墓的門坎；况且，罪犯們也得不到更好的命运。

医生对監獄長說：

“一〇七五号那个犯人的健康情况繼續惡化下去。他得了結核症。整个右肺受到損害，左肺也有部份地方受危害。再不能讓他在这种狀況下生活了，何况他对周圍

其他人还有傳染的危險。需要把他送到医院里。”

“这不关我的事，医生。关于这个犯人，我曾得到过特别严格的命令。”

“但是我不能够讓他繼續留在監獄里，我对这是有責任的，虽然我完全不願意負这种責任。”

“既然这样，請將您呈报上級机关的复文交来吧。我的职位使我不得不严格地奉行訓令。假如靠了您的这番好意取得把他轉到医院里的命令，那我將只有感謝您了。一〇七五号犯人很坏，我情願摆脱开他。說不定您关于这个犯人健康狀況的报告会使法庭尽快开审。我怕凱馬尔会在法庭判决之前死掉。”

医生一边沉思一边咕囔着：

“为什么派医生到監獄里来呢，如果行政当局根本不听他的意見？唉，假如不是这种万惡的貧苦生活，我一天也不在这里待下去！”

第二天監獄長告訴一〇七五号犯人，再过三天举行审判。在这段時間里，凱馬尔繼續留在班房里。他的同志們都爱护他，分給他食物，讓他安靜的休息。甚至罪犯們也表現出来比對凱馬尔的生命負責的那些人更大的对人的同情。

## 七

法院的大廈里擠滿了人，都渴望着旁听审訊凱馬尔和謝尔瑪的案件。城市的生活凍結起來了。工人們拒絕在审判他們的兩個同志——兩個戰士的時候去工作；所謂罪行只不过是他們保護了被資本家奴役的人們應有的起碼權利。從附近的和遙遠的農村來了許多農民，向出庭受審的兩位英雄致敬。

扎達爾村的大部份居民都進城來了，他們是來看望他們敬愛的兩位客人的。在房屋的涼台上，在通往監獄的路上，擠滿了示威群眾和看熱鬧的人。為了維持法院里外的秩序，布置了上百名警察。

從監獄里載着凱馬尔和謝尔瑪到法庭來的馬車，出現得很突然。群眾迎接他們的是一片歡呼聲。孩子們和婦女們向凱馬尔和謝尔瑪撒羅勒枝和鮮花。警察企圖維持秩序，但是他們的喊聲淹沒在群眾的喧嚷聲中。有一個青年擠到了馬車跟前高聲喊：

“正義萬歲！”

母親們懷里抱着孩子，嘴里唱着民歌贊頌囚犯……

在群眾的喧嚷聲和呼喊聲中，馬車駛近了法院大廈前面。謝尔瑪第一個下來，隨後是凱馬尔。他帶着腳鐐，身體很衰弱，疾病把他折磨得萎頓不堪，勉強地移動着腳步。看到凱馬尔這副樣子，許多婦女流出了眼淚——眼淚中包含着對他的同情和對統治者的憎恨。法庭上容納不了所有想旁听审判的人。警察不放沒有許可証的人進去，



而許可証又只發給那些當局認為可靠的人。但是，群众不顧炎熱的太陽，在法院外面等候着判決。某些更堅決的人，到底擠進了法庭。

十點鐘打過了，庭丁宣布：“開庭！”全體起立。

審判長是個身體肥胖、派頭十足的老法官，他以自己的博學、廉潔和公正而聞名。他是一位主張法權和正義的法官。他在法界工作的二十年當中，從未沾污過自己的令譽。在他的座位上方掛着一幅銘詞：“司法——國家的基礎”。坐在这把椅子上的審判長，手里拿着一個司法的天平，好像是一位國家政權好壞的評判者。

審判長用宏亮的聲音宣布：

“我要求出庭者在法庭上遵守秩序和安靜。”

然後，按照他的命令，由書記官宣讀起訴書：

八月十日在許多工廠里發生了總罷工。這一事件的主犯是X工廠的工人。罷工浪潮很快波及到几乎所有的工廠。罷工者不僅停止了工作，而且組織了示威游行。在此期間，曾喊出許多反對政府和企業主的敵對性口號。示威者逼迫店鋪、咖啡館和商店的主人停止營業，強迫電車和汽車停止開行，使城內的交通中斷，居民因此遭受嚴重的損失。為了維持應有的秩序而調來警察的時候，游行者向他們投擲石塊，致有四名警察受傷。甚至在警察朝天放槍以後，游行者還繼續投石塊，迫使警察不得不使用火器，以便自衛和保護和平的行人。游行者中間有二人被打死，有十個人受傷。

在事件發生后进行的緊急調查表明，某些游行者會攜帶武器，并會向警察開槍。偵查同樣證明，今天在法庭前面的男被告人是罷工和示威游行的主要煽動者之一，對此應負有責任。他曾向游行者講演，號召革命，號召推翻政府和向友邦國家進攻，以致引起這些國家的使節請求防禦游行者。

追查的結果還證明，男被告人是屬於被法律禁止的黨派的。他為外國的利益服務，鼓吹推翻現存的制度。由於男被告人在事件發生后馬上從城里逃跑到扎達爾村，和女被告人謝爾瑪·塔拉符隱藏起來，使他的罪行更加嚴重。經女被告人肯定，她是他的妻子，雖然沒有正式的文件証實她的聲明。

在上面提到的村子里，他們利用村民的純朴，進行自己的宣傳，并挑起階級間的爭端。其后果是農民憤怒，起來反對自己的主人，致使后者不得不抗議被告留在村里，要求趕走他們，以便維持和平的生活。因為在這些倡亂者出現以前，這里的和平生活一直未受干擾。基于上述說明，起訴人要求對罪犯凱馬爾·馬爾祖克加以法律制裁，因為他曾號召罷工和示威游行，本人參加了游行，并且是使和平居民和警察人員遭受傷亡的禍首。起訴人并要求，凱馬爾·馬爾祖克和他的同伙謝爾瑪·塔拉符應一同受審訊，因為他們在扎達爾村進行了敵對性的宣傳，在居民中散播糾紛。

起訴書讀完以后，審判長轉向凱馬爾：

“你听清楚起訴書中写的是什么了嗎，凱馬尔·馬尔祖克？你还有什么說的嗎？”

凱馬尔想站起来，但是由于身体衰弱，他的兩腿發軟。严重的肺病差一点在这一会兒要了他的命。

审判長起了憐憫心，准許他坐着回答。凱馬尔用顫动的断断续續的声音講着話，在每次咳嗽發作后，都往骯髒的手帕里吐血：

“我很遺憾，审判長先生，我不能够对起訴書中所講的一切加以詳細回答。不錯，我的先生，我參加了示威游行，但是，担任它的領導者的榮譽可不是归于我的。我不能够僥越。罢工是我們工人受欺騙的結果，是政府對我們的問題一再拖延解决和無視我們的要求的結果。我們的兄弟們——被打死的和受伤的，是工人們遭受的橫暴和压迫的犧牲品。对这种橫暴和压迫我們將不会停止反抗。如果在控訴中把对权利、正义和司法的要求称之为破坏性的原則，那什么又是建設性的原則呢，审判長先生？”

但是，这时凱馬尔支持不住了，辯护人穆哈塔尔必須扶住他，以免他从椅子上倒下来。

审判長轉向謝尔瑪：

“你呢，謝尔瑪·塔拉符，有什么說的嗎？”

“我沒有參加罢工，因为在事件發生兩個月前就强迫我停止了工作。因而我未能在如此重要的时刻同我的同

志們在一起，雖然我認為這對我來說是最光榮不過的。但是，本來罷工是權利，這是民主憲法賦予那些被剝奪了其他一切權利的人的權利……”

“你只講控告你的東西。沒有控告你是罷工的參加者，法庭也沒有請你在關於憲法和權利的問題上發言。你是否陪同凱馬爾·馬爾祖克到過扎達爾村，在那里你們兩人是否進行過旨在製造社會各階層間的糾紛的宣傳？”

“是的，我陪同他，因為他是我的丈夫。他有病，我的責任就是關懷他，幫助他。但是不論是我還是他都沒有做過硬加于我們的罪行，扎達爾村的居民可以作証——我看到他們中間的許多人在這個大廳里。他們熱愛我們，就像我們熱愛他們一樣，當警察逮捕我們的時候，他們流着眼淚送別我們。我們同他們分享痛苦和快樂。是的，我們希望打開他們觀察所發生事件的眼界。但是，難道這是罪過嗎？這是任何一個人應該幫助別人的微不足道的一點效勞。並不是我們到鄉下以後才打擾了扎達爾村的農民，而是那些壓迫他們的人和只樂於讓他們愚蠢無知的人擾亂了他們。”

“女被告人越出了辯護的範圍，審判長先生。”總檢察長站起來說。“我所代表的政府不需要一個女被告人的教訓。”

“被告人辯護的權利是不可侵犯的，”審判長反駁說，

“法庭沒有看到过剝夺被告人發言权的根据。”

“謝謝您，审判長先生。我們到了扎达尔村以后，我們买不起一塊面包。一个老婆婆留我們住在她的家里，讓我們和她共度簡朴的生活。村民知道了，他們不顧自己如何貧穷，都爭着帮助我們。农民們很喜欢我們，每天晚上他們都来我們那里；我們和他們談天，听他們叙述自己的事情。很自然，我們的談話不知不觉就轉到討論他們的事情，同样很自然，我們告訴他們許多他們不知道的消息。难道这是罪过嗎，审判長先生，我們热爱这些人，并想使他們熟悉一些他們不知道的事情，打算帮助他們逃出他們所生存的那种可憐的境况？假如您到过扎达尔村，审判長先生，那就会知道，这个村的实际情况是怎样了。假如您詢問一下当地的农民，是不是我們曾企圖在那里制造仇恨，在那里号召破坏社会，像控告我們的那样？那时您会知道这一切都是捏造。我看到許多扎达尔村的居民在这里，审判長先生，請問問他們吧。至于說到那些害怕我們在乡村里的是什么人，至于說到那些惱怒我們与这些純真的居民之間的友誼的是什么人，至于說到那些被对普通农民醒覺的恐惧扰得睡眠不安的是什么人，那末这就是那些高不可攀的教堂里的高傲的祭司們。其实他們非常害怕的惡事，完全不是什么惡事！在您面前的这个青年人，审判長先生，”謝尔瑪含着眼泪指着凱馬尔說，“他是我的丈夫，虽然在起訴書里說我拿不出証件

来証实这件事情。婚礼——这不只是能由神父和教長証明，背地出嫁也是常有的事。我們不需要証明，結婚——这是精神上將夫妇結合起来的联系，而这样的联系是不需要任何証件的。在我們的生活最艰难的时刻，我們結了婚，当时正值和凱馬尔的妹妹訣別，在死神沒有讓她合上眼睛之前，她祝福了我們。这是一个神聖的婚礼，因而我把这件事向可敬的法庭和这里的全体旁听者声明。我感到現存制度的橫暴和殘忍，將我的丈夫引到了墳墓的边緣。”

謝尔瑪放声大哭，跑到凱馬尔的跟前，抱住他。旁听者都流下了眼泪，审判長的眼眶里也含着泪水，企圖用黑眼鏡遮盖起来。然后他讓总檢察長發言。

“敬愛的审判長先生，請允許我来区分一下在这高贵的法庭上的兩位被告人的事情，”总檢察長开始說。“他們中間第一个人——凱馬尔·馬尔祖克，我控告他兩件事情。第一件号召罢工和示威游行，破坏了社会治安，其后果是有兩個人被打死，十个居民和四名警察受伤；第二件是进行破坏宣傳，在社会各阶層中間制造仇恨……至于被告謝尔瑪·塔拉符，起訴的第一件事牽涉不到她，在罢工的兩個月前她确实已不在工厂工作了。但是，控告她和凱馬尔的第二件事仍然有效。从她自己关于結婚的奇怪的哲学出發，謝尔瑪称凱馬尔为丈夫。而这种哲学，應該說根本与我們的道德概念相抵触，它是女被告人在这次审

判中宣揚的那種破壞性哲學的一部份。檢察機關當然對凱馬爾·馬爾祖克的健康狀況具有大家共有的擔心，並和那些希望他恢復健康的人站在一起。”

儘管聽眾幾乎全部是專門挑選來的，但大部份人仍抑制不住譏笑。

“可是，不能夠在當前情況下讓同情感排斥了一切其他考慮，”總檢察長繼續說，“我要請大家折回來，退到罷工的時候。這次罷工導致了如此重大的犧牲，使許多人為自己的命運哭泣。

“如果不是在你們面前的男被告人，血便不會流，便不會出現那樣多的孤兒。造成許多無辜的人們的苦痛的男被告人，在號召罷工、煽動遊行者和擾亂社會秩序和進行巷戰的日子里，身體是完全健康的，這不是很奇怪嗎？你們看，命運在懲罰他的過去，這比受法律制裁還要先走一步。”

整個大庭里傳來了一片不滿意的低語。

“男被告人說，罷工是由于對工人的壓迫引起的，是由于企業主輕視他們的權利和政府拖延實行諾言而引起的。難道說國家制度允許用武力奪取權利嗎？那樣還要政府做什麼？政府已委任了一個特別的委員會，由卓越的專家組成，研究工人問題。為了搜集必要的情報和統計材料，為了研究其他國家現行的法律，這樣的研

究工作

出很大一部份報酬。這一切只是為了使得無論是對於工人或者是對於企業主都是正義占上風。但是，這樣的問題一天里是解決不了的。假如工人們不能夠理解這一點，那政府無法考慮他們的意見。政府是為了——一切人的，而不是光為了工人階級。”

在聽眾們中間響起笑聲。

“男被告人的罪行因其逃避責任而加重。他從戰場上逃往扎達爾村，難道不是證明了他的懦弱嗎？”

對於這種誹謗性的指責，凱馬爾想起來反駁，謝爾瑪也憤怒地從座位上跳起來。但是，審判長用警告的手勢制止住了。

總檢察長若無其事地繼續說：

“誰渴望成為一個領袖，誰就可恥地表現出自己是一個懦夫。而這個男被告人，為了逃避懲罰，拋開了被自己推上罪惡道路的同志。假如他勇敢，並依據自己的信仰而行動，他就不會在決定性的關頭出賣自己的同志，拋棄他們而自己逃跑到扎達爾村，在那裡欺騙平民，使他們遭受他的同志們——普通的工人們所遭受過的危險。讓我們全體過幸福生活的國家是一個和平的國家。政府的又不容辭的職責，就是根除國家中的一切騷動和破壞秩序的現象。我們的安居樂業，我們全體同胞的和平生活，我們精神上 and 道義上的基礎——在人民中間傳播着的我們的文化和宗教信仰，這一基礎政府曾號召予以保護——這一



切不應該讓那些無根据地自認為受了欺負和加害的少數人破坏了。我請求你們，法官先生們，以应有的嚴肅態度來判決這些混水摸魚的革命活動家、無政府主義者和叛亂的擁護者。不要讓同情感占居上風——要知道全民族的存亡無疑比個人的生命要高……鑒于男被告人凱馬爾·馬爾祖克對罷工和人員傷亡所負的責任，我要求對他加以最嚴厲的懲治。男被告人開槍這一點雖然沒有直接的證據，他也應該處刑。不只是親自向自己的犧牲品開槍的人才算凶手。借刀殺人和暗地擬制謀殺計劃並準備其實現的人的罪惡更加嚴重。這樣的罪犯對社會十分可怕，因而必須用最嚴酷的办法來懲辦他。我堅持，應按照他們所犯的罪惡來判決他，還有謝爾瑪·塔拉符也是如此。”

總檢察長的發言完畢了。全體在場者的眼光都轉向被告的辯護人穆哈塔爾。

法學博士穆哈塔爾律師是個精力旺盛的青年，他以具有獨特的見解而著名。他心地高尚博學多才，信仰進步的見解，同時仇視暴政和壓迫。

穆哈塔爾知道了反動派瘋狂的陰謀以後，自願擔任凱馬爾和謝爾瑪的辯護人。在他看來，這次審判為維護真正的自由和民主，為揭露那些愚弄人民的人類的敵人、無賴和政治騙子準備了好機會。

穆哈塔爾覺察到群眾對他寄托着何種希望——希望他能夠將籠罩在被告头上的威脅解除掉。在死一般的肅

靜中，他用宏亮的聲音開始了自己的發言：

“審判長先生，各位法官先生，當我走進這個莊嚴神聖的大廳里來時，我讀了掛在牆上的‘司法——國家的基礎’這條銘詞，並看到在法官席上坐着各位只講真理和只知公正審判的人，我便安下心來，並相信不管暴君和壓迫者是如何企圖抵賴，真理和正義終將獲得勝利。先生們，在你們面前這兩個人是因被控告而監禁起來的，這種控告是預先捏造好了的，並為此放出許多騙人的鬼話和謠言。民政當局在該案中越出權限，把這兩個青年人同殺人犯、強盜以及其他刑事犯在一起關了兩個月。這樣一來，實際上該當局非法地侵犯了法庭的職權。法官先生們，在你們面前的是丈夫和妻子，起訴人不承認他們之間的莊嚴的夫婦關係，企圖以宗教的法律作口實誹謗他們的結合。但要知道，人的頭腦和感情不可能對法律中的每個字句都符合的！有時，這個字句、這條法律本身不是一成不變的，其莊嚴性是值得懷疑的。死抓住這些東西不放的人，他們不是糊塗和愚昧無知的人，就是頑固的反動分子。在結婚時要奉行的宗教儀式和手續，是遠古的遺傳，當時人們對每一個重大的事件都應用特別的禮節。但是，表面形式並不是經常反映事物的真正本質的。假如一個人死了，在埋葬的時候，沒有按照慣例舉行殯禮，這能說明他沒有死嗎？把結婚時神甫給予的證明看成比任何一個正直人的證明更了不起的東西，那是不行的。這一對青

年人的証婚人是一位医生，他是一个值得敬愛的高尚的人——我可以告訴大家，他就是全城聞名的凱黎木医生。如果民政管理机关相信某个教会执事或祭司的証明，那么凱黎木医生的証明更加值得相信了。如果發生一种特殊情况，妨碍这对夫妇在民政管理机关进行結婚登記，先生們，那將是可耻地蔑視夫妇結合的庄严性。难道只是因为缺少一个穿着特別的礼服——在这件衣服上早就盖滿了簡直数不清的斑斑污点——的人的証明和認可，就能宣布他們的結婚是無效的嗎？”

此时辯护人的話被总檢察長粗暴地打断了：

“辯护人玷辱了教会人士，这是我反对的。”

“可能，职位使檢察長反对，但是他的抗議不能改变事物的本質，先生們，”辯护律师用諷刺的和冷冷的口吻反駁說：“我是根据邏輯的观点講話，而他是从远离邏輯的立場出發。”

大部份旁听者情不自禁地發出贊揚的呼声，只有一部份听众敌意地默不作声。

“显然，起訴人所費的一切心血只是为了在刑事法典上寻找一条能够設法給被告人定罪的条文，”辯护人繼續說，“难道总檢察長先生援引过不管怎样的一些令人信服的理由来反对凱馬尔·馬尔祖克嗎？难道他揭露出被告曾携帶武器或者曾对某人施以暴力嗎？他的严厉的譴責主要是建立在下述理由上面：男被告人曾向游行群众演

說，和他們一塊喊過反對投機商人、剝削者和帝國主義戰爭販子的口號。檢察長先生是不是在這些口號中發現有犯罪成份呢？除他本人外，我很希望檢察長先生在我們的同胞中間——不管是支持政府的，還是普通的公民——，即使是舉出一個人也好，只要他敢于公然挺身為那樣的人辯護。如果認為凱馬爾的罪名是在於他為反對帝國主義和戰爭威脅而進行了鬥爭，為保衛和平而奮鬥，並揭露了靠貧民和飢民發財的投機商人，那末，監獄的大門將是給百分之九十的人民開着的。說他對罷工期間的流血慘案負有責任的譴責，更是荒謬絕頂。您使用了特別堅決果斷的語氣，檢察長先生，但是凶手真的是這個人嗎？您為什麼對下述事實不加注意呢？打死和打傷遊行者的槍彈，正如醫生檢驗所証實的，是從警察的手槍里發出來的。為什麼對醫生的診斷書避而不談呢？為什麼您下令在檢驗結束之前和診斷書公布之前把死人埋葬呢？為什麼您專找擔任國家公職的醫生給受傷者醫治呢？為什麼您急于暗中了結這件事呢？警察沒有在遊行者中間找到任何武器，也沒有一個警察被子彈打傷。檢察長先生硬要我們相信，警察會將自己的手槍借給遊行者，或者是遊行者從警察手里奪來手槍，為的是互相殘殺。檢察長不合邏輯和輕率的胡說一通，忘記了自己的職責是要把真象攤出來。正如每個重視人的生命的人一樣，辯護人對此深表遺憾。當邏輯背叛了總檢察長的時候，他便把關於法律的，精神財

富的和勇敢精神的講義念給我們听，譴責凱馬尔是懦夫，似乎他將自己的同志遺弃在戰場上。他把保护自己权利的游行者譴責为从事違法行为的人，他把号召和平和打倒帝国主义的人譴責为外国雇傭的間諜，而凱馬尔和謝尔瑪的罪名是他們在扎达尔村的居民中間傳播了革命思想。这一切譴責都必須加以說明，为了不使那可疑的詭辯模糊了那些天真的人們的意識。总檢察長發問：为什么凱馬尔脫离了游行，从城里跑到扎达尔村？在这个問題中包含着一种对凱馬尔惡意的非难。总檢察長公开怀疑他的勇气。可是您听着，总檢察長先生，事实到底是怎样呢？……站在您面前的男被告人，假如不是为生存所迫进行了艰互的長期斗争，大概他还不会成为这样衰弱、消瘦和患着病的人呢。整天里，甚至到深夜他都在工作，为的是有可能奉养自己的家庭，使它免受由于社会的殘忍而帶來的打击。他还得跟死神搏斗，但是，死神起先夺去了他的母亲，然后又夺去了他的妹妹，而現在企圖夺去他本人的生命。可是他的信心坚定，坚持自己的信仰，忍飢受餓，身患重病，为了面包和医药，他付出了自己的血汗。这才是真正的英雄主义哩，总檢察長先生！您了解嗎，凱馬尔为什么离开工厂呢？也許您知道，但是裝成什么也不曉得的样子，您把現在看成对男被告人报复的机会，并向我們宣讀关于勇敢精神的講義。您知道嗎，凱馬尔的妹妹正是那时与世長辞了，她死后凱馬尔一个亲人也沒有了？您

知道嗎，男被告人趕回家去的目的，是為了最後一次吻吻他的妹妹，好親手合上她的眼睛，也許您不懂得手足之愛這種感情是什麼？為什麼男被告人跑出城呢？這是因為你們在逞凶肆虐，這是因為您的工作人員染着使自己的犧牲者遭受殘酷拷問的習氣，他們害怕法庭的判決可能帶來的不公正。我們已經看到了，在此以前死在您的工作人員手里的人，法庭是如何判決為無罪的。這一切迫使凱馬爾離開城里，躲藏起來。他不是個懦夫，他沒有在火焰燒到別人的時候袖手旁觀。總檢察長的發言給人的印象，好像罷工者真的破壞了法律，因而應受到嚴厲的懲罰。可是，先生們，我們都知道，我們是生活在民主的國家里，眾所周知的民主憲法賦予勞動者以宣布罷工的合法權利，條件是罷工者不威脅社會治安。”

辯護人繼續說：

“每一個有眼睛的人都明白，如果不是警察的干涉和對罷工者的襲擊，那末在那天里一件沖突的事件也不會發生。這一事實已被偵查証實了，但是那些害怕真理的人，急忙阻止了這種偵查。當這個有勢力的集團不遵守法律的時候，假如總檢察長先也同樣熱心地維護法律，那才算好樣的。外國的和本國的公司粗暴地破壞我們工人的勞動權、爭取提高工資的鬥爭權和休息權，卑視我們的法律，這一切假如同樣也能使他激怒就好了！那末，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能夠和他共同來考慮工人的罷工是否違

反了法律，問一問檢察長先生这样关注的法律是为誰訂的——是为一切社会成員訂的呢，还是只为被压迫階級訂的？如果照下述这样來說，我們是不会錯的：正是总檢察長譴責为破坏法律的那些人，正是他們比別人更加重視和遵守法律。他們为保护自己的权利，多次去找政府，長久耐心地等候政府实现自己的諾言，但是他們看到，工厂老板不受国法的約束，而政府也不声不响，——在这种情况下，他們才使用法律赋予他們的权利：宣布罢工。关于原則，关于精神上和道义价值的大言狀語，对这些問題的花言巧語的解釋，并在全部解釋过程中透露出对像男被告人一样的这种人的威胁——这就是檢察長發言的基本內容！总檢察長先生，您过于热中亲自来保护这些价值了！您害怕那个飢餓的和受压迫的劳动者威胁您珍贵的东西，而这个劳动者不过盼望有飯吃，渴望自由，憎恨帝国主义和維護和平事業。您害怕一切敢于独立思考的人威胁您珍贵的东西，或者照您的意思，精神上的价值——这就是服从事物的既定秩序，虽然这种秩序是奠基在早已需要改变的关系上的。照檢察長先生的意思，难道为面包和生存斗争是破坏活动嗎？或者，在总檢察長那样称赞不已的稳定性下，他的示意是只有保存剝削者和被剝削者，并把一些人享尽荣华富貴和另一些人忍飢挨餓，上層階級能受到教育而人民則愚昧無知这样的社会矛盾永久化。先生們，等一等，不要焦急！你們过于信任現存的教堂

之神聖和永垂不朽了，你們过于相信一个胆敢侮辱教堂的人，或者只是稍稍触怒了它們的人就是無神論者了。你們过于确信一切只要是和你們有分歧的人，就是有害的破坏者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跟为了人的幸福的斗争一样，不是破坏性的宣傳。袒护剝削者和那些为了自私自利的目的而無視人民最神聖权利的战争販子的思想和原則才是有破坏性的。”

总檢察長早就坐不住了，感到辯护人的發言駁倒了他的起訴。現在他認為有提出反对的机会了：

“辯护人越出了我們訴訟的範圍，陷入了哲学的議論当中。我要求他仅就案情發言。”

但是辯护人甚至連看都沒有看他：

“审判長先生，总檢察長的發言难道沒有离开过本題而在哲学的範圍內打圈子嗎？为什么当他听到他本人發言的風格得到回答的时候，就使他不舒服呢，虽然答复是更加接近真理？法官先生們，另被告人的生命在你們手里，我相信你們將仔細审查一切情况，并能够分清是非。我安心等待着你們的決定，因为我深信你們將憑良心和公正地审判这些人！”

穆哈塔尔的最后几句话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审判長制止了大家的鼓掌，宣布审讯結束。接着法官們退庭去开会。

凱馬尔很費力地坐着，他衰弱到何等程度了呀。謝尔



瑪目不轉睛地望着他，勉強抑制着眼泪。大厅里是死一般的寂靜。大家緊張地等待着判決。激動的情緒越來越有力地控制了所有的人。大家的眼睛都對着凱馬爾，一位女人擠到警衛隊長跟前，請他把一瓶橙子水送給病人。凱馬爾一氣喝了下去，凝視着這位上了年紀的女人，用斷斷續續的聲音說：

“謝謝您，大孀。”

一個鐘頭後，庭丁宣布法官回庭。全體起立，大厅里鴉雀無聲，審判長開始宣讀判決書：

討論了被告人凱馬爾·馬爾祖克和謝爾瑪·塔拉符的案件並聽取了被告人的聲明以及總檢察長和辯護人的發言之後，法庭決定：

X工廠的工人曾在八月十日宣布罷工，並發生了示威遊行事件；這次示威遊行很快失去了開初時具有的和平性質。據證明，被告人凱馬爾也參加了罷工和示威遊行，他和其他人一起向遊行者的發表演說。示威遊行和罷工是造成慘案的原因，在此期間有兩個人死亡，十個公民和四名警察受傷。鑒於男被告人攜帶武器的事實沒有被証實，同樣其他遊行參加者攜帶武器的事實也缺乏証據；鑒於傷亡是由於警察為了威吓和驅散遊行者的開槍的流彈所造成，而受傷的警察經醫生證明是石塊所擊。被告人在扎達爾村曾進行威脅社會安全的宣傳也未証實；鑒於號召和平、獨立和打倒帝國主義不能構成罪行，相反，是忠於祖國的每個愛國者的職

責；按照宪法，罢工也不是犯罪，凱馬尔·馬尔祖克仅負有参加示威游行和以演說者之一的身份向游行者講話的責任。

考虑到男被告人的健康情况成为減輕罪过的一个因素，又鑒于女被告人謝尔瑪·塔拉符沒有参加示威游行，法庭代表人民一致判決：

1. 判处凱馬尔·馬尔祖克三个月監禁，应扣除在此之前被監禁的时间，其余时间在医院里执行，在那里应该保證他得到充分医药护理。

2. 証实被告人謝尔瑪·塔拉符無罪，立即予以釋放。

在大厅里，听众們用热烈的掌声以及对审判長和法官們的欢呼声来表示贊同公布的判決。

## 八

对凱馬尔案件的判決，沒有引起他的朋友中間的任何人的不滿意。凱馬尔被折磨到这种地步，才获得了免費就医的机会，这是在任何別种情况下都無法享受的。是不是一种人道的想法促使这位法官巧妙地向凱馬尔打开医院之門呢？这是許多知道他的正直無私的人都具有的意見。

第二天早晨，凱馬尔坐着囚車沿山道向医院进發。謝尔瑪坐在另一輛車子上，跟隨在他的后面，寸步也不願离

并自己亲爱的丈夫。

医院院长是一位修女，她把接收囚犯的回执交给了押送的人，然后让护士用担架把凯马尔抬进了给他准备好的病房里。押送人刚刚走出去，谢尔玛便走到修女跟前向她问候，后者温和而亲切地回了礼。

“这是我的丈夫，老妈妈，牢狱把我们分开整整两个月了。在这期间，我一点也不能帮他的忙。我同他是从城里的牢狱里来的，再也不想跟他分开了；我要尽自己的责任。让我留在这里吧，老妈妈，让我来伺候丈夫吧。我准备做任何工作：作饭、洗衣服，给病人整理屋子，夜里看护他们都行。为了上帝，老妈妈，不要拒绝我这唯一的一点请求吧！”

“相信我，女儿，我们会照料你的丈夫。我将请医生对他特别加以照顾，我们大家都将轮流地来看护他。仁慈和万能的上帝，他会把他治好的。你的请求我也不反对。留在这里吧，上帝会治愈你的丈夫，并为你祝福。”

谢尔玛弯下身子，吻了吻修女的手。

“谢谢您，老妈妈。”

医生给病人作了诊察之后，他的脸色阴沉下来。从他喃喃说的几句话里，谢尔玛明白了凯马尔的病情没有什么好转。但是她没有失去最后的希望。她扑到凯马尔的跟前，用断断续续的声音说：

“你会好起来的，我的爱人。一个月后我们将回到家

里。我們將忘却我們所遭受的一切不幸。服藥吧，這是修女給你的，它將減輕你的咳嗽……”

“你說的我都照辦，謝爾瑪。感您的恩，老媽媽。但是我覺得我愈來愈沒有力氣。振作起精神來，謝爾瑪，不要害怕我死去。死亡吓不倒我，我的母親和妹妹都死在我的前頭了，每天有許多人死亡。一個人的死亡不能算是什么不幸，民族和祖國的滅亡才是真正的不幸，可是民族和祖國是永恆的！”

“沒有止吐血的特效藥品嗎，大夫？”

“明天我們給凱馬爾做一次人工氣胸的手術，這會止住吐血的。對病人說來，最要緊的是保持絕對的安靜。”

謝爾瑪一整夜沒有睡。她守護在凱馬爾床邊，傾聽着他的呼吸，從他的前額上不斷揩去流出來的冷汗。他睡着的時候，她就陷入了痛苦的神情中；只要他一醒，她又微笑起來，好在他的內心裡喚起一縷希望。他憐惜她，也裝出很有信心的樣子。

第二天醫生對凱馬爾進行了治療，於是他的病況有些好轉。謝爾瑪因此很興奮。修女和看護婦們輪流地來看護他，給他量體溫，鼓勵他。常常有這樣的對話。

“呀，這又是血，老媽媽！它為什麼不會停止不流呢？”

“再等兩天，看看治療的效果怎樣。不過，無論如何今天情況總比昨天好些。”

“我覺得口渴，謝爾瑪，遞給我一杯水。夠啦！……我要睡一會……”

病況的好轉繼續了兩天，雖然吐血一直沒有停止過。謝爾瑪寸步不離地守護在病人跟前。修女很可憐她，但沒有用任何關懷去煩擾她。

“待在自己的丈夫身旁吧，女兒，上帝會為你祝福的！”

在第四天，凱馬爾的身體急劇惡化，吐血增加了。醫生進退兩難；在這種情況下一般應該是要動手術的，可是凱馬爾的身體實在受不了——疾病完全毀壞了他的左肺和大半個右肺。醫生悄悄地告訴修女，病況急轉直下，看來，醫藥已無法挽救凱馬爾了。

“你在这里嗎，謝爾瑪？來吻吻我，媽媽……到我跟前來，莎米拉……為什麼逮捕我呢？我做了什麼事呢？我的同志們又做了什麼事呢？看——白鴿在那里揮動翅膀。捉住它，謝爾瑪。這是個和平鴿……瞧，它是怎樣在飛翔。咳，咳，咳！這是我的棺材嗎？睡在棺材里是多麼舒服……比在牢獄里好多了……把這個警察趕走……不要讓他對鴿子開槍……我要把他打死，如果他敢對鴿子開槍……咳，咳，咳！謝爾瑪，我們這是在什麼地方？咳，咳，咳！為什麼胸膛里這樣堵得慌？這是你的手嗎？把它擱在这里。”凱馬爾用手指指自己的心口，於是發作了一陣難以遏止的咳嗽。“為什麼媽媽和妹妹站在門旁呢？把門關起來，

別讓她們走了……再等一分鐘，我就和她們一塊走……把我的衣服遞給我……我不願穿着囚衣走……是你，謝爾瑪？不對，你不是謝爾瑪！現在她那里去了？告訴她，讓她來。臨走之前，我想看看她。”

這些胡話預兆着死亡的迫近。凱馬爾很快平靜了下來，接着，臨死之前的喘息震動着他的胸膛。

“你說話呀，凱馬爾，我的親愛的。看看我，我的生活中的侶伴，我的同甘共苦的侶伴。他怎麼啦，老媽媽？難道他要死了嗎？用手摸摸他，老媽媽。我用生命發誓，他是最高尚的人……在這個世界上我曾是個孤零零的人，你把我從孤單的生活中解脫了出來，難道說你今天要離開我，使我重新變成個孤苦伶仃的人？我把你當成父親和母親，哥哥、姊妹和丈夫。明天成為一個孤兒后，我怎麼辦呢？……不！……不！……我要抓住你的靈魂，不讓它離棄我。讓那些統治者天誅地滅吧，他們從我手里奪去了你，凱馬爾！讓那些慘無人道的人天誅地滅吧，他們用他們那雙骯髒的手打碎了親人們的心！……讓那些卑鄙的人天誅地滅吧，他們殺害正直的人，殺害像你，凱馬爾，這樣的人，使別人過不幸福的日子！凱馬爾，你的兄弟們和同志們等着你回到他們那里去。當我一個人回去，他們向我問起你的時候，我怎麼回答他們呢？我陪同你離開牢獄，原來就是為了把死神從你身上趕走，但是死神戰勝了我，把你從我手里奪去了。那些被你揭去假面具的惡棍

們，他們是盼望你死的。現在他們將力圖杀害你的同志們了，就像他們杀害你那樣。但是絕望在等待着他們，凱馬爾。我的亲爱的，你的死使我們加深了对他們的仇恨。是的，这种仇恨被神聖化了，凱馬爾，就像你对誠实的苦难人民的热爱被神聖化一样！假如同志們听到了你的最后的喘息，假如他們看到了你臨終前的痛苦，并明白了凶手把你折磨到了怎样的地步，——渴望报仇的要求就会更加增强。……我要告訴他們一切……我要告訴他們，你是怎样死去的。你身受的折磨是多么使我痛苦呀，凱馬爾。如果实在無可挽回的話，那就讓最后的一刻到来吧，你受够痛苦了。老媽媽，讓我吻吻这双暗淡無光的眼睛，它們在昨天还放着火花和希望……不要着急，死神，不要对凱馬爾太殘酷了吧，不要像你的世間的帮凶和同謀者那样慘無人道吧！”

最后的喘声震动着凱馬爾。謝尔瑪的身子顫抖着，泪流滿面，倒在了凱馬爾的身上。她輕輕地吻着他，給他把眼睛合了起来。修女跪在死者旁边，悲伤地祈禱着……

## 譯 后 記

本書作者乔治·汉納是黎巴嫩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政論家。他原来的職業是医生，但積極參加民族解放运动和世界和平运动，1950年曾当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

“教堂的祭司”是他从政論文学轉到小說的写作的第一个嘗試。作者以一个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生活为背景，描写了工人階級貧苦無告和受尽压迫的处境。而大資產階級却与帝国主义互相勾結，唯恐战争不早日爆發；統治当局也处处为他們的利益服务，置人民的正当要求于不顧，以拖延、哄騙来平息普遍的不滿。

虽然讀者很容易看出，乔治·汉納对資產階級的慈善事業和人道主义还存在着一些幻想，例如法院对罢工者的从寬处理，似乎是違背生活真实的；但是从辯护律師的發言中，表明了作者維護的是什么，猛烈抨击的是什么——意圖很明白：爭取建立一个更合理更美好的社会。那末，作品中即使有着这些細微的缺陷，仍不失为一本反映现实生活的好書。

1957年5月